新女性

第三卷上冊

第一冊

新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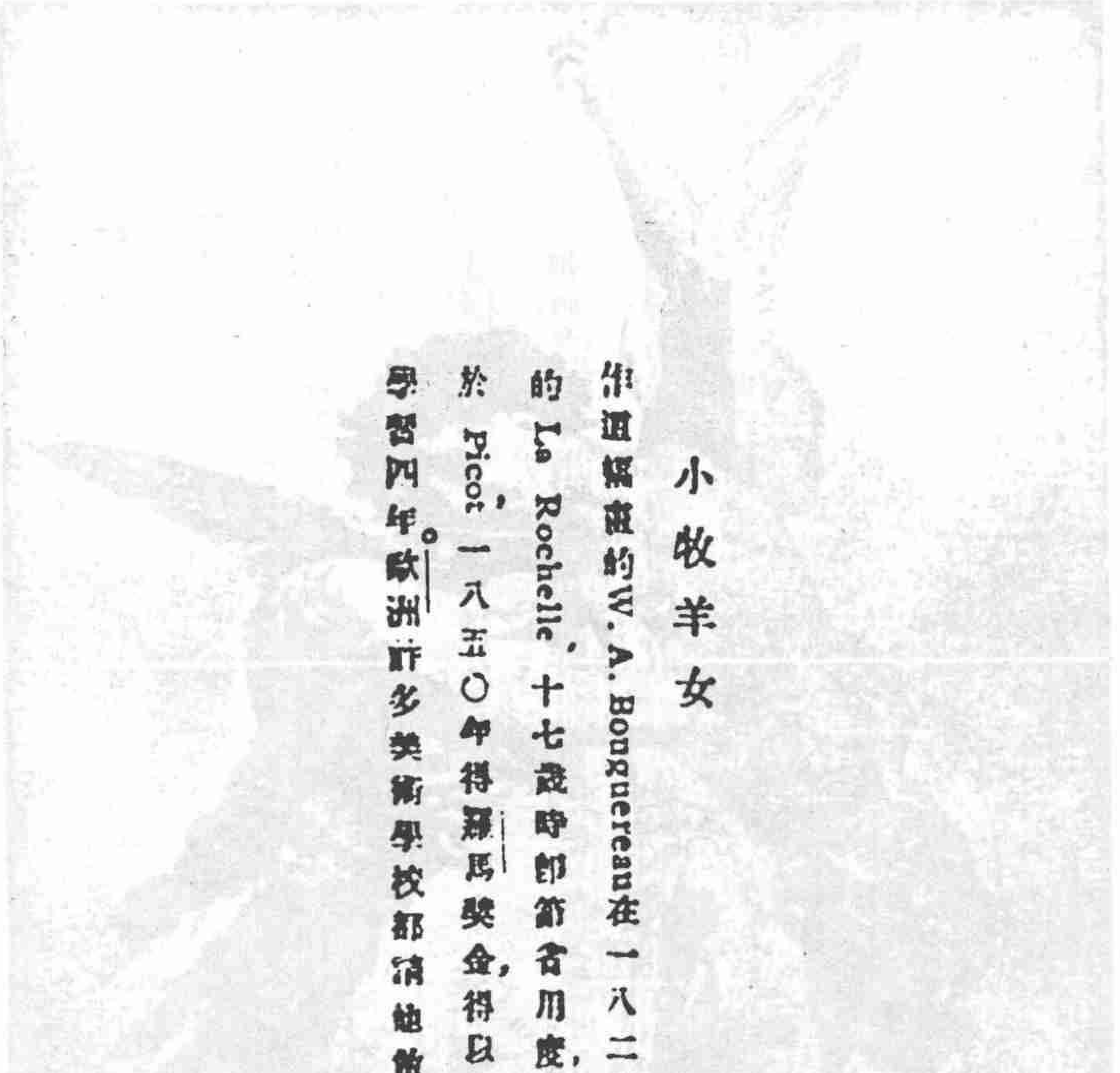
第三卷上册

一九二八年七月合訂

實價大洋壹元

詣　　Heva Coomans 作

小牧羊女　　　　　　A. Bouguereau 作



小牧羊女

作這幅畫的W. A. Bouguereau在一八二五年生於法國Gironde的La Rochelle，十七歲時即節省用度，在巴黎住了一年，受學於Picot，一八五〇年得羅馬獎金，得以由政府供給，在意大利學習四年。歐洲許多美術學校都請他做名譽贊助員。

邱辟特與賽克　　　　W. A. Bouguereau 作

邱辟特與賽克

這幅畫是根據希臘神話中一個最美麗的故事.賽克是人間的美女,委匠斯氣不過,叫她的兒子邱辟特去殺死她,誰知邱辟特反愛上了她,經過許多波折,方纔歡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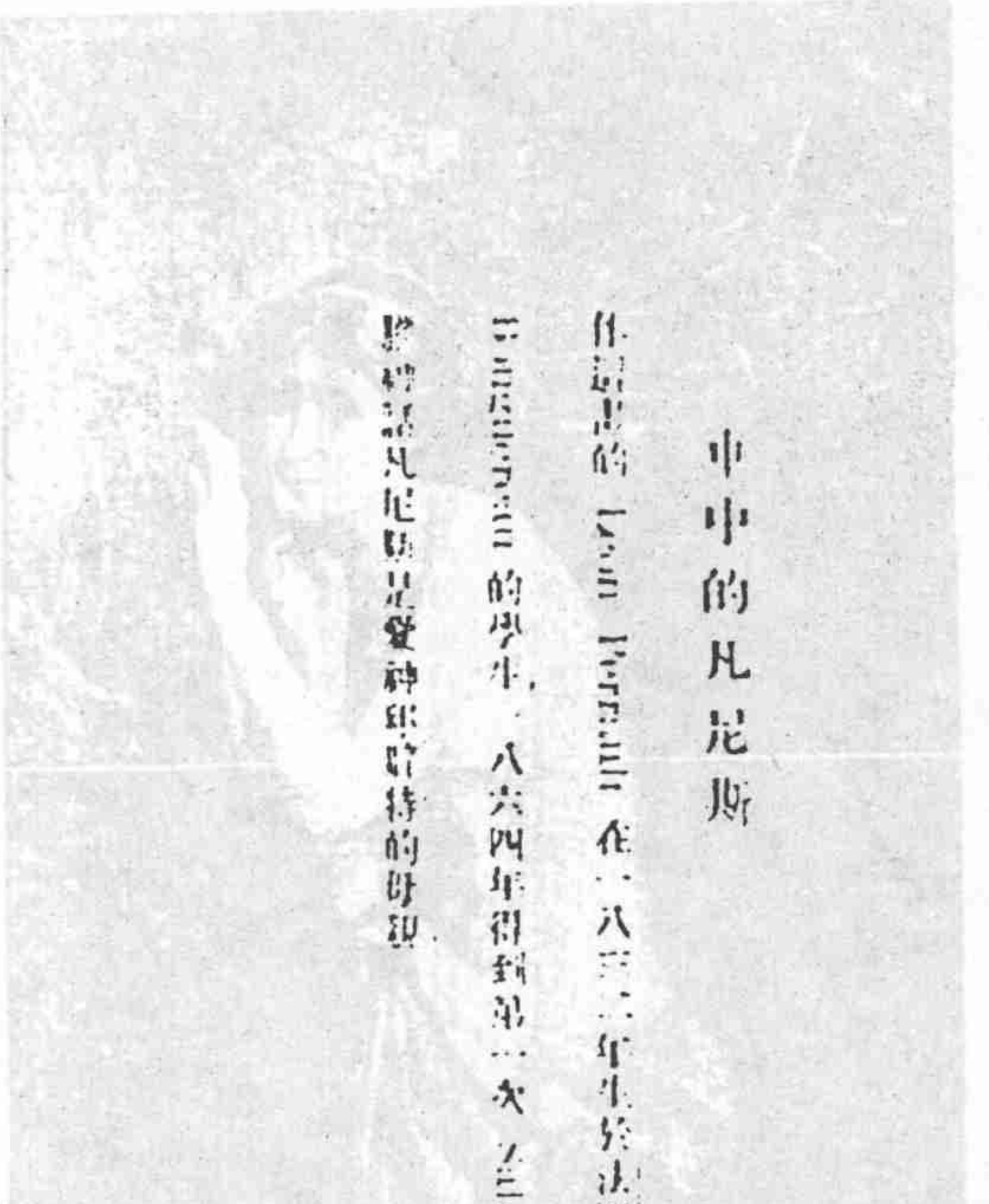
見文學大綱第一册一四二頁至一四四頁

賽克　　　　　　　　　　　　A. De Curzon 作

賽克

此畫可與邱辟特與賽克對看邱辟特愛上了賽克，為委娜斯所知，非常氣憤，要賽克做了許多困難的工作最後竟要賽克到地獄去取美容的盒子，其實，美容即是死賽克不知是害她的，即到地獄取了盒子回來，此圖所繪即是此時情狀後來賽克開盒而死，為邱辟特所救方得歡聚

市中的凡尼斯　　　　Leon Perrault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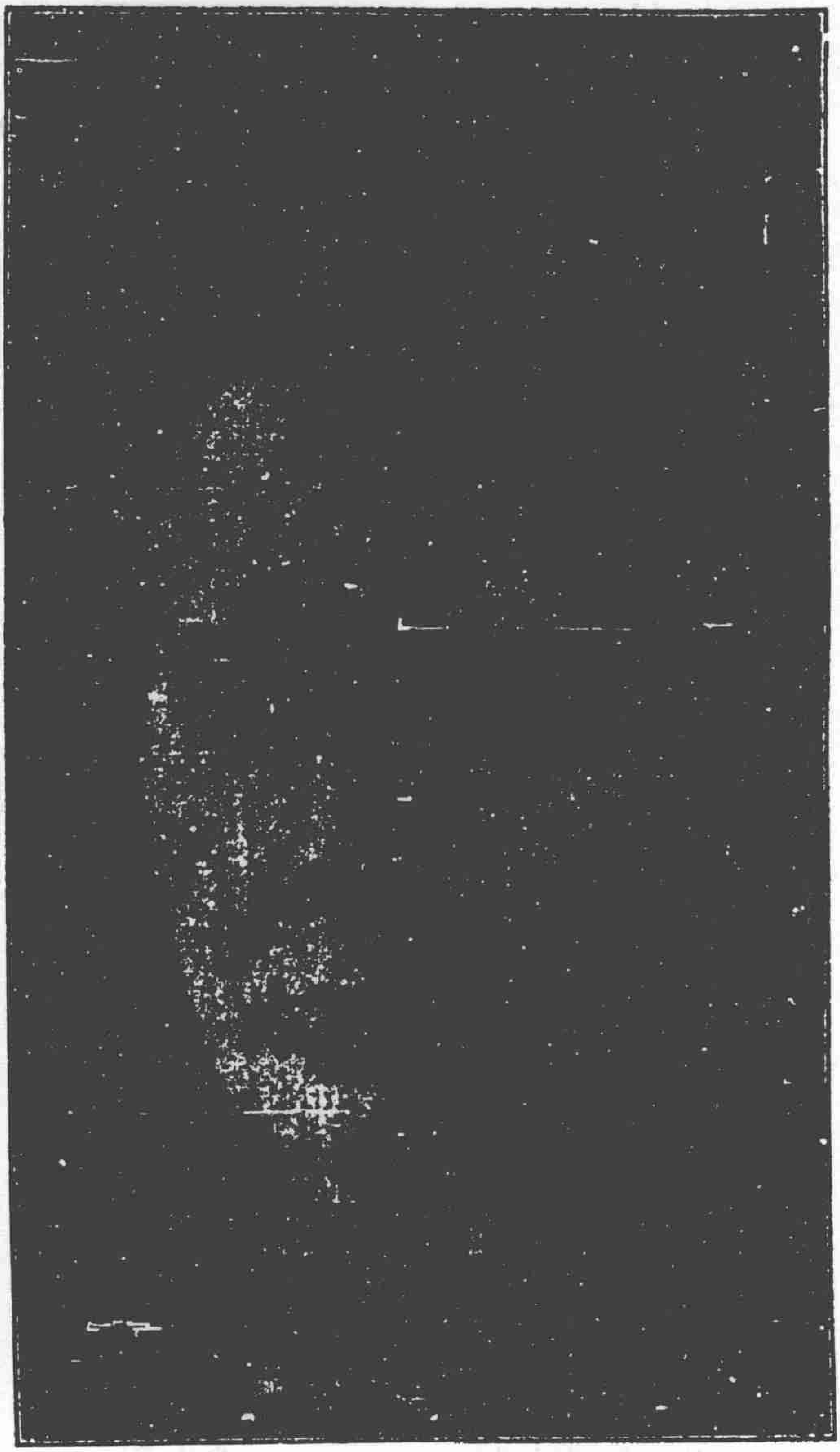
[illegible]中的凡尼斯

作品者的 Leon Perrault 在一八三二年生於法國的 Poitiers 是 [illegible] 和 [illegible] 的學生，一八六四年得到第一次 Salon 的獎金。此幅畫取材於希臘神話，凡尼斯是愛神所寵待的情郎。

底士白　　E. J. Paupion 作

底士白

作是畫的 E. J. Paupion 生於 Dijon 是 J. L. Gerome 的學生,此畫取材於希臘神話底士白與畢拉摩士戀愛,父母不許,便相約逃亡,底士白先出,遇獅,急把面紗除去,如飛的逃走,獅把面紗撕碎,即去;畢拉摩士後至,見獅足印及面紗,以為底士白為獅所殺,他自刎而死;及底士白歸,見情人已死,亦自殺血染桑樹,所以現在的桑椹都是紫紅色的



(參看一五三頁)

居里夫人

新女性 新年號（第三卷第一號）（第二十五號）

貞節之經濟的起原……章錫琛（一）

倘使我有了小孩

一……天斋（七）

二……臧鐵兒（一一）

三……黎作樑（一五）

四……焦國周（二〇）

小品……江紹原（二五）

一些關於鬚髮爪甲的傳說

婦人的服從……露明女士（三五）

春宵……鍾敬文（三九）

結婚年齡與幸福……朱紀森（四一）

贈蝶與 Frank……A D（四五）

南印度的婚俗……顧均正（四七）
小詩……M F（五五）
巴黎人……學昭（五七）
只餓着你的肉體……汪靜之歌 邱望湘曲（六五）
蘭姑……趙景深（七一）
小詩……M F（九〇）
妖孽……錦明（九一）
螢月……馬風（九七）
黃昏……燕志儁（九九）
犀牛的皮是怎樣長成的……張友松（一〇三）
插畫四幅……金仲芸（一〇七）
女工馬得蘭（完）……岳煐（一〇九）
排完以後……（一二四）
插畫（西洋名畫）：H. Coomans 作

第四卷

一般

第一號

文藝專號

脆弱的餘音……黃列娜

剪網……子愷

一個素稿裡的口供……黎錦明

朦朧的思路……章克標

晉……欽文

老酒香煙女人……豈凡

花一般的罪惡……邵洵美

文藝隨雜……丙鋒

做小小者……滕固

葳蕤……章克標

愛的開脫……郁達夫譯

雛菊……徐調孚譯

A的夢……章克標譯

葛都良的肖像畫……張望譯

威廉勃來克的百年忌……魏馥基

藝術漫想……方光燾譯

中國新文藝與變態性慾……趙景深

自然界的神話……玄珠

本號特價三角
預定全年不加

開明書店

上海四馬路北
望平街一六五

本刊特別徵文

(甲)小說中我所愛好的女主人公

小說是實社會的反映，在小說中所描寫的女主人公，對於讀者常常具有不少的魔力。就自己讀過的小說中，覺得印像最深，最所愛好的女主人公，申述其美點的所在，和自己所以愛好的原因，對於一般讀者定有不少的趣味。我們竭誠的歡迎這樣有趣的答案。每篇以一千字爲限，陽曆十七年一月底截止。

(乙)時代下犧牲的新女子

現在是過渡的時代，在這時代中，有不少覺悟的女子，受社會環境的壓迫，不得申其志願，因而犧牲生命，於政治，於家庭，於戀愛，於職業，或其他一切的，據我們耳目所聞見，實繁有徒。我們很希望大家肯就自己所知道的這類的女子，把她的事蹟詳細敍述出來。不但替死者一申冤抑，也可以使一般人認識現社會的黑暗，起來共謀革新的方策。作者在文中叙述的姓名，如不便發表時，可以隱去，但須另紙記入真名。能附照片尤佳。字數不限。十七年陽曆二月底截止。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 新女性社啓

貞節之經濟的起原

——讀「革命的婦女」怡蘭君的「非節孝論」書後——

章錫琛

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出版的革命的婦女上有怡蘭君的非節孝論一文，從人道上，社會上，道德上說明無守節的必要，更論及寡婦守節及於家庭，國家，人羣的害處。在目前新思想被認爲赤化，舊勢力逐漸擡頭的時代，像這樣大膽的議論，不能不說是很可欽佩的。但著者論及節婦的起原，說「最初或者因爲……丈夫死了以後，感情未能轉移，朝夕思想追念；於是決心爲已死的丈夫守節，這種人本來還可佩服。……守節很苦，而且要有飯，……自然社會上加以稱譽，同時政府亦加以提倡，於是「節」字就成爲高貴的名詞了。」這個節婦起原說，我却不敢贊同。在事實上，婦人因於感情的自發的守節，固不能說是沒有，社會的提倡守節，雖然也往往假借這一類的名義，但就社會學民族學的考察看來，守節的起原與其說由於婦人的自發，不如說由於社會的外的強迫；社會的提倡守節，與其說爲了憐憫節婦的苦，不如說爲了保護男子的權利。這是我和怡蘭君意見不同的地方。

據有些社會學家的考察，在原始的社會裏，是沒有所謂寡婦的。因爲在大抵的原始社會，男女間性的關係，往往非常混亂。像現代的一夫一婦的婚姻制度，沒有確立，當然不會有所謂貞操的觀念；替

亡夫守節的那樣事情，更自然無從發生了。

但一到了私產制度形成以後，掠奪婚買賣婚的形式逐漸確立，於是女子便成爲男子所佔有的財產；女子的守貞，同時成爲對於所佔有者或將來的佔有者的男子的最重大的義務。照私產制度的一般的定則，在財產佔有者的個人死亡以後，那財產便爲這佔有者個人的遺產，歸死者的家族所有，或者給死者殉葬，供死者地下的使用。婦人既然與別的財物一樣，所以在所有主死亡以後也與別的財物受同樣的處置。

在中國，現代寡婦殉夫，已被當做一種壯烈的偉舉；然照古代人的眼光看起來，却是當然的義務。我們祇要從寡婦稱做「未亡人」的一點，就可以明白。因爲在蒙昧社會裏，都相信人死爲鬼，並且鬼的生活都和生人一樣的。所以人死以後，不但要有許多的明器，並且要殺人給他陪葬，以慰他地下的寂寞。妻是丈夫最親密的伴侶，所以當然非殉葬不可。史記稱秦繆公死後，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黃鳥之詩。又稱秦始皇死後，後宮非有子者皆令從死。便是一例。現存的古民族裏，像這樣的風俗很多。法國魯安尋 (Charles Letourneau) 在 "L'evolution du Mariage et de la Famille" (此書已由衞惠林君譯成漢文，爲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之一，不久即由開明書店出版) 中，會舉出紐西蘭的某部落，寡婦在亡夫的墓上絞死。非洲由利巴 (Yaurriba) 的國王死時，須以四妻及若干的奴隸殉葬。尼格爾河畔的健那 (Jenna) 地方，

曾長死時，其妻一人或二人必須立卽自殺。達蝦美（Dahomey）的國王死時，行大規模的屠殺，其中被殺者以寡婦爲主角。此外如印度人夫死的時候，妻常被親族強迫着與夫一同火葬。寡婦有畏苦痛從烈焰中逃出的，仍被捉回投入。這種風俗從英國人統治印度以後，方纔禁止，但鄉間仍然有私行的。比殉死好一點的，便是殘毀寡婦身體的某部分來代替生命，有的民族斷去一二個手指，有的剪去髮髮，有的割下耳朵，與死人同葬。在中國的記載或小說上也常常有這一類的事情，這也無非表示她的身體已經供獻於亡夫的意思。（參看本刊本號頁32）

沒有殉夫的寡婦，照中國現在通行的習慣，公認爲亡夫遺產的一部分；寡婦許嫁的財禮，是由夫的父母兄弟或其他家族收受的。夫弟接受寡嫂爲妻的風俗，通行於中國的各地。我曾聽到一個故事，說有一農人，生了五子，都已娶婦。有一年，長子和幼媳相繼死亡；他想以寡媳配幼子，但覺年齡相差大遠。於是以長媳配次子，次媳配第三子，以次而下，遂各得其所。這話雖似滑稽，但鄉間的確有這一種情形的。在春秋時代，諸侯中烝亡父的妾媵的事情，非常普遍。漢朝著名的美人王昭君，初嫁呼韓邪單于，稱爲寧胡閼氏，生一男。呼韓邪死後，其子復株累單于，復娶王昭君，生二女。在野蠻民族裏，如非洲的某部落，以子承繼父妻。古代的回教民族，子娶亡父的妻是一般的習慣，謨罕默德的可蘭經上曾特設一條來禁止。至於弟娶亡兄的妻，則各民族裏都有，便在清朝，還有太后下嫁攝政王的故事，所以更不必舉例了，

由子或弟繼承父兄的妻，遺宗全是父兄遺產歸子弟繼承的原則的應用，並沒有什麼奇異。但在有些民族的習慣，並不是由子弟自己享有的，便從他們的手裏把她們賣却。如加爾塔(Kaarta)地方的彭巴拉斯族(Bambarras)，國王死後，他的妻妾們就歸王子拍賣。他們的民族裏以娶得王妻爲十分可以誇耀的事情，所以雖是稱頌的王太后，王太妃，也會有人出了重價買去。別的民族裏，像這樣的事情也有。就是在中國，子賣亡妾，也不算爲十分可非難的事。至於弟賣寡嫂，在下層社會裏，更是極常見的事了。

但到了文化較高的社會或階級裏，倫理的約束漸嚴，對於已死的父兄，更常常發生一種恭敬或哀念的感情，如所謂「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歿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何況是自己父兄的妻妾，自己所尊爲母或嫂的，當然更不該取爲己有或以之出賣，於是乎閉置家中，便成爲最適當的辦法了。

印度的馬努法典，規定夫死以後，寡婦須食花木的根或果實，使身體瘦削，口中不得喊別的任何男子的名字。倘使寡婦爲了想有兒子而失節的，在此世受侮蔑，在彼世被逐出於她丈夫住着的天國。中國人有一種迷信，以爲再嫁的婦人，在地獄裏須被鋸開身體，分給各個的丈夫。這種迷信頗普及於一般民衆，比認守節爲名譽的迷信更深。這迷信中便是充分表示着妻應該終身爲一個丈夫所佔有的意思。

由上面所舉的各種風俗習慣推究起來，女子的被當作一種財產，乃是極明顯的事實；而所謂寡婦的守節，其最初不過是保護已死的男子的所有權，並沒有別的意味。所謂「感情未能轉移」祇可說是少數的特例，決不能因此成爲一般的風習的。

在另一方面說，守節既然如怡闇君所言很難很苦，但歷來的社會爲什麼卻仍會產生出許多節婦呢！這決不是都因爲她們「愛情未能轉移」或「不忍拋棄兒女」也不是都希望造節孝牌坊，或畏懼死後受分身之刑。比這些更重大的，却還有一個經濟的原因存在着。

從古以來直到現在，婦人都是倚賴丈夫爲生活的。倘使夫死以後，有遺產可以養活了她，當然也不必再嫁。加以社會既然輕視失節之婦，再嫁常不免減低經濟的地位，當然更不願再嫁了。「窮嫠夫，富節婦」的諺語便是直捷地道破了這裏面的消息。

照這樣看來，要轉移這種不合理的風習，不是僅僅靠取消節堂，節孝坊之類的工作所能收效的。最根本的解決，必須鏟除男子以婦女爲所有物，及婦女恃結婚爲生活的制度。倘使到了女子成爲一個完全自由獨立的人，當然不至於因了失節而減損她的價值，或因了守節而增高她的價值，到了那時，如果真有感情未能轉移或不忍拋棄兒女的寡婦，那便成爲真正可敬仰的節婦和慈母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晨二時。

秋野第二期目錄

中國戲劇之現在的將來……余上沅
用各體詩譯外國小詩之實驗（續）……張　鳳
秋陽（散文詩）……徐志摩
浣紗西施（小說）……好　受
夏雲散記……劉毀女士
秋聲（四篇）……陳翔冰等
老太伯的悲哀（小說）……陳翔冰
秋後的落葉（小說）……陳雪江
海爾生的試驗（小說）……汪道章譯
野語（五篇）……阿Q等

——每册一角五分——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發行

文學週報新年號要目

中國現代兩詩人……顧　如
太陽神話研究……趙景深
「塵影」……魯　迅
文藝與社會……許　傑
詩人李長吉……萬　曼
宋代民歌一斑……鍾敬文
號聲……王統照
別……錢君匋
桃樹下……汪靜之
故鄉……陳學昭
小妹……趙景深

——本册零售洋八分——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發行

倘使我有了小孩

天嗇

一

在我未表示對於「假如我有了小孩？」這個問題的淺薄意見之先，應當說出我對於牠的重視。以爲牠不僅是關於個人家族等等，而實在是社會的問題。因爲將來社會是他們的，將來社會的制度文化怎樣，又要看他們集體的能力與和諧，個人的天才和教養。我們，尚在青年的我們，固然在最近的將來負有非常鉅大的責任，但我們的脚，也開始預備踏進「退休」和「無能」的道路了。

中國人對於子孫固是看得很重的，但爲父母的宗法觀念太重了，教養子孫「成龍上天」，是光榮祖宗家族父母親戚的；最低的意念也是「傳宗立後」，兒子向父母負「養兒防老積穀防饑」的責任。他們因爲沒有「與社會生連帶關係」的概念，所以他們並不求向社會負責，而只圖依照祖宗父母的私意造出怎樣的一個人。——這個出發點已經謬誤極了，其結果已可預度。至於在分娩以後的養育期間，父母——因爲他們沒有一點生理衛生的科學常識，——只一味依照沿襲的迷信，像初

民一樣的溺愛他們的兒女。無產者，自然朝夕爲謀生的工作所累，不能給他以充分的或適可的營養和看管；但還幸；嬰兒尚能獲得一點自然的呼吸。至於富有的人家，因爲過於嬌養之故，反多少斲喪了他的自然發展。而況將來的教育與環境，還要給兒童以極大的影響呢！說到這一方面，無產者的命運，固然是已爲他們的經濟地位所限；然而爲所欲爲的富豪，照自己的模型概念陶冶出來的，也不過是社會的蟊賊或寄生蟲，官僚，學閥與買辦階級而已。爲父母的低級意欲固然可以十分滿足，但社會已被其害。

我是一個未曾做母親的女子；但是，「假如我有了小孩，」又將怎麽辦呢？這是值得早加注意的問題，尤其在我的理想——兒童公育——未實現之前，我既不願將自己的小孩子付給現社會已儘就的惡毒染缸，使他將來做一個 Anti-society 的蟊賊和寄生蟲，不能不先有一個「預想」。然而我自己對於與兒童稟賦有關的善種學和與後天習得性有關的教育學和兒童心理學……都是「門外漢，」所以我不相信我今日未成整個系統的「預想，」會和我的「出發點」和「希望」生一致的結果的。但我也希望藉着這個機會來談談。

小孩是異常難養的，他與爲母親的以極大的麻煩。中國自古以來，自然有萬萬億億的慈母，然而她們因爲太嬌養溺愛之故，也生出不合適的結果；時至今日，婦女已從家庭的牢籠解放到社會事業回來，一般「新」婦女——雖然對於自己的兒童的教養，也會注意。——總是不大能忍煩難，耐苦痛。

或則遣之乳母或保姆，以爲自己還有更大的對「社會」的活動，譬如要去爭得參政權啊，要去赴某某軍慰勞會啊！——等等，但我以爲爲社會全人的幸福多爭得一分而犧牲一己的私情是可以的，但因此而賤視「母性」，一若「母性」和「社會事業」無關係，或以爲彼此有多大的輕重懸殊，這是錯誤的。現社會科學與一般非無產的婦女——能享受科學普通智識的婦女以操縱自己生育的權力，早無須於效步原人的墮胎（Abortion）和殺嬰（Feticide），如若自己甘願生子，則「母性」的責任應當肩負起來，不然，則將來子女之種種不良的發達，與對於社會的影響，當由爲父母的負責。我雖不像愛倫凱那樣，認定母性是婦女唯一的責任，但我敢肯定婦女不應該捨棄母性的重大和神聖的責任。那末，現在一般新的婦女，對於自己的子女之不負責任是應該糾正的了。

乳母的僱用，本是中產和有產者的特權，這個辦法自有他的效用，便是可以減輕母親勞瘁和時間，將這點節省的勞力和時間用在別的——譬如社會事業上。但是我却是不贊成僱用乳母。其原因是：（一）太不人道了，有乳的婦女，她還是有嬰兒的母親，不過我們比她富足一點，我們便應該從她的嬰兒口中奪過乳來餵養自己的孩子嗎？便應該用金錢買去她大部分照顧她自己嬰兒的時間和精力嗎？有錢的便有剝削榨取別人的母性（Patrineco）或母愛（Patrinamo）的權利嗎？這在我們是不該的，我想，新的倫理觀念也不容許我們如是。再則，我們對於所雇乳母，無從精細的考察其生理之究有無隱病，性格之是否柔和，是否喜愛清潔，有新的合於科學的育兒智識？我們既不能知道，而

且現社會也沒有養成這樣的人才。我們如果看顧自己的小孩子，想從幼至長，便有體育智育及德育（此詞不當姑借用）的均平發展，便不能委給一個不能相信的陌生人，而況嬰孩的學習能力甚深，亦正是施教之適宜機會，若雇用乳母，則因接近之時多，不免有從乳母處學得不宜之習慣等等，要之，我是不贊成僱用乳母的；如果母親自己乏乳，我想牛乳及其他小兒適於服用的食品亦可以代乳用的。

全人的教育，要求體格智慧和德性的均平發展——無束縛的發展。嬰兒是人之始，亦即受教育之始，謹略以己意分言如後：

衣服的用意，是在保護體温，使不為風寒所侵襲。固然，我們可以做成各種樣式，綴上各種花飾以求美觀，但決不能因為過度的怕他不暖或為了裝飾起見，使他穿得過分束縛過緊，反而有碍身體之發育與健康。飲食亦須注意，須視嬰兒之體格而謹慎的與以恰合所能消化的食品，不可像原人一般的愚迷信作主，亦不可隨自己喜怒哀樂為其飲食之量與質的準則。而且飲食須有規律，有時節，不可隨意餵養，而時時刻刻都在雜食，否則必影響於胃的消化，更生別種病症，年長後，在兒童期，尤當注意。此時不獨體格有很速的發達，即在智慧與德性之發展上，亦有極大的關係。在此時期的兒童，應注意啓迪他的好奇心與好問心，為父母的應當隨時忍耐地實施設計教學，將他的疑問詳細而有興趣的解釋。再則更宜使之活潑遊戲——合羣的遊戲是必需的。動是人的精神，也是人的希望。兒童之遊戲，

不僅是有益體格，而且有益於德性。在這個時期，爲父母親的，應該使他擁愛父母兄弟姊妹的愛而愛其同類，養成利他，合羣，休戚相關（Soldarität）和責任心（Verautwartlichkeit）；尤其應當設法消除他的自利心(selbstheit)和私有的一切慾望。這是非常之影響於後來的人生觀——思想和行動的。而且養成他的良善的社會性，也是自己對於社會應盡的責任。

待遇嬰兒或小孩，過度的嬌養與過度的嚴厲均兩失之。我是不贊成嚴厲的，嚴厲不惟使父母與子女之間生出惡的感情，而且斫喪他的天真活潑勇敢和智慧力，養成他的欺詐，死笨，怯懦和懶散，子女不只是自己生命的繼續，而且應該看成自己最高思想的擔負者，與自己最高人格的完成者。爲父母對於子女，應該認定，只有「施與」的義務和責任，而沒有「望報」或認爲一己私有的權利。

我是對於「母道」全無經驗全無學識的女子，不過我自己有關於此題旨的理想；所以我只能將大要的理想提出如上。不過我總希望我們的青年男女同胞更注意到將來的兒童公育的實現問題。若果在現社會的私有制度尙未破滅重建，兒童公育制度尙未確立，一切對於優生學以及兒童教養的理想，是不能完全實現的。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上海

臧鐵兒

二

倘使我有了小孩，是不以爲能有心生在我家的，且他在那時也是無心求生，因爲我們爲父母的未曾得到他的同意，就糊裏糊塗的，給了他一條性命；我固無意他也無心，我們只有對他抱歉，他亦無恩可報，如這樣的說去，方不失其本態。既然有他，也不必再追求他當初是有意，無意，也不必回想，我們那時是明白，糊塗，已經給了他這條性命了，那麼無論如何也是社會的一份子，現代的繼續者。這個份子，既然生在我家，將來他在社會上的功罪和禍福，還是我們必負的責任。於是我們不能不養他，教他，使合於社會的，養成優良的份子，繼續者。我們既然想使他爲社會造幸福，爲國家謀利益，而所負的責任，當然比那些抱着以他爲「播種機」「養老預葬」的工具的責任，懸以千里。所以我把我對於負小孩責任的預想，簡單扼要的說一下：

我既然負教養的責任，那麼從他呱呱墮於人間，以至他自立獨生之日，其中的時期，他的一切消費，動作，是否合於人間的道德，社會的潮流，我是毫不加以壓迫，任他的智慧，發展他的思想，也就任他的志願去進取，不問他是研究士，農，工，商，直到他大學完了，這時想他的人格，技能，足可謂爲完人了，也能自營其生了，到那時也無需我再來教養他。於是，我即宣告脫離關係，此後我的責任便算終了；至於他在社會服務，一二年後，人格破產，爲匪爲盜，搗亂社會，盜賣國產，這些弊病，乃受社會的惡習慣誘，受環境的變遷，應完全由社會負責，與我以前教養的責任無關。且人的性格不同，他在我負責之期，如不欲求學，那時我不能不受社會的囑託，略加壓迫，雖不能使他受完全教育，成爲完人，也得在新學制的

小學畢業，方纔任他的性志，去選擇職務，在社會服務。在這時我也脫離關係。總而言之，他何時爲社會服務，我何時脫離責任，而社會也由何時起始負責。或者說：

「你未壓迫他受完全的教育，就是你未教發他成完人，那麼將來在社會不免作出不道德的行爲，譏訾社會，你那時仍然不負責嗎？」

我以爲不然，一個人也不必就敢斷言，受完全的教育，成爲完人，他就是社會的良民了，恐怕當其位時，實國尤甚呢！也不能說未受完全教育的人，不是完人。果眞如此的話，那麼貧寒家的小孩，未得受完全教育，將來便都是社會的敗類了，這樣說法，無乃言之過甚。總之大多數，是因社會的情形而轉移的，這不是社會的責任嗎？

婚姻這件事，是完全不能負責的，因爲他自己將來的幸福，共同的生活，當然待他自立以後，方能想到這種快樂；可是人的愛情，從降生那日就是有的，牠是不論時期，環境，遇得多情的人，定要流露出來的，由此或有成戀，漸漸雙方在精神感覺，神聖結合時，所謂高尙純潔的戀愛了，那時就發生不能脫離的愛情，使必即得想結婚；可是在此時間，雙方由此種慾望，所感出的唯一痛苦，就是受經濟壓迫了。我們在這時，固執仍然以前不負責任的宗旨，而雙方的精神破裂，或由此而自殺，或流爲瘋狂，神經病等症，本來一個完善的，全智全能的人，竟因此種壓迫，爲我們抱確定的責任，而把良善的份子，陷於此況，這不是在社會作假大汚點嗎？同時還要負彼方的責任呢？因此而爲人間唾罵，社會督責，豈不慘哉！

所以我若處於此種情形之下時，定要犧牲一部分金錢，扶助他們達到美滿的結果，那時他們是如何的愉快，怎樣營養他們的生活趣味呢？且將來他們的繼續者當怎樣的強健呢？這對於社會的環境，與將來的國民，有重大的利益，所以我希望有小孩的夫婦，對於小孩的婚姻，不必負責，而對他們有感覺痛苦的地方，定要扶助，不但在我們教養的期中應該負責，就是脫離責任以後，也要作例外的犧牲的，進一步說，就是社會中任何人，感受婚姻的痛苦，關於我們的眼簾，也要加以幫助的。

繼續權就是報答「養老，」死後「殯葬」的大孝子的慰勞金，與播種菊的消費，我的小孩，既然用不着他作這種孝行，當然就沒有什麼慰勞金了，就是法律規定，他也是實行在有遺產者的身上，我是以「自我得之，自我散之」為主義，就到消滅靈魂時，也不令遺下一毫，想那時不但他的繼續權無效，同時法律也將無形中消失其勢力。在小孩長大時，即宣告與他脫離，這並非虐待他，壓迫他，是個守財奴，這完全是提高他的進取心，鍛練自立性，這反比得着數萬遺產，還強十倍，我們看看社會中的無業遊民，詳細的考究他們的來歷，可以[illegible]都是仗着他父親的那點遺產。雖則如此，現代還有一般腦筋混濁的富豪資本家，自以為一世當作兒女的馬牛。就是他未有小孩以前，他早也預先晝夜不休的勞力，以血汗換得金錢，一生節食儉用，積得[illegible]萬財產，只待養子嫁女的耗費，受一生的痛苦，至年高半百不能行動的時期，尚不敢斷言其子女，決心侍奉。死後其子女因此而鬬爭，互相慘殺，家庭由此而分裂，偶爭之到手，則花天酒地，浪蕩逍遙，或流為乞丐盜賊，或作下等無人道的生涯，究其實皆因為父親愛

之過甚，且父親也不過把他的小孩當作他們傳種（子孫）的繼續者罷了，只以保養其不死爲根本的目的，還有什麼教他的責任呢？像此類的小孩，將來踏進社會，是斷不會好的。

我的結論是：——

小孩並不是我們的遺留品，不是應當屈服於我之下的。在社會地位，是同一份子，受同等的待遇，因此我們即不能用什麼威嚴的手段，強暴的勢力壓迫他。他無論在何時期，是有自由的權利，在社會如此，在家庭亦然。所以我以爲父子的階級，雖不能打消，却不要懷階級的觀念。他是現代繼續者，我們是受社會的使命，而負的責任。所以說父子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是盡社會的義務，他是享社會的權利的，我對他沒有什麼可望，他對我也就無恩可言，由此我們在未有小孩以前，與已有小孩者，不能不把父子的關係分清，然後加以教養，而擔負的責任輕重自然明白了。

一九二七，一二，一五日本東京。

三、

黎作樑

戀人在那裏？自己還沒有回答了這個問題，偏偏又來談這個小孩子的事，想來真是黯然。雖然我還沒有找到戀人，也許永遠找不到，但是我個人對於可愛的小孩子，素來是懷着滿腔的熱情，我不願我的熱情屈在我的胸裏，我要盡量地吐出，吐出我對於小孩的態度底熱情。我不相信主張「小孩可

由其自然地發展，長者的工作不過是供給其養分和沒有危險的環境」的論調。新近 Behaviorism 的心理學家告訴我們說：兒童的本能（Instinct），並沒有如先前推想的那樣多，而且先前所認為本能的；大部分都是受了環境的影響。彷彿有名的生物學者達爾文也這樣說：「兒童的心意發展，簡直像河泥中的種子，萌芽於不知不覺中。」我們就這樣看來：兒童的本能既然是很少，那末當然需要社會的環境來幫助，許多社會學家都說：「人是社會產生的。」(Man is social product) 這句話就是說：凡是一個人，除了剛剛生出那時候的 Biological man 外，以後便是一個 Social man 了；無論你一舉一動，都要受社會環境 (Social environment) 的支配。人與社會環境的確有密切相連的關係，人可離社會而獨立的話，在現社會是說不通的。人無論怎樣都是隨環境而變遷，也是無可諱言的。小孩是一片潔白的心，最易受環境的影響，我們那裏可以任其自由呢？我所以要主張對於小孩採取監督和指導的手腕；但我則又不主張採取絕對的壓制主義。在這篇裏便是想把我個人對於小孩子的計劃，也就是把小孩怎樣才能得到一個好的環境的意見寫出來，獻給我未來的可愛的小弟妹。

好環境，這句話是很難話說的，究竟怎樣才是好環境呢？我們實在難回答；而且環境這個東西，又非常的廣大，我們的確難說。但我所說對於小孩得到的好環境，是沒有那樣的廣大，是很狹義的。這個好的環境，就是說得到適當的教養而言。並不涉及其他這是我該得聲明的。下面的說話都是說：我個人將來應怎樣適當的去教養孩子。

現在社會上對於兒童的教養，已很顯明地來得特別的注重了。如育嬰堂之改良，初等教育之改善，這都是一步一步的顧慮到了兒童的表現。在兒童的時期，的確是很值得我們留意的，因爲兒童期是負着很大的責任，據心理學家分析兒童期的含義，約有下面的兩個：(一)對於個人方面的兒童期的意義：(1)發展能力。(2)具有可發展的性質，如 Plasticity (可塑性) 或 Educability (可教性)。(二)對於家庭社會方面兒童期的意義：(1)兒童期是接收文化(Culture)的時期。(2)是負着促進文化的責任。兒童期這樣重大，所以社會上已漸漸對於兒童加以留意了。

管理小孩是一件最難的事，羅素說：『管理小孩的手續，需要科學和機能。』這的確是「至理明言!」二者是離不了的事。我們不但要對於小孩的飲食加以留意的選擇和供給，及定時的睡眠，我們並且要對於他的身體和他的周圍事物都要充分的去留意到，非得像看護婦看護病人一樣的細心不可。

小孩的飲食，能有定時，那末便是更妙。但有時候他不高興喫，切勿要強他去喫，等到他高興的時候，才拿給他，方爲得宜。小孩痛哭的時候，人們常常是不辨他哭的所在，總是拿食品去給小孩喫，以止其哭，這實在是一件不得當的事：這樣一來，往往使小孩生胃弱病。小孩睡眠的時間，要比成人來得多一點，這是該得明白的。小孩子的疾病，倘若是微小的時候，是很難於覺察的，我們非得常常細心的視

察不可。所以對於小孩身體的溫度，也要知道一二。至於食品和住所也都得選擇，生物學家告訴我們，滋養的食品確能增人的健康和延壽。

二

教育的主要目的，完全是在給人們得到好的習慣。習慣對於人們是非常的重要，J. Dewey 說："Man is a creature of habits."（人是習慣的動物）。這就是說：人是不能離習慣而活動 (activity)。

而人類的文化的遺傳，全賴習慣為基礎。所以無論就個人方面，社會方面，習慣都是佔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小孩子的習慣沒有固定，所以特別富於「可型性」，而同時習慣之對於小孩，也就特別易於型成。不但如此，據教育的學者說，而小孩習慣之型成，又最難更改。所以我們對於小孩之習慣養成，要特別來得留意。可是怎樣使小孩養成好的習慣呢？我們是不能不知道的，習慣之獲得，大部分是由暗示 (Suggestion) 而來，這已為一般學者所公認。暗示對於小孩是非常的有力量，暗示倘不得其法，也最易使小孩得到不良的習慣。所以我們倘若應用暗示，便要把兒童的個性仔細研究，詳察兒童究竟適合於那一種暗示。比如有些小孩，你叫他做這樣，他偏要去做那樣，這種的相反的現象小孩然外來得多；我們遇着這樣的小孩，我們就該得用 Counter suggestion。所以要用暗示，小孩的個性，的確應該明白。暗示的法子很多，我們要隨時隨地去引用，才能收到好效果，不該始終一成不變地死守一種。

關於小孩道德的教練，實在是一件難事。純潔的小孩，本身是沒有什麼的，這種道德問題之發生，

不過是外界給與的能了。我們知道小孩的模仿性最強，他的模仿是不辨好壞的，只要是常接近他的人物他便要模仿了；還特別是三四歲的小孩。據 D. S. Hill 研究了一千四百三十一個小孩所模仿的人物，所得的結果，其中由七歲至九歲的小孩都是模仿他所認識的人。東南大學教育系研究其所辦之幼稚院的學生所模仿的人物，結果也是一樣。所以要解決小孩的道德問題，做父母的實在要先以身作則。暗示和實地指導也都是很重要。比方兒童的貪食，實在是他本來就有的，很小的小孩無論拿着什麼東西都放進口裏，這就是一個明顯的表示。在這等的情形下，我們就該實地指導或用暗示的方法去開導他。

三

最後，我要說到兒童思想方面了。思想是人類支配萬物的利器，也是創造文化的主要元素；人是離不了思想，人之所以為人，就是靠了思想。人的思想的發展，是很有步驟的，經歷愈多，思想也愈進，在小孩的時候，思想是非常的單簡的，日後才漸漸的發展。

思想的發生，據杜威博士說：「我們人的思想，平時無故不會發作的。思想發作必定在我們遇見新動境 (New situation) 或新問題 (New problem) 的時候」在這裏我們知道啓發小孩的思想，父母實應負重大的責任。小孩在四五歲的時候「為什麼」(Why question) 的問句最多，在這時候我們最宜使他盡量地發展他的思想。我們要時常供給他不難解答的有趣問題；我們切勿幫助

他解答問題，無給他自己想來的或我們給與的，除非是太專門或他灰心的時候；其他如言語，文字，美術，……都是發展思想的利器，我們不要忽略過去。有許多父母過於溺愛兒童的緣故，把兒童的新動境都打消了。比如兒童在未上學之前，父母便通通把書籍文具收集好給兒童；下雨時便拿雨傘給他，這都是阻止新動境的發生，也就是防止兒童思想的發展。又如兒童發問的問題，他自己一點也不經過思索，而父母就隨隨便便給他解釋了，這是很易養成他怠惰的習慣。我們提出問題給兒童的時候，是要按着他的年齡和程度的，他若是聰慧的，愈要多給他問題，也愈要由他自己解答。

兒童的思想，往往是不正確的，比如你問日頭是那裏來的，他們常常是答在山裏生出的，這特別是住在山嶺地方的兒童。又如 Janner 說：有個五歲的小孩，他想天上的雷同工場裏放的響是一樣的構造。兒童的錯誤思想實在多哩，我們對於他們思想的錯誤，應該得切實地去改正，兒童日後的思想纔不致錯亂。

十六，十一，二七，於江灣。

四

焦頌周

我現在雖然沒有小孩，但是我却非常歡喜小孩；小孩也非常歡喜我。因為我常常扮了小孩的聲音狀態和小孩一同玩耍，有幾個鄰居我的小孩，看見了我常常向我笑着做出一種動作，好像是在向

我表示歡迎。年歲比較大一些的遇見了我總是要我講故事給他們聽，我也就時時造些「紅毛野人」「白鬍鬚老老」「花貓請客」「小狗唱歌」「老鼠做親」等故事扮了聲音和面貌講給他們聽他們都非常快樂。

記得我從前在小學校裏做教師的時候，許多活潑的兒童因爲我和他們過於親密，都叫我哥哥，我有時也就叫他們爲弟弟。因此，小學生對於我無論什麽言語，要求，都能誠實的向我說出，謊話不常出口。假使有一個小學生不肯做事或者閒談，我就說：「小弟弟靜些吧！我歡喜你！」「小弟弟你做完了事，我就講故事給你聽！」他就能很快樂的坐着做事。假使全體有半數不肯讀書或者寫字，我就說：「今天我們來比一比，看誰讀（或者寫）得最好？」他們就很快樂而願意讀書或者寫字了。遇到他們疲倦的時候，我就和他們來做表演。使他們疲倦的身心漸漸的回到快樂的境地。我總是這樣和藹的與小孩們讀書遊戲，遇到小學生有錯誤的時候，我總是用言語去感化他們。我是絕對反對用怒罵去制服他們的。

所以我常常想倘使我自己有了小孩，我將怎樣把他培育好，使他能夠在快樂的懷抱裏充分的發育成長。

我以爲小孩是活潑的，天眞的，我們應該要使他自然的生長，不能加以絲毫的阻抑。但我們爲使他們智慧起見，須與以相當的指導。

本來，先期把培育兒童的意見寫出，有兩個利益：（1）可以作有根據的培育，兒童能夠得到特殊的發育。（2）可以供給研究兒童心理學者參考，輔助兒童心理學向前演進。就因爲有這兩大利益，所以我很願意把我對於培育兒童的意見提出，藉資討論。

我以爲一個小孩自從出胎以後，我們立當日日加以精密的觀察，把每次所發見的不同的動作與聲音逐日的記出來，分爲幼稚初期（一歲至六歲），幼稚中期，（六歲至八歲），幼稚後期（九歲至十二歲）三期，加以有系統之整理，然後發表於報紙或雜誌上，作爲研究兒童心理學的根據。

在兒童發展的程序中，我決用我的精力，盡量的指導他。簡單的客氣的語言，譬如像「請開開門」！「謝謝你！」……等，我都將利用時機使他模仿。我更將利用他的模仿本能做種種的動作，使他對於反射模仿，(Reflex imitation)自然模仿，(Shontoneous imitation)化裝模仿，(Dramatic imitation)自主模仿，（Votuntary imitation）理想模仿，（Idealistic imitation）都盡量的發展。

我更將用我的精神做種種暗示，使我的小孩因感受而跟着做作，我並且要常常用許多問句及講述故事去訓練他的「暗示感受性」，使他漸漸的向光明快樂的路上前進。我絕對不使他去看不良的戲劇，也絕對不使他受不良環境的薰陶。所以我主張在自己的住宅內佈置一間合於兒童發展進程而含有許多暗示性及能夠時時遊戲的屋子，使我的小孩常在這裏玩耍，

小孩大概都是好動，常常歡喜遊戲，這是兒童天然的傾向，對於他身體的發育很有關係。所以我

將利用這遊戲的本能和他一同遊戲，或者使他能夠充分的與他的小朋友一同遊戲，使得他的身體漸漸發展，性質漸漸高尚，腦筋漸漸靈敏，具有一種獨特的個性，成為一個思想敏捷體格健強的小英雄。假使有時不願意遊戲，我決不去強迫他做，我是絕對反對強迫法的，我決用言語去引起他遊戲的動機，使他能夠快樂的高興的遊戲著。假使遇到他不肯睡或者身上骯髒的時候，我決不強迫他去睡或者洗澡，我也決定利用他的遊戲性想了方法使他去睡或者洗澡。我一定要養些兎子，貓，狗，鷄，鵝等馴服的動物，很清潔的使他玩弄而做他的伴侶。

我為便利他遊戲起見，我將自己來製造或者購買許多有利的玩具：

(1)洋小孩，活動物……等。

(2)積木，象棋……等。

(3)地鈴，風箏……等。

(4)沙盤，琴，皮球……等。

我絕對不願意給他玩弄容易發生危險，容易破壞，不清潔，不能培養創造力的玩具。就是那些構造複雜的玩具，我也不願意給他。因為玩具影響於兒童的個性，智力者很大，不得不十分精細的選擇了。有許多小孩的父母，不明白玩具對於兒童的關係，往往把構造複雜的玩具給兒童們玩弄，其實兒童的創造力很薄弱，不適於玩弄構造複雜的玩具，而歡喜玩弄不易破碎，活潑易動構造簡單的玩具。——高物

(Gaupp)曾經說過「普通經驗與常明顯的告訴我們，凡生來想像豐富的兒童見了簡單的物體，反比現代玩具工藝所產生的複雜玩具格外覺得高興，格外覺得長久。奢侈的玩具，不讓兒童精神有想像的餘地，不讓兒童亂暴的玩耍，所以於兒童自教的目的上，於鼓舞兒童的想像上，練習兒童的技巧上，都遠不及簡單的物品。不好看的洋囡囡經得起播弄，是兒童所最愛玩的。」（參看教育雜誌一八卷八號，兒童心理學號，兒童心理在兒童教育上之意義第九頁）這已能明顯的指示我們供給小孩玩具的方針了。

我決用種種問句去問我的小孩，更把新奇的事物去給他，不引起他詢問的興趣。假使他有問，我就很詳細的告訴他，使他的「好奇心」盡量發展，想像力與觀察力同時達到完善的進程。我絕對反對一般成人向兒童呵責或者禁止兒童發問。

我決留意我的小孩懼怕心的發生，假使我有時遇到，我將竭力向他講說，使他對於發生懼怕的對象充分明瞭，漸漸的消滅懼怕的心理。

我決注意我小孩的圖畫，盡力的加以指導，使他對於圖畫的興趣加倍的濃厚，並且乘機培養他欣賞美術及自然美的能力，所以要常常把他帶到野外去散步。

總之我將利用兒童的心理及其本能，使我的小孩的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平均發展。智體；言語……同時並進。成爲一個活潑潑的小國民。

小品

江紹原

（百六二）一些關於鬚髮爪甲的傳說

我自己在北京付印而且久已印好的髮鬚爪：關於它們的迷信，現改由上海開明書店發行。據章雪村先生說該書印裝日內卽可還到，將在滬裝訂出售。

自三月間到粵直至最近在杭，我又見到幷且抄錄下一些有關的材料。玆將所積存者分類發表，備閱者和我自己參看。

（1）下面又是一個狐魅截人髮的故事：

伽藍記：洛陽大市北慈孝奉終二里，里人以賣棺槨為業，任輀車為事。有挽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追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粧行于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其狐魅。（圖書集成引）

(2)又是幾個江浙方面的紙人剪髮辮之謠傳：——

(宣統)杭州府志卷八五引杭城採訪錄光緒七年訛言有妖人幻紙人夜入人家剪辮髮，有被壓偪體脅麗者，城鄉居人，鑑鑼徹夜，鳴鉦相續，月餘始息。(府志『載筆以宣統三年爲斷』有『壬戌二月督浙使者盧永祥』序)，

光緒(己卯)武進陽湖縣志卷廿九祥異門——嘉慶二十五年訛言剪人髮(頁十一甲)。光緒二年四月，訛言剪辮(頁十二甲)。

(3)狐魅和妖人爲什麼要截人髮？我們不見有明文。但以下二傳說卻各將本事中超自然存在者還原行動的動機說出來了。

宋書覺斂王誕傳：誕爲南徐州刺史，遷鎮廣陵，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纜」；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圖)

精神錄：江南內臣朱廷禹言，其所親泛海遇風，舟將覆者數矣。海師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載，棄之水中。物將盡，有一黃衣婦人，容色絕世，乘：舟而來，四青衣卒，刺船，皆朱髮豕牙，貌甚可畏。婦人徑上船，問有好髮髢可以見與。其人忙怖，不復記，但云，物已盡矣。婦人云，在船後掛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臘臘，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鳥爪也。持髮髢而去，舟乃遂口。(圖)、

(4)前見兩青齊院綬本丁寶楨淮南畢萬術有「理髮竈前，婦安夫家」之語，即斷「理」字爲「埋」

字之訛。下書可說是這個判斷的一種佐證。

感應類從志草髮在竈婦安夫按注，埋婦人髮于竈前，令婦安夫家；又取他人髮埋竈前，令人不怒

恆喜。（圖）

（5）拖髮尋亡親骸骨之傳說，我因秋士君見告纔曉得已收入書中矣。在廣東白雲樓見魯迅先生案上有一部二百卌孝圖（光緒己卯肅州胡文炳虎臣輯原注「卌讀如習」）翻閱至卷四「尋訪門」，見有下兩條：——

髮繫馬鞍　　元史

趙應祥，盧陵人。年十四，其父行賈不還，從父從北來，知父已死，即辭母往求。聞都下有曾老者與父善，走數千里詢之，知父殯於濱州而墓冢纍纍不可辨。應祥行哭七日，解髮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過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墮。」既經一墳，髮解鞍墮，發之，棺上具有父姓名，遂脫己衣裹其骨，負之以歸。

父已歿濱州　荒墳纍纍稠
繫鞍隨馬走　髮解故棺浮

拖鞍求墓　　明史

高氏女，武邑人，適儲生陳和。和早卒，高奉翁姑甚孝。及翁姑並歿，氏以禮殯葬，泣謂子剛曰，「我父

绍原先生：

百卅孝图尚在，其所绘「花纹」者如下：——

迅 上

十二月九日

客河南虞城，父死，旅葬城北，母以聚木小車輿載之。比還家，母亦死，弟儒不能自振。吾三十年不敢言者，以汝王母在堂，當朝夕侍養也。今大事已畢，欲昇吾父遺骸歸合葬」。剛隨母抵葬所，塚纍纍，不能辨，氏以髮繫馬鞍逆行，至一小塚，鞍重不能前，即開其塚，所載車輿宛然。遠近觀者感歎異助之歸。

公姑雖並層　父母未得安
卅年終養後　大事兩能完

用髮之法雖不同，其 Underlying idea 是同的。關於趙應祥的那一段文字及圖繪，魯迅先生的書裏巧重了一張，當時我就取下，現在將圖製版印在這裏。其後我又託魯迅先生將高氏拖鞍圖的中心摹出來，上方所印者即是此圖。畫有高父的鬼魂，可見有人對於拖髮求骨是用 Animistic theory 去解釋的，雖則與此有別的 Magical theory 未始不可以用，而且未始沒人用過。此二理論我在小品某條中討論過，那次所寫下的話已收入髮鬚爪的一個注裏面，閱者可俟書出版後參看。

（6）既然有轉胎復為人之事，故初生小兒們之髮，就如他們的他種形狀，在傳說中往往與其前生的相同。老和尚投胎的嬰兒，髮是白的，梳雙髻的道士再來時頂髮仍舊是分開的，比方說：——

當陽紫巖胡忠安公淡生，髮白如絲，彌月方黑。生之夕，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見僧即笑。父問之，僧答云「此吾師天崇高僧後身也，先師嘗示夢，今生胡氏家，後當顯，爾來求，我以一笑為

記。」聞者異之。（圖）

明詩小傳：郭天中，莆田人。母誕天中時，夢一道人雙髻曳杖，從山巔下，直入其室。其生也，頂髮絕分，以見異焉。（圖）

（7）記耶珠與雲仙雜記（舊均題唐馮贄撰）都有「蒲桃髻」條，文曰：——

小兒髮初生，爲小髻十數，其父母爲兒女相勝之辭曰，「蒲桃髻，十穗勝五穗。」（雲仙雜記注原見「李明之衡山詩。）

（8）「蒜髮」之「蒜」字有作「算」或「宜」者，道雖無關宏指，至少也廣見聞，故錄於此。

續博物志：人勞則髮白。又髮者腦之華，腦減則髮禿。（圖）

容齋隨筆：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宜」注，頭髮顥落曰宜，易，巽爲宜髮。宜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爲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宜，黑白雜爲宜髮。宜髮二字甚奇。（圖）

東齋記事：今人年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宜髮也，今蒜髮又通稱而知宜髮少矣。宜髮見於陸德明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間或未之見，獨本草蕪菁條下，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此亦可據也。（圖）

輟耕錄：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算髮，以爲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血爲心役，不能上膺乎髮也。然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則亦可作蒜。易說卦巽爲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宜，

黑白雜爲宜髮，據此，則常用宜字爲是。（圖）

（9）西洋人，至少美國人，最忌諱紅髮。在我國則驅蠱燃犀錄（此書我前從琉璃廠購得原刻本後見杭州抱經堂書目，知近人某所輯的醫學叢書已收入）說被蠱者頂有紅髮一根，拔去後始能轉危爲安。下一書却云全頭的髮有變爲血色的可能。

雲仙雜記：（舊題唐馮贄撰）「元夜食牛肺犯天樞使」一條引影燈記曰：梁鄴上元後忽髮變如血，卜曰，元夜食牛肺，犯大樞巡使夜行，醮謝可免。

（10）居喪者剪髮及葬者剃髮置墓中之俗，又查到幾種：——

洛陽伽藍記：于闐國居喪者，剪髮劈面，以爲哀戚，長五寸，即就平常。（圖）

元周達觀眞臘風土記「死亡」條：父母死，別無服制，男子則髠其髮，女子則於顖門剪髮似錢大，以此爲孝耳。

所髠或剪之髮是否使與死者接觸，不得而知，但俄人科斯洛夫大佐（Col. Kozlóv）在外蒙土謝圖汗境內所發掘的諸古墓中的確找到：——

黑色粗細髮辮。亦有盛之於蘇帕形絲盒之中，而飾以符咒者。中有大辮一，似爲婦人之物，紮縛紅繩，在一盒中髮辮計得十七具云。

所遺諸辮，顯爲殘俄遊蹟古時中國人及其西北兩邊異族，與希羅多德（Herodotus）史記卷四

第七一節所述塞種（Scythis）皆行此風。……此輩不幸之人（指妃嬪男婦等）除與以身殉者外，尙有截耳剃髮，埃之墓中以表哀忱者。……原注關於此種喪葬之習，可參閱 Minns 著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1913, 第二卷七二一頁以下。（以上引東方雜誌廿四卷十五號向達君所譯 W. Y. Yetts 論文頁五四上半。）

『墓中所葬者，不知爲塞種（Scythian）或薩美細亞（Sarmatian）抑爲古代西伯利亞文化甚盛之際之人』。此點尙待『蒙古科學委員會出貲委託俄國文化史學院刊行』之詳盡報告書中解答。論時代即一九二五年俄國科學院所刊之初次報告書『諸作者以爲大約係二千年前之物』。殊不易消滅的「豚尾」

（11）豈但古佛蘭克人之王不剪髮：

舊唐書龜茲國傳男女皆剪髮，垂與項齊，唯王不剪髮。（圖）

（12）「蝴蝶牌擦面牙粉」的發明者天虛我生，據柴小梵說，曾爲文自記養爪事。

梵天廬叢錄（柴小梵著，中華書局出版）卷三十三「指爪驗候」條：——錢塘陳栩，字蝶仙，別號天虛我生，喜養爪，蓄之數十稔，爪長二尺餘。嘗自記養爪事，可供談助。愛護之法凡四：……效驗之應凡四。一，蓄爪可弭強暴之氣，蓋以護惜指爪爲重，不復有躁急之性而與人鬬狠矣。一，占候可以預知天將雨，爪紋間黃白；天將晴，爪色盡白；天將熱則護甲內有氣水；天將冷則護甲之根膚色

操白。一，若爪可以驗病：將病則爪色漸枯；既病則爪根潔白無血色；病將愈，爪根現粉紅色；壯時則爪色瑩潤；病後則爪根現出一節，大病節顯，小病節微。一，可以占禍福：偶或斷折，卽有禍徵。一日，無名指爪忽斷，而幼子逝，中指爪斷而遇盜。此中亦有奢葬之意也。

以上一段柴書，係今年三月間赴粵時在舟中抄出的。九月十三日在杭州見到周驥庸古今怪異集成（亦中華書局出版）「中編上」頁三六有同樣的文，但云係光緒間女子楊貞媛所記，末亦云「某年貞媛之無名指爪折而幼子逝，又一日中指爪折而遇盜，似此中亦有奢葬之意也。」至於天虛我生是否卽楊貞媛，抑有他情，我不能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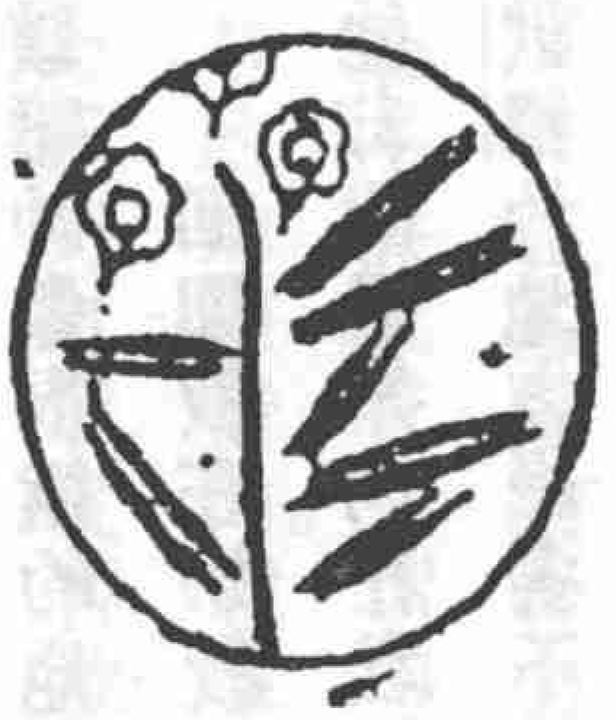
（13）鵂鶹愛喫人的爪甲之傳說，昔從嶺表錄異及雲笈七籤中看到。兩個多星期前赴上海賣稿，春臺兄曾領我去看他的哥伏園。無意中看見此公所備的國文成語辭典（莊適編）裏面有下文：——

鵂鶹　怪鳥也，形似狐，夜間明目能察毫末，見中阿含經。

那麼，它食人爪甲云云是否也本於中阿含經呢？我的經留在美國了，西湖浙江圖書館這幾天又去不成，只好緩一步再查。

以上共引書廿二種，雜誌一種。書有十一種係從圖書集成轉引，下綴「圖」字，俟方便時查對原書。

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杭州。



婦女的服從

露明女士

委斯安瑪 (Wcatermark) 著

文化一天天的進步，男權也便一天天的低落，女權因此一天天的擴張，但在古代的宗教，尤其是世界上的大宗教，却都把婦人看作不潔淨的，很看不起她們。在月經或生產期間，她是不潔淨的，她的身上附有一種神奇有害的力量，凡她的周圍的人都有危險。所以有這種意見的原因似乎是由於迷信，他們恐怕她們有什麼神奇的方法，尤其是看見了血來得可怕。在這種情形之下，婦人不但為男子所避忌，尤其為神所避忌，最明顯的原因便是與不潔的婦人接觸要損壞他們的道行。實在的，他們把這事看得很危險，各種宗教都以為婦人不但是暫時的污穢，且是永久的，為此不許她們作宗教上的崇拜。

在社會島 (Society Islands)「上婦人是不能手觸祭神的物品的，意思是恐怕她們把物品沾污了。在米蘭尼沙 (Melanesia) 婦人是不能參與宗教儀式的。西伯利亞的黃教徒(Shamanists)婦人『是禁止崇拜諸神的；她們也不敢經過住室中的火爐旁，因為火對於神是聖潔的。』佛然爾司 (Voguls) 的婦人不能走近偶像或聖地。佛特克 (Votyak) 的婦人不能參與祭祀惡鬼。拉伯司

（Lippe）的婦人不能接觸男巫的鼓，祭祀時也不能參與，連獻祭地的方向都不能望一望。日本愛諾司（Ainos）婦女雖可預備祭品，但却不能擺設祭品……婦女也不許禱告，以及一切宗教上的儀式。在中國婦人是不許到廟裏去祭神的。

在古代的尼伽拉苟（Nicaragua）婦人是不配在廟宇裏做事的。殺婦人作祭品時總是在聖殿外邊，高僧只喫男子的肉。把婦人的肉當做不潔的食品。在墨西哥（Mexico）雖然也有些婦人可以在廟裏做事，但在聖殿和高僧的住處來往的却沒有一個。

據印度的聖書說，「婦人對於聖功是沒有事做的，」為了缺乏吠陀經的學問，她們「不潔，有如虛僞本身，那簡直是一個定律。」雖然據吠陀經中馬努（Manu）的教律，說是夫妻應該一同做宗教上的儀式，但在近代的印度人中，婦人大半是不會過宗教生活的。她們不許背誦吠陀經，早晚也不許做 Sandhya 的職務。如果一個婦人，一條狗，一個首陀（Sudra 印度最下級的人）手觸一個神像，那神力便毀壞而不生效驗了。如果泥像被她們觸過，必須將像丟掉，重塑全身。婦人如果拜神，也應該離神像很遠的地方。

回回教在宗教上佔很大的勢力。摩罕默德雖不曾禁止婦人在回教禮拜堂裏隨從大家禱告，但他却說過她們在私屋裏禱告要好一點。她們混在男子堆裏，會使得男子對於神有異心。有許多摩罕默德的地方絕對不許婦人拜神，又有些地方，男子在禱告，看見了婦人跑來，便要蹙緊了眉頭。

在基督教勢力下的歐洲，因爲禁慾觀念進步，實行男子分坐，女子必須從另一個門走進來。她們是不能執行聖潔的職務的。從前的禮拜堂裏有女執事和貞女，她們只能做禮拜堂裏下等的事，這是的的確確的。就連這種低微的職務也只限於女執事和貞女在某一時代可以做做。一個病人在必需時可以代替牧師施洗，而婦人却不能做。婦人也不能在禮拜堂裏向公衆傳教，無論是使徒的規律或是此後的規律都是不許可的。有幾個異教徒要婦人說教，基督教徒曾對他們下以猛烈的攻擊。基督教徒說：「異教的婦人，她們是如何的淫蕩呵！她們居然敢說教，敢辯論，敢驅鬼，敢治病，有時還敢施洗！」在六世紀末，粵克利（Auxerre）曾開過會議，禁止婦人赤着手接收聖餐；在高僧院婦人是不許走進聖壇的。不過最高音總要婦人纔唱得好，於是中世紀在禮拜堂裏竟用起閹人來唱聖詩中的最高音。

不管婦人是暫時的不潔，還是永久的不潔，說她是個神秘的人，有一種超自然的能力，却不是女權低落的原因。還對於她的丈夫有一種秘密的力。當我住在摩洛哥，亞剌伯和伯爾伯（Berbers）鄰人家裏時，我常爲婦人傳給男人的迷信恐怖所激動。據說她們擅長魔術，常有機會來損害丈夫。她們在預備食物給丈夫喫時，很容易施行她們的魔術。例如，妻子只須割一小片驢耳放在食物裏。喫了這東西，丈夫便要變成驢子，她說的話他還不敢不依，於是妻子成了屋子裏的主人。我又相信男人所以不把結詞教給婦人，便是爲了怕她們超自然力增大的緣故。在亞剌伯的沙漠裏人們也怕他們的婦

人『用狡猾的壯陽藥和毒酒』在達霍美（Dahomey）『妻子拜物神時，丈夫不能加以責備或干涉，就是平時用棍子也是危險的。』婦人，尤其是老婦，常被人認作是熟練於魔術的。在古代的亞剌伯巴比倫和秘魯，還有中世紀及其後世的歐洲，女巫總比男巫要多、在南西伯利亞的陶斯克（Tomsk）女巫也比男巫多得多。在夏司提克（Shastika）差不多信黃教的人都是婦人。男人最怕婦人的咒詛。在摩洛哥據說女先知咒詛人的災殃比男先知還要大。據希伯來經典上說，婦人發怒可以破壞房屋；反之，上帝的祝福也要婦人纔能得着保證。我們讀馬耷的教律：——『婦人一定要被她們的父親，弟兄，丈夫，和表親所尊敬，如果他們想得自己的福祉。尊敬婦人的地方，上帝也歡喜；如不尊敬婦人，也不能得着福祉。婦人如果憂傷，全家都要死滅；快樂的家庭是可以興旺的。男人如果詛咒女人，應該死滅，彷彿被魔術破壞一樣。因此，找尋自己福祉的人也應該在假日和節期用裝飾衣服和美食來尊敬婦人。』納兒族（Gaelic）的俗語說：『惡婦的靈魂雖不能得着拯救，她有所求總可以如願以償的。』因為人們相信婦人有魔力，咒人必驗，所以常有人到婦人處去避難。在摩洛哥的各族，尤其是伯爾伯和耶伯拉（Jbala），男人接觸婦人，便可免受別人迫害。平原的亞剌伯人這種風俗巳經沒有了；大約由於蘇丹政府將這習俗革除了。但在比脫隱族（Bedouins）的夏瑪（Shammar），『婦人能夠保護許多人，甚至一營人』，在塞開斯（Circassians）『生客常委託自己給婦人保護。口觸着妻的胸脯便算是有了血統關係，那怕他是仇敵，甚至於是同族的謀害者。』白勒紀司（Bareggs）的居民直

對現在還保存着恕罪的舊俗。只要那犯人向婦人求獲得了許可，即可無罪。

還有一件事要說的，便是許多文明人對於已婚的婦人之克服。我們注意到古代的文明，父親管理子女的權柄是絕對的，當國家的勢力微弱或破壞時，由種族制變而為家族制，本來是種族有權力的，現在變而為父親有權力了。這種方法也有關於已婚婦人的身分。丈夫對於妻子的權力是與父親對於女兒的權力有密切關係的；因為父親將女兒嫁出去，他便將這權柄交給女婿了。

反之，在近代文明的社會，我們看出，父親的權力逐漸低落，丈夫的權力也逐漸低落了。但已婚婦人的逐漸解放却有各種原因。生活愈變愈複雜，婦人的地位日益擴張；她們的勢力由家庭生活擴充到社會生活。她們有溫柔的特性，加之現在受過教育，便愈加為人所尊敬，終於宗教上對於婦人的制服變而為婦人對於丈夫的制服了。

春宵

鍾敬文

哦，我說不出的歡快……
久不曾見
這樣明妙的春宵！
霽月幽空，蒼網沸如潮，
那深處明滅着的一支紅燈，
可不怪像我心之火苗的顯照？

冷風掀我衣袂，
夜卻不容久停，
歸來了！
歸來到這牢獄樣的家庭，
也沒有月明，也沒有蟲聲，
可也沒有那惱人的清冷。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新書

婦女問題十講

三版　本間久雄著　章錫琛譯　一元

本書廣引愛倫凱，愛理斯，加本特，倍倍爾，建加鋭爾，愛須林娜，馬卜生，蕭伯納，惠爾斯，潑爾山頓及其他歐美諸名家的學說，究明婦女問題之世界的傾向及其經過，關於參政問題，家族問題，戀愛問題，婚姻改造，自由離婚，產兒制限等各種重要問題，一一加以闡明的敘述，犀利的論斷，實在是這方面最高權威的著作。

性的知識

再版　美國格濃孫著　方可譯　一元

性知識的書籍，市上頗爲流行。但其中可分兩類：一是帶有猥褻性的，一是帶有誘惑性的，讀了這兩類的書，結果都非常之壞。本書竭力矯救這弊，對於猥褻無知，神經化的因襲，加以猛烈的攻擊，久被世界認爲權威的著作。全書分男女兩部分，共計六十四章，對於青年男女應有的性的智識，無不詳細說明，洋裝布面，平裝金字。

性的故事

韓勃說夫人著　松濤譯　精裝一元　平裝六角

這書從植物動物起到文明人類爲止，詳述關於戀愛，結婚，生殖，爲親的一切事情及各種奇異的方式，使少年讀者好像讀到極有趣味的科學故事，絲毫不覺得她在談那許多人認爲奇異神秘的性的事情，不但可得到正確的性的知識，並可養成純潔的觀念。

加本特戀愛論

英國加本特著　樊仲雲譯　精裝一元　平裝五角

這是一部現代世界的名著，其價值可以無須贅述。現在樊仲雲先生根據原本，並參照日本山川菊榮女史譯本譯出，可稱目前最完善的譯本，與舊出根據日文的節譯本完全不同。

結婚的愛

六版　斯托潑夫人著　胡仲持譯　精裝一元　平裝六角

本書各國都有譯文，其價值之偉大，久爲世界性慾學者所公認。已訂婚的讀了此書，結婚以後，一定能夠美滿甜蜜的生活下去；已結婚而不和睦的，她也能替你想了一個恢復愛情的完善方法。

婚姻的創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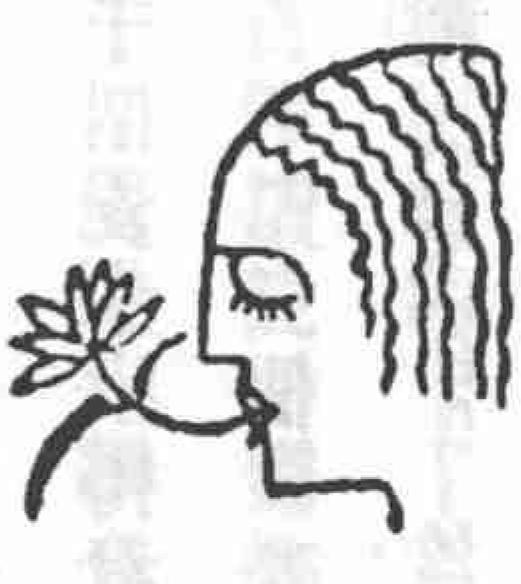
德國倍倍紐斯著　周爆昭譯　三角五分

大家都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這是由於不知戀愛藝術的緣故。婚姻應該由我們自己手裏去創化使其成爲一個春光滿佈的樂園。這本書便是給予這種指示的。

自由的女性

美國高德曼著　盧劍波譯　五角

著名安那其主義者高德曼女士原著。其中關於戀愛，結婚，賣淫，婦女參政諸問題，都有極詳細的討論。我們要知道安那其主義者對於婦女問題所抱的態度，不可不讀此書。



結婚年齡與幸福

好耐兒哈脫 Hornell Hart 著

朱紀森譯

吾友某君，年十九歲，體質堅強，本年六月卒業高等學校；擬秋季入某東方大學校肄業。在暑假期內，他執役於某濱海的旅館。在那裏他遇到了一個美麗窈窕的十八歲的女子。彼此發生了熱烈的戀愛。現在他們快要結婚，但婚後的新家庭是全賴着他們去工作來維持的。他們對於這結婚的問題，頗有趣味；并且深信將來能够得到無限的愉快。但是他們究竟能得着愉快嗎？

我認識一個有財的男子；他是一個商業介紹者，年近半百而未婚。一天他和一個廿五六歲而活潑的女運動家跳舞。此後他們就發狂似的戀愛起來；而且他很信他已尋到最後的伴侶，她也具着同樣的想念。但是他們的結合究能給他們幸福嗎？

假使以上的兩對中之任何人對於他們的結婚去求科學上的判斷（這似乎他們是不會去的），自己問道：「我們應該結婚麽？」他們所得着的答復，大概就如下面的言語：

「處於這種情形之下的結合，實好似一樁極可怕的賭博；勝利是決不會向你們的。你們的結婚，倘若碰在巖石上面，結果總是離婚和痛苦。」

以上的答案決不是像算命先生預測人生的運命；既非根據於星家之說，又非打「撲克」的抽籤；却是根據着二千餘美國人結婚事件之眞確分析而所得到的科學結果。那些結果經過四次確實的調查，顯出男女兩性結合的愉快，大部分是繫着兩者結婚的年齡而定；并且從新娘和新郎的結婚年齡方面一看，就可以很準確的預言兩者婚後的幸福是怎樣。結婚年齡自然不過是影響男女兩者結合後的幸福的原因中的一個；除經濟和社會環境以外，生理，智力，和情感的特性却也占據其中的一部；但是根據調查的結果，「年齡」確是一個頂要的原因。

第一個調查是麥克克萊斯脫女士 (Miss M. E. Mcchriste) 和我在霍富曼法官 (Judge Charles W. Hoffman) 指導之下，從阿哈阿州 (Ohio) 的新新納脫 (Cincinnate) 城中一百件離婚案子中所得來的。例如：從這些案中所得的結果，可以看出一個女孩子在二十歲以內和一個較長於她六七歲的男子結婚，結果她總是要比另一個女子和一個年齡相若的男子遲結婚的容易離婚。

第二個調查是著名社會學家大衛博士 (Dr. Katharine Bement Davis) 所研究的。他從一千個女士中得着極秘密的答案，內中有一百十六個說她們的結婚是不快樂的。

第三個調查是勒却夢 (Mary E. Richmond) 和好爾 (Fred S. Hall) 二氏，第四個是許爾 (W lmer Shields) 和我在菲爾特爾菲亞 (Philadelphia) 城內從一千件結婚的事實中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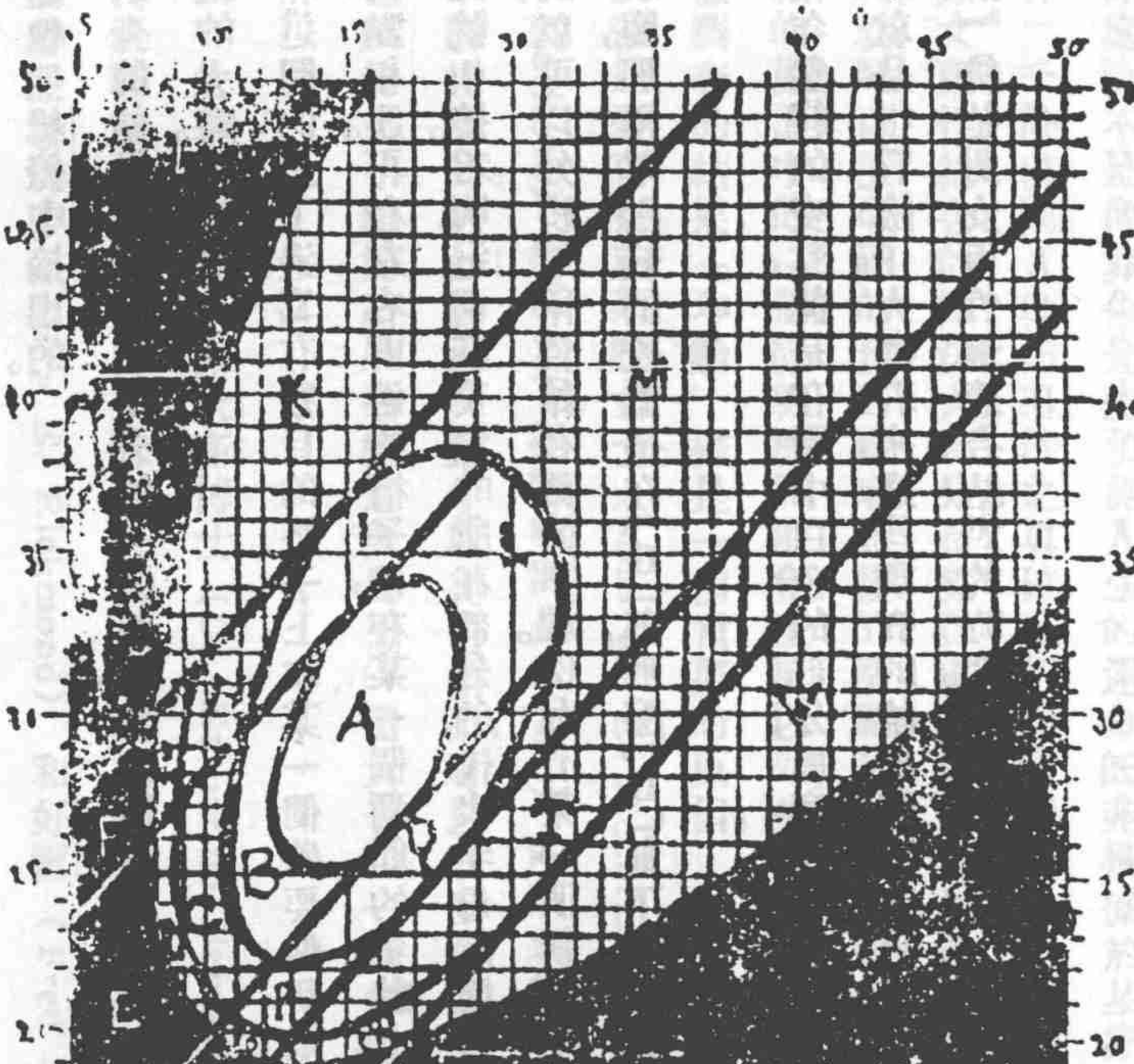
析出來的——其中有五百件是關於男女兩性間因種種困苦而控訴於家庭事件法庭的；其餘的五百件是從結婚執照紀錄中摘出的。

用這些調查的結果，可以發出下列的一張圖來。看這圖上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任何兩性在任何年齡婚後結果的大略。

觀閱法：在這圖的上下邊寫有數目的格子上，在某一個將要做新娘的年齡上，做記號兩個；畫直線一根，將這兩點相連。再在左右兩邊的格子邊，在某一個新郎的年齡上，做同樣的記號；畫平行綫一根，將這兩點記號相接。看明這兩綫交點的所在部分的代表字母，然後再去向圖後的說明中尋着這字母下的解說，就可以知曉這兩性結合後的幸福。例如：有某一個新娘，年十九歲；和某一個新郎，年二十二歲。依法看圖，那兩年齡綫的交點是在「D」部，那麼「D」部下的解說就是：『十分危險，兩性都太年輕了。』

注意那兩年齡綫的交點，倘是在圖中白色的部分，那麼那男女兩性的結合大都是愉快的；倘在黑色的部分，那就是很冒險了。大概看來，這些調查的結果顯出『男子最宜在二十九歲娶，女子最宜在二十四歲嫁。』總是男女兩性最適合結婚的時期。

新郎的年齡



新娘的年齡

解說：（A）美滿。（B）不甚美滿；倘若不放心，最好再等一二年。（C）危險；再等幾年。（D）十分危險；兩性都太年輕了。（E）極其危險；等着罷。（F） 大概是要離婚的。（G）較「F」稍不冒險點子。（H）女子年紀太小了；除非因別方面的情形——如情感智力等——相等可以配合；否則就很傻了。（I）倘使因別方面相等而配合的，那就有很好的希望。（J）大約是痛苦和離婚。（K）倘使兩性因別方面而極其相合，那麼他們的配合有成功的希望。（L）有良好的希望，雖然他們是等候得太久了。（M）平常。（N）無甚希望。（O）兩性的年齡都太輕了；至少再候四年。（P） 男子的年紀太輕了；須等候一二年。（Q） 好希望。（R）很少的希望。（S）稀少的希望。（T）倘若因他方面有相合的地方而配合，那麼或許可以得着成功。（U）兩性的年紀相差得太遠了，差不多可說是無望。（V）較（U）稍好些。

贈蝶與Frank

A. D.

親愛的Frank！
我今把牠贈與你：
牠是「愛之使者」，
牠要把我倆的心兒繾綣！

親愛的Frank！
我今把牠贈與你：
牠將探知了你的秘蘊，
告訴你，我的心意！

親愛的Frank！
我今把牠贈與你：
只因爲我就是牠——
牠就是你！

二三，四，七，東山。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新書

婦人與社會 德國倍倍爾著 沈端先譯 三元五角

本書久被認爲世界的名著，作者用了非常豐富之歷史的事實，闡明婦女在過去現在之社會的地位，並斷定將來婦女問題的解決，不得不與社會問題的解決一致。引證該博，論斷犀利，各國都有譯本。譯筆忠實流暢，爲國內譯書界所僅見。

女人的故事 英國番治著 胡伯懇譯 六角

女子歷來受着非人的待遇，過着非人的生活，直到現在，還是這樣！但世界畢竟是進步的，女人將漸漸由非人而成爲人，且努力向人的路上前進。這本書所敍的便是幾千萬年以來女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和他們進步的痕跡。

新性道德討論集 章錫琛編 五角

陳大齊，章錫琛，周建人，的關於新性道德的討論文字，並有魯迅，顧均正，許言午，君評的附論。書中於戀愛，婚姻，貞節，多妻等問題解析十分周詳。再版重加增訂，又加入名文四篇。

與謝野晶子論文集 與謝野晶子著 張嫻女士譯 五角

與謝野晶子是日本唯一的女詩人和女批評家，本書由張嫻女士搜集其論文二十篇，爲忠實的翻譯，篇首有譯者特撰序文。

性與人生 周建人著 四角

性與人生之關係，在我國素被忽視。本書爲前婦女雜誌記者現自然界主編者周建人先生撰著，對於兩性的進化，戀愛的起源及發達，女性的本質，二重道德之不合理，以及性與社會主義之關涉等，都用科學的態度，作公正之探究，爲研究兩性問題者所必讀。

男女關係的進化 法國脫多諾著 衛惠林譯 近刊

這書由動物的婚姻與家族講到人類的亂婚，一妻多夫，一夫多妻，賣淫，蓄妾，亂倫，離婚等項。關於阿拉伯，埃及，墨西哥，波斯，印度，希臘，羅馬，中國，蒙古，歐洲，美洲，非洲的婚姻制度，都詳細講到。

家族制度史 美國顧素爾著 黃石譯 近刊

本書從原始時代的家族制度講起，再敍到希伯來，希臘和羅馬的父權家族。更接續着敍中世文藝復興，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一直敍到現代，將家族制度源源本本的敍得詳細無遺。

性與遺傳 英國陶爾著 周建人譯 近刊

本書用最簡單的言語來說明關於動物和植物性的主要事實，並且連帶的指出兩性生殖的作用和效果。共計六課：一二課論植物的性的進化，三四課論動物的性的進化，五六課論遺傳。

南印度的婚俗

顧均正

南印度的婦女對於丈夫的選擧有許多奇特的方法。例如加謁人（Kallans）中有一種風俗，在行Märtupongal祭典時，將許多用柳子樹葉來做成的綵球，和包着銅幣的布袱，繫在水牛的角上，然後擂着扁鼓奏着其他的音樂，把他們嚇走。凡是某個少年人能夠安然解去了一個女郎所選定的水牛角上的布袱，便可以做她的丈夫。庫耳格（Coorg）人結婚，須要試驗新郎的體格，其法用六段香蕉樹梗來直立在地上，如果他能夠將每段樹梗一刀斬斷，便算合格。

在山居的迸達坡査人（Bonda Porias），更有一種簡單的擇夫的方法。他們在地上掘了許多深坑，這種深坑在寒冷的天氣，往往有小孩子在其中度夜，因爲地底下是比較的溫暖。到了春天，凡是村中待嫁的女孩，都羣集在其中的一個深坑裏，少年人都可以跑去向她們求婚。要是一個女孩拒絕了，便再可以去要求別的女孩。還有一種選擧的方法是這樣的：一對年靑的男女同到荒棄的叢葬中去，點了一個火。女郎拿了一個燃着的火把，放到男人的背上。要是他狂呼痛叫，那末他是失敗了；否則，他們的婚約便立刻成立。

在居住於叢莽中的那也提人(Nayādis)，一個女孩達到了結婚的年齡，便坐在一個用樹葉子來蓋成的茅舍裏，村中的少年男女在四周唱歌跳舞。男子們拿着棒，從茅舍的牆壁裏插進去，如果誰的棒被那女孩搶住，就做她的丈夫。

在山居馬杜發人(Nudovars)中行着一種類似試驗結婚的風俗。當一對少年男女訂了婚約之後，便一同離開村子，到一個山洞裏去同居幾天。在他們回來之後，如果他們同意仍舊結爲夫婦，男子便給了女子一隻手鐲，一塊布，和一個竹梳。如果他們在山洞裏同居的情形，不很相得，那末不論那一方都可以自由地另選伴侶。

有些族中，通行着所謂「管家壻」(House Soninlaw)的風俗，一個男子在未婚以前，須替他將來的岳父做一時工作。不過在近來，也有以金錢代替服務的。

空特哈人(Kondhs)在婚禮中用一種假戰的形式。新娘的隊伍與新郎的隊伍在村子的邊界處相遇，手裏都拿着竹竿。新娘村子裏的少女用竹竿，石子，泥塊來襲擊新郎的隊伍；兩方各自繼續爭戰，一直攻到了新娘的村子中，然後兩方各自住手。新郎的舅父就將新娘抓住，同回到新郎的家裏。

在這里，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在空特哈婚禮中，把新娘帶走的，乃是新郎的舅父。因此我們可以推想，他們雖用假戰的形式來奪取新娘，卻並不是我們普通所知道的「掠奪結婚」的殘留的痕跡，而他的起源是在他們所通行的階級的規律，就是一個男子須要娶他的舅父的女兒爲妻。就是在不

進行這種規律的地方，舅父在結婚儀式中也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在進行以上規律的地方，有時候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娶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甚至有些妻子竟把她的丈夫抱在衣兜裏像母子一般的。

有時候，一個女孩子可以先和她的公公同居，然後等待她丈夫的長大，而在那時候生下來的孩子，即作為她丈夫的孩子。

山居的克納文人（Kunnuvan）有一種習俗，叫做「守家」（Kuping up the House），凡是男人沒有兒子只生女兒的，那末這個女孩就不能夠出嫁，因為這樣，他的家庭要絕代了。但是她可以嫁給家中的一根門柱，她的腕上帶了一雙銀鐲，以為結婚的標識。但是她被允許和她同階級的男人結識，要是她生了一個兒子，他便可承受她的遺產。

娶一個三次改嫁的婦人為妻，在婆羅門是視為極不祥的。破除這種不祥的方法，是行一次假結婚，由寡婦用一塊結婚韋來縛在一棵被象徵為太陽的阿卡（Arka）植物上。然後將植物斷下，再行真的婚禮，因為這一次結婚，可以當為是第四次了。又凡弟兄衆多的人家，結婚須要先長後幼，如果做長兄的，除了殘疾或因別種事情而不能結婚時，那末他可以先和一棵香蕉樹結婚，這樣便可以介他的幼弟們有結婚的機會。凡男孩生時，如果他的兄長已有兩個夭折的，須將他的鼻環放在一棵香蕉樹上，到了他結婚的時候，便把香蕉樹砍去。

在奧立耶(Oriya)鄉間的幾個階級中，一個女孩如果在成人前配不到丈夫，便嫁給一隻象徵太陽的黃銅器，或則舉行一次假結婚，新郎用一個老人或一支箭來代表，也有用薩海達樹(Sahāda Tree)來代表的，樹身四週圍着新的布，上面放着一張弓和一支箭。

在塔密兒('Tomil)鄉間，一個坎巴拉(Kanabla)階級的地主，通婚只限於下一階級中的婦人，在行結婚禮時，新郎並不親身到場，而用一把七首來做代表，當七首一到，就把結婚章掛在新娘的頸間。同樣，在幾個馬拉文(Maravan)的地主中，新郎用一根棒來做代表，送到禮舍中定婚。

弟兄同妻的風俗，在都達人(Todas)中至今還很盛行。一個女孩做了某男孩的妻子，同時就做了他所有的弟兄的妻子。在今日；差不多每一個階級中的女子，其丈夫全是弟兄。雖則也有例外，但總是她丈夫的同輩的親屬。都達人多夫制中最有趣的一種情形，便是輪算誰是小孩的父親。照社會的和法律的意義而論，為小孩的父親的須要在懷孕的第七月舉行一種儀式，並在行禮時用一張假弓和一支假箭贈給那個婦人。如果她的丈夫都是弟兄，通常由最年長的哥哥舉行這一種儀式，而為小孩的父親，但若弟兄們住在一起；那末其餘的弟兄也同時都被認為父親。要是她的丈夫們不是弟兄，那末這個儀式便很屬重要了。在這種情形時，誰行儀式的，誰就做父親，他不但是將生的小孩的父親，還是以後所生的小孩的父親，直到另外一個丈夫也舉行這種儀式時為止。

多夫的風俗以前在西海岸非常盛行，而女性承繼律便自此起原。雖然這風俗在現今可說已經

消滅，但還留這一種殘留的痕跡，卽是所謂"Tali-ketto Kalyānam"（繫婚章的結婚）的，奈耶爾人（Nayars）和許多其他階級的人，在女孩未到成年時，至今還行着這一種儀式。這種儀式的詳細情形視所在的地方而異。一種形式是由ㄥ個代表新郎的男孩，同了一隊男子，拿着刀槍楯牌，跑到結婚的茅舍裏去。他在那里用一塊婚章來繫在新娘的頸間，然後同他退回到一間陳設雅緻的室中，在那里相狎三天。到了第四天，他們攜着手，到池子或河裏去洗一個浴。他們回去之後，女孩呈上食物來給男孩，他們分喫着放在同一張葉子裏的肉類。然後他們跑到婚舍裏，用一塊布來撕成兩半，表明這一對少年是已經離婚了。如其在中產的家庭，他們辦不起這樣浪費的儀式，女孩的母親便塑了一個泥像，像上飾着鮮花。然後當着偶像的面前，替他的女兒懸掛婚章。據推測，這一種風俗乃是彷模一個 Dārca—dāsi（卽名爲嫁於神佛；賣妓女生涯的舞女）之奉事神明的習俗。

以上說的是南印度婚俗的大概情形，現在我們再來說說關於他們所通行的結婚儀式。

印度人結婚的標記，和基督敎國的結婚指環相似，是一件金質的裝飾品，叫做"Tali"或"bottu"（婚章），這東西是戴在新娘的頸間。有幾個階級，是用一串黑的頸練，或一條用薑黃來染過的綫來代替。薑黃在印度的各種儀式中，是一件極重要的用品。用薑黃來搽面的習慣，在印度婦人是非常的流行？並且他們相信牠可以延長她們丈夫的壽數，所以常用薑黃水來洗浴。又在印度相傳着一種迷信，叫做「惡眼」（Evil Eye）的，意卽有人能以惡眼相看，而施其害人害物的手段。要免去惡眼的作

弃可用一杯薑黃水混着別的東西，放在新婚夫婦的面前搖蕩一回，然後他們互相將薑黃水傾在對方的身上，洗了一個浴。

在各個階級中，婚禮的最主要的部分是用一條染有薑黃的紗線，或特哈巴（Dhaba）草來將新夫婦的手縛在一起；或是迺結他們的手或小指，而用淨水來澆上去。有時候，他們的手互相握着，放在他們的舅父所持的一塊布底下。在山屋的貝達加人（Badagas）的一節婚禮是這樣的，新娘的姊或妹在杯子裏盛了些米與牛乳，新夫婦就把手指連合地投在杯子裏。然後他們拿了些米，各在對方的嘴裏餵了三次。

在忒羅哥（Telugn），卡那里斯（Cararese），和奧立耶（Oriya）鄉間的人民，通常用一個幕來將新夫婦隔開，新娘用些米或鹽來撒在新郎的頭上。有時候將新夫婦的馬衣的末端，連合着打成一個結，其中放了些米，檳榔葉，檳榔子，貝殼，或其他的物品。

在婚舍中立着一根所謂『牛奶柱』的木樁，木樁是用杉樹或別的樹來做成的。木樁上縛着芒果葉，稻子，一個用布包着的四阿那貨幣，和與新夫婦腰間所繫相似的腰帶，或其他的物品。

罐子在結婚儀式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據說牠們是代表三百三十兆下級的神靈的，因此有些婆羅門在行婚禮時用了三十三個罐子。有些地方在行結婚禮的時候，村中製罐的匠人造了許多的罐子，最大的周圍約有十二呎左右。這些罐子，做新夫婦的須要對牠們禮拜。在各種奧立耶的階級中，

常用一個罐子，向七家人家討得些淨水，拿去掛在婚舍裏，或是用許多的罐子，一一疊在婚舍的四角和中央。或是用一個貯着薑黃水的罐子，放在婚舍的中央，而叫新夫婦用這種水來洗浴。

還有一種普遍的風俗，就是播九種種子，或種在小瓦罐裏，或種在從蟻垤上掘來的泥土裏，他們以為這是神聖的哥白拉蛇 (Cobra) 的居所，有幾個階級在結婚的時候，往往備了牛乳椰子等祭品，對牠膜拜。在婚禮的最後一節，常把將要發芽的穀種，拋在池子，河流，或海裏。在有些從事耕稼的土人中，命新娘走到長着果苗的地方，那裏預先備有一個象神庚尼薩 (Gonēsa) 的像，還像經新娘祝拜之後，即被毀去。

在有些婚禮中，薙髮匠是一個重要的角色。他替新郎剪脚爪，修面孔，在那時候所用的水，常用牛乳來代替。他又用剃刀來觸着新娘的額，用一張雕有牛乳的芒果葉(此物寓有吉祥之意)來觸着新娘的足趾。有幾階級，薙髮匠於婚禮中幫助料理種種事務，並且由他把婚章繫在新娘的頸間。在林加耶 (Lingayat) 堪那提英人 (Kannadiyans) 的婚禮中，薙髮匠所做的勾當是很不容易的。他先用了些清淨的牛油，澆在新夫婦的頭上，然後他的頸間用一根繩來懸一塊大石子，另用一繩，一端縛在他身上，一端握在站在他後邊的人的手裏，將他像起重機這樣的前後拉送。事後即由家人送他些禮物，並一注很微薄的酬金。

有些回教徒的婚儀，是將回教徒與印度人的儀式湊合而成。例如有些達克尼人 (Dakuis

立了一根牛奶柱，新娘的頸間帶了一串黑珠，但同時他們也遵行回教徒的禮制。在一個馬拉加耶(Marakkayar)回教徒的婚禮中，舉行一種所謂婆羅門喬裝 (Brahman Disguise) 的儀式。新娘喬裝成一個婆羅門婦人的模樣，一手拿銅杯，一手拿棒，然後她一面向新郎討錢，一面敲着她的棒。

凡是因了嚴重的違叛，而被村人或族的會議所定罪時，若要重入他們本來所屬的階級、須要受種種奇特的懲罰。其中最有趣的一種，是用一隻石臼來結在婦人的前面，她的背上綁一隻貓，然後將她曳行街市，當她被石臼所拉倒，她背上的貓，便要在他掙扎的時候，用脚爪來抓她。

·在南加那拉 (South Canara) 的柯拉加人(Kovagas)中，在河邊上結連地造了七所草屋，草屋前堆了幾捆乾草，然後把乾草點着了火，叫草舍中的犯罪者從熱灰中逃出來。柯衣 (Koyi) 女孩如果與低階級的男子相配，須用一隻燒熱的金針來烙她的舌子，並且穿過七個用棕榈葉來做成的拱門，這種拱門在事後即行焚毀。

坎那里斯 (Canarese) 的開比亞英人 (Käppiliyans)，對於與別階級的男子結婚的犯罪者，只將她驅逐出她所屬的階級，而當她死了一樣，並且用她的一件飾物來替代她本人舉行了一次嚴東的喪禮，然後把這飾物焚毀。塔密耳 (Tamil) 的巴力凡拉讀人 (Parivārams)，對於與上面同樣事件的辦法是這樣的，先用泥塑了犯罪者的像，然後用針刺了牠的眼睛，而將牠擲在村子之外。

奧立耶的萊佛洛人 (Ravul) 如果虐待或背棄他的妻子，有時候由階級議會處他一個奇特

的懲罰。他被罰在一隻魚簍底下，他的妻子坐在頂上。然後用五瓦罐水來澆在他們夫婦的身上。這個辦法，乃是模仿他們對於喪禮的階級的風俗。因為一個死屍在擡到火葬場之前，須要在他身上澆了五罐子的水。

要證明犯罪者的冤屈，須經過一種試驗的審判，其法：由犯罪者伸手到煮沸的油鍋裏去撈出一個銅幣，檳榔子，或石卵等物品。要是他的手毫無損傷，就可以判為無罪，否則，他的罪案便不可移動了。

小詩

M F

一

雷雨了，
我看見她，
兩頰紅暈的笑靨。

二

她步過搗衣的聲又使我的心跳動，
一定的，又是那個姑娘擾我來了，
我愛看她，跪在水邊去照自己的影子。

三

就是你不在我的眼前，
我也是滿足的了，
我有我的眼睛跟着你。

四

放不下心的是，
遠方姊姊的零落，
與秋風蓋母親的墳墓。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新書

近代的戀愛觀 廚川白村著 夏丏尊譯 近刊

本書提倡戀愛至上主義，發表全人的戀愛觀，以戀愛爲人間的最高善，人生的最高理想，對於從來視戀愛爲遊戲的因襲的傳統的觀念攻擊甚力。原書在日本出版後，不久即重版至百數十版，其價值可想。現由夏丏尊先生譯出，可稱名著名譯。

初民的性生活 Fehlinger著 俞波譯 近刊

近代兩性關係的不合理，和一切歧視男女的法律，制度，風習，實在都建築在性的迷信上。這是婦女問題研究者所公認的。本書敘述原始民族奇怪的兩性生活，可與現代民族的風習成一種有趣味的比照。周作人先生在談龍集推薦此書，說「很有可以使道學家的反省的地方。」

中國婦女文學史綱 梁乙真著 近刊

梁先生用新的眼光來研究婦女文學，編成這一部書。他顯示給我們的是女子溫柔婉娩的情緒和纖麗綿密的文筆；是香豔風流的美人，是空閨寂寞的神話。至於引證廣博，敘述并詳，尤其餘事。

藝術概論 黑田鵬信著 豐子愷譯 近刊

黑田氏在日本的藝術界上負譽已久，關於美學藝術學的論著甚富。本書爲黑田氏最精萃之作，論述的方面亦頗廣大、所以曾轟動日本的全藝術界。豐先生用流麗的筆譯成，至少是我國的藝術界上的一朵驚人的奇卉，而略減一點荒蕪的[illegible]。

西洋美術史 豐子愷著 近刊

本書從希臘羅馬的美術講起，一直講到近代，極有系統。藝術大學專門課程以及專修科拿來作爲教本，甚爲適用。所附插圖約百餘幅，即此亦已能獨立爲一世界名畫集了。這樣精心結撰的著作，是很難得的。

羅丹美術論 韓敖譯 近刊

這書不但使中國提倡美術的人有所依據可以示人，且使能讀美術二字而不明白美術是什麼東西者得到詳確的觀念。書前有譯者長序一篇，計三萬字，詳敘羅丹的生平與作品，並附有作品年表和參考書目，分類得極其[illegible]周密。插圖有百餘幅，非常名貴。

巴黎人

學昭

我想到我不久就要出巴黎而離開這學校時，我的心又不禁的惆悵着了！唉！在這短短的一生中，多半就浸沒在這別離裏了！

學校在這些時來給了我這麼多好印象，D夫人與R小姐兩教授對於我法文上的幫助，雖然我自己覺得一無進步，但她們還是那樣鼓勵着；因爲這樣，使我不得不放棄了一切而整天的把時間安排在這上面了。現在呢，第一次的考試總算已經過去了。我所高興的不是別的，却是Virginie與Agnes仍舊與我在一個教室，我與A此後還可坐在一起。

這是一定的，離開巴黎當有不少的留戀哩！我到巴黎第一來迎接我的是一個多情的風雨，（雖要說牠無情自然也可以。）爲煩燥而疲倦的我洗塵。一夜未得闔眼的我的精神，晨風一吹，寒抖得幾乎站立不住，然而我的心畢竟是熱的，吹不冷的，我覺得輕鬆而清醒，好像半夜過里昂的看 Rhonc 河邊的燈光，燦爛的照在河岸，映入河底，月亮彎彎的升起來，帶着金色的光芒，這是兩點鐘的時光，我是永遠忘記不了這個印象的，給我不少的清醒阿！全個車廂裏的人統濃睡得沉寂無聲，在我旁邊的

婚人，懷中擁着的女孩，這時倒很清醒，兩隻烏溜溜的眼睛儘望着我，燈光十分暗澹，車子動得像跳舞，不能看書，不能寫字，甚且不能動一動，因爲在對面在旁邊就是沉睡者。我無聊地想：這是我所見的第一個法國小孩了！此去巴黎必定有更多的可愛的巴黎小孩呢！

Virginie 與 Agnès 已經不是小孩，但她們與小孩一樣的可愛。

V與A第一次與我談話時，大家用着支支吾吾的法語彼此問：「你來了幾個月了？」「住在什麼地方？」「這旅行快樂麼？」「阿！這是一個長的旅行呀！」等等話。起初大家確實很有點探訊的意思，但到第二天，第二次，第三次，漸漸的帶一點玩笑的口吻；因爲我們的教授，對於每一個學生常常要這樣問。問的時候，裝起各種臉色，有時聳肩，有時擠眼。

我與A的坐在一隻桌上，那已是上第五次課的時候了，我與她並坐，我的旁邊是一位英格蘭太太，她的旁邊是那威人 Hegue 小姐。

呀！我不知道從何寫起，雖然只這短短的二三個多月，她們實在給了我不少的消遣與興味呢，而且是每天不同的。說起A來，好比我的姊姊，不，我是沒有姊姊的，不知道怎麼的才像我的姊姊，不過，我知道她在家庭裏是一個大姊姊，她對我就自然而然用起她那對她的小妹妹的態度感情了。

早聞到校，每天總是我第一人（我的鐘比所有巴黎的鐘快二十五分）。漸漸的人來多了，屋子便暖熱起來，爲着怕冷與舒適起見，在外套裏面我穿了絲綿襖，直到太陽漸漸的曬進來時，屋子裏更暖

和了。「脫衣罷！」A對我說，她伸起手撫我的一邊面頰，說：「這很熱！」於是就把我的外氅褪去。課將完時，看我的手拿動皮夾，她就幫我拿起外氅，幫我穿，她時時刻刻的留心我。「再見！」我對她說，她照例要伸起手來扣住我的下頦，笑笑。

有一次，她拿了一盒點心來，裝置得十分美麗，綠花的紙盒，妃色的綢結，她拿給我，放在我的膝上，說：「請你喫！」我說，「我剛喫了來的。」我以爲她今早沒有喫過早點，才帶得來的，却不曾懂得她是特地帶來送我的。上完課，我看她將書一起包好，還去時，我才想到了。同時我覺得非常不安，並且在這一天，她沒有伸手扣我的下頦，只是握了手。

後來，有一次白紙裹好的一小包，她塞在我的外衣袋裏，等第一課散時，我拿出來一看，却是一塊叔可拉，裏面嵌的花生糖，我便喫了。此後常常有得帶來塞給我的外袋裏，有時是牛奶糖，有時單是叔可拉，有時喫完糖，還剩一張白的錫紙，我將牠摺得平平貼貼的，玩着，裹在一個法郎上，就好比中國的一個小銀洋。我玩着這個我所裝飾的小銀洋，對A說：「還想中國！」中國呀，中國的一切呀，我們別離已快半年了！

她是這般溫和，這般模樣的，她一直穿着那件綠色白格子的外衣，裏衣常是黑的，她的黃皮鞋，每天總是擦得像鏡子樣的亮。當她對我凝視時，我總要疑心她的眼睛是有病的，瞳孔好像貓的眼，一針一針的散漫着的。但她不戴眼鏡，這可斷定她不是有病的。只除了兩次，她令我微微的感得不高興外，

她所給我的，就是溫和得如同姊姊，體貼得如同母親。

這是我與她最初談話時的一個印象了：她拿出她的日記，要我把我的住址寫給她。寫完後，她將她的日記第一頁翻給我看，有萬國的國旗，她指着一張龍的旗對我說：『這是中國』『否否』我再三說，她似乎有點不信，後來我畫了一面旗的樣子對她說：『從前是五色的，最近改爲青白紅三色了！』她唯唯否否。我心裏暗暗地不高興，我想：『中國的革命已喧鬧了這許久了，難道連這點子也不知道？』但是，後來我也就懺悔了。因爲陡然想到，在巴黎的我們中國的領事館，大門口還掛的是龍旗呢，這就難怪她了。

還有一次是坐汽車，Citröen 公司請我們去參觀他們的製造廠。我原說不去的，我最討厭的就是坐汽車，因爲這不但沒半點詩意，並且有時因開得太快，顛簸得頭痛，像巴黎這樣一個山城，馬路蓋造得固然講究，但地勢高低不平，顛動是很利害的，我記得來時下火車坐汽車到第五區時，路中顛簸得使我只好拉住那銜邊的皮帶。美國人的脾氣總帶點汽車狂，看到電影，只叫是美國的片子，常是加進那些汽車賽跑呀……等等，這令我最不高興。但是，A再三的對我說，要我陪她去，否則她只好不去了，因爲 Hengue 女士是一定不去了的。我難以推却，只好允了。

Citröen 公司的大汽車停在恭枯爾場，一完課，還來放下書本，我便急急去喫飯，A在盧森堡園的花路門口等我，一起走到恭枯爾場，已經有許多同學在那裏了。大家拿出一張學生證，便可以不盡

別的手續上車裏去坐。

汽車開得非常快，出了北城。這是如何美妙的鄉景呀！可憐我自從僦居在這個如油鍋似的城市中，已經三個月了，其間只到了一次 Saint—Cloud 及 Champs—Elyséeset du Boi 。見到一些不自然的小山及水與樹林外，我是如何在夢想我的錢塘江呵！你看：海是這般地渺茫，浪是這般地洶湧，澎湃又這樣的柔和，雲霞又這樣的縹緲！然而這只是一個遙遠的夢了！我萬想不到巴黎也有這樣一個城腳，長着青草，好比瀏與的城似的，而且上面還躺着三四個窮苦人；疎疎落落的還有狗，人牽着在走。呵！這般美妙的鄉景呀，這該不是繁華的巴黎呀！

我還以為是看了一二處就完的，誰知道載來載去的看了五處，煤油的氣息與叫不出的臭氣味直燻得我開不出口來，路也走得很多，單在那工廠裏面觀時所走的路，已經夠疲倦了，再加上那怪氣味。領導我們的人還在前面說明，但是，我敢說，沒有一個人還能用心傾聽他的了。A屢次問我疲倦不？我說有一點，她說她是很疲倦了！車子把我們載還恭枯爾揚，天色已經暗黑，燈火闌珊，且又霏霏的飄着雨點！走過A住的路，她不進去，一定要送我，她真送我過公園邊的路，才辭了還去，又說：「今天我很抱歉的，這是一個不大好的旅行，給了你疲倦了！」我說：「這是那裏的話，我很感謝你送了我還來！」的確的，這是一個不大好的旅行，但是巴黎美妙的鄉景應該永遠的紀念了的！

Virginie 是西班牙人，而入籍美國的，所以沒有一些美國太太小姐們的痴肥習氣。她是那麼活

潑，靈敏；她的面貌與膚色是那麼地東方的。當她第一次走來與我談天的時候，A還問我這也是中國人麼？後來她知道這是她的同國人，她愕然了。

她灰黑的頭髮軟軟的飄着，領前扣着一個藍綢結，輕輕的垂着。她與我一樣的不愛戴帽子，時時挪下，拿在手裏摺成荷花似的一瓣；就是有一次，她將她的帽子摺起，拿着藏在背後問我：「這是什麼東西？」我不能答，也只好還了一句：「什麼東西呀？」

她坐在我的前一排，與一位英國的胖太太同座。我要紀着那一會，我便忍不住的想笑了。是這樣的：先生教着短短的一節故事中，有 Facteur，我想不出是郵差，她應用她那畫家的本領，畫了一個郵差，戴上一個有嘴的帽子，還畫了一條高的鼻頭，背着一隻皮袋，手裏拿了信，她在那信的旁邊寫着：這個人，他常常送給我與你的信，是我們母親寄來的。」又在那高鼻子的旁邊寫着：「這是法國人」我一看這個，便忍不住出聲笑了。我在那信的旁邊也寫了一句：「這不過是個好夢，因為我長久不接我母親的信了」，正在這時，先生却叫着問我了，我不知所答，羞慚的說了一句：「等我想，」但同學們却大家笑了，以為我這話帶有玩意的。

在第一課散後的十分鐘裏，她必回過頭來，對我談天，談得不能達意時，就拿筆寫，寫了還是不懂，於是畫，她的練習本上有着大龍蝦，寶塔，我的手，我的頭髮，我的練習本上有着海，還有一些畫得不知像些什麼的。

她屢次說她想喫一次中國飯，我就領她到北京飯店去，原來萬花樓的座位比較講究些，我想到北京飯店的口味較好，並且凡是中國飯店，就是萬花樓，照例總是擁擠着一些不三不四的留學生，沒有辦法，我領她去裏間一個僻靜一些的單只兩三個座位的桌子坐了。我教她執箸，教她捧盌，她照着我做。且說：『這是一次很好的喫飯課』飯罷，同去公園散步，她說：『非常地愛印度。』『印度的文學眞是一個寶藏』又說：

『我酷愛音樂，雖在聽着不和諧的曲調時也高興，因爲，這比讀說讒文人的著作還好些。』

Agnès 在明年四月要去非洲旅行了，Virginie 呢，明年夏天要去意大利的，雖然她們大宗還要再到法國來，但是，我們能否再相聚在這學校呢？這是不可能了，在她們還未離開法國的時候，而我巴黎要出巴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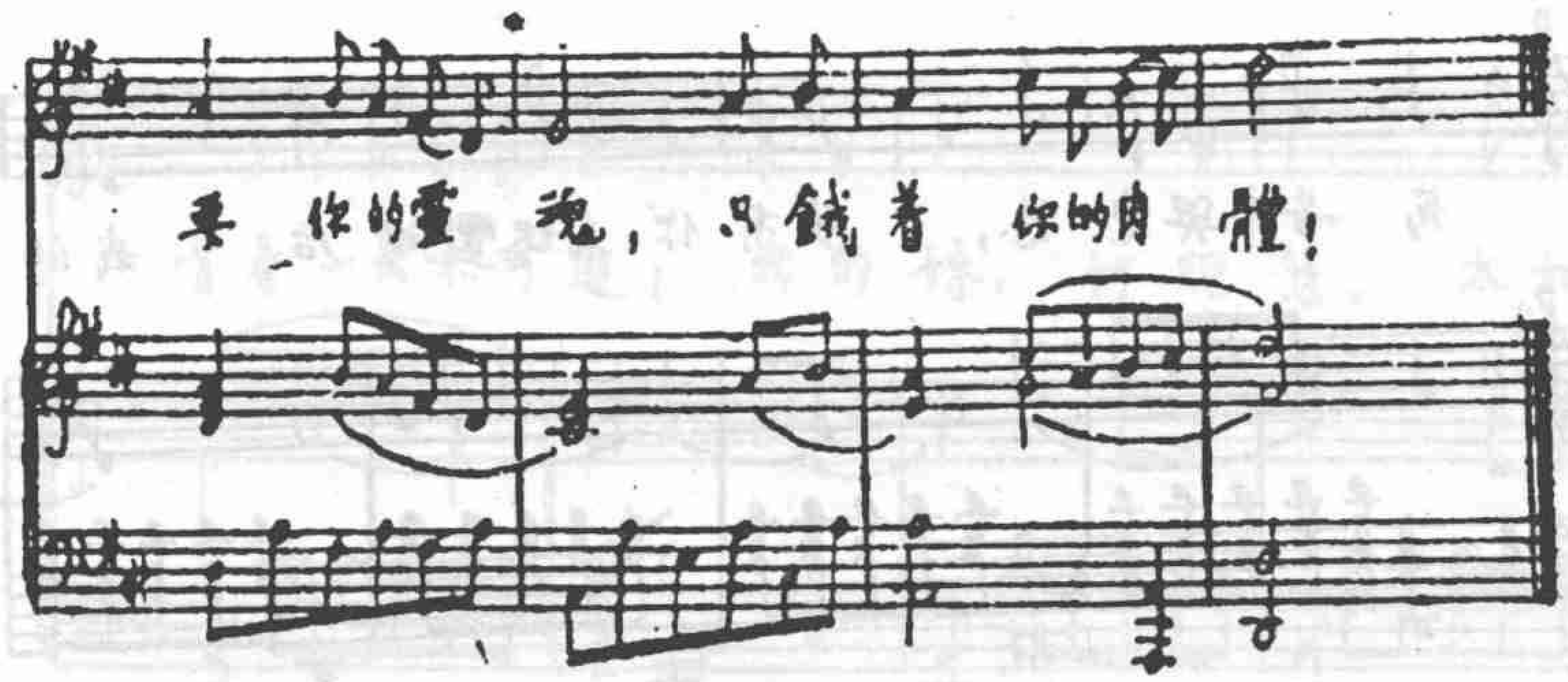
我們大家所不大高興的是那位T字起頭的太太，她的年紀大概有三十外了罷，然而她的胭脂却擦得比十八九歲的小姐們還厚，加之她那倭小的身材，瘦削的枯黃的臉色，紅得如鮮花似的胭脂覺得越加不相稱起來，我們大家出奇的想：還好比存列在玩具店裏的 Poupée 。還有坐在我旁邊的那位英格蘭太太，從她那脂粉與香水的氣味裏時時夾着一陣難堪的臭味，當太陽曬進來時更利害，有一次，我竟因之頭痛了！我常希望她離開，但是，她每天總還是來坐着，並且對我說聲『今早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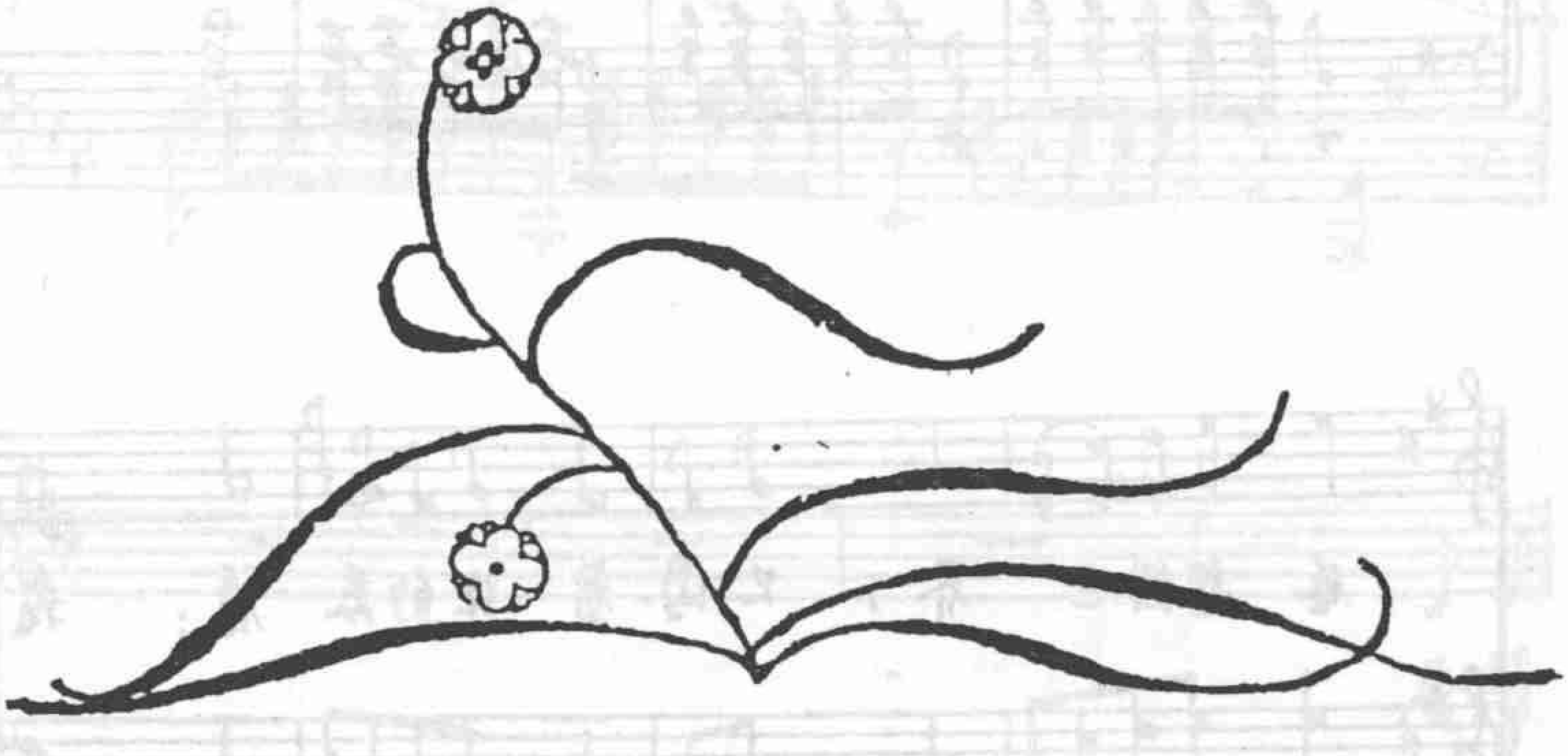
坐在V旁邊的那位胖太太，也使我得了永遠忘紀不掉的印象：大概頭髮太多的緣故，或是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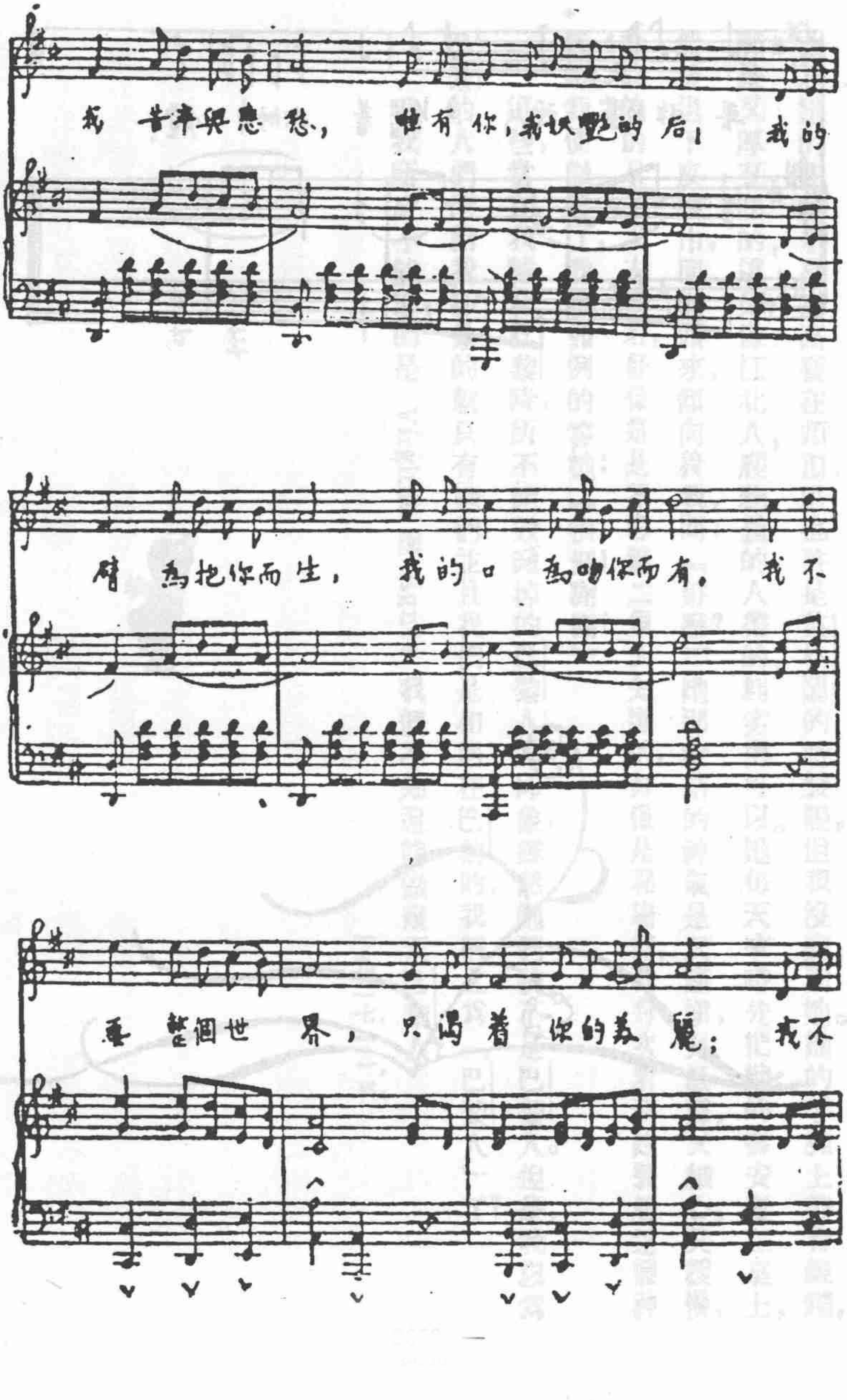
太小，她的帽子老是高高聳在頭頂，這也許是英格蘭的時裝罷，但我沒有問她。她的手腕上帶着銀鐲，那是又厚又闊的，這好像江北人，爬狗養的人帶的，粗劣得可以。她每天來時，先把她的書安置在桌上，然後退下皮圍巾，回過頭來，傾向着我，問：「好麼？」她那說話的神氣是又謹慎，又低聲，又細心，又緩慢，說時她的目光又左右看，好像這是不容第二個人知道的，好像是秘密話，我每次看到她裝起這個神氣時，我便微笑了，我也照例的答她：「很好！謝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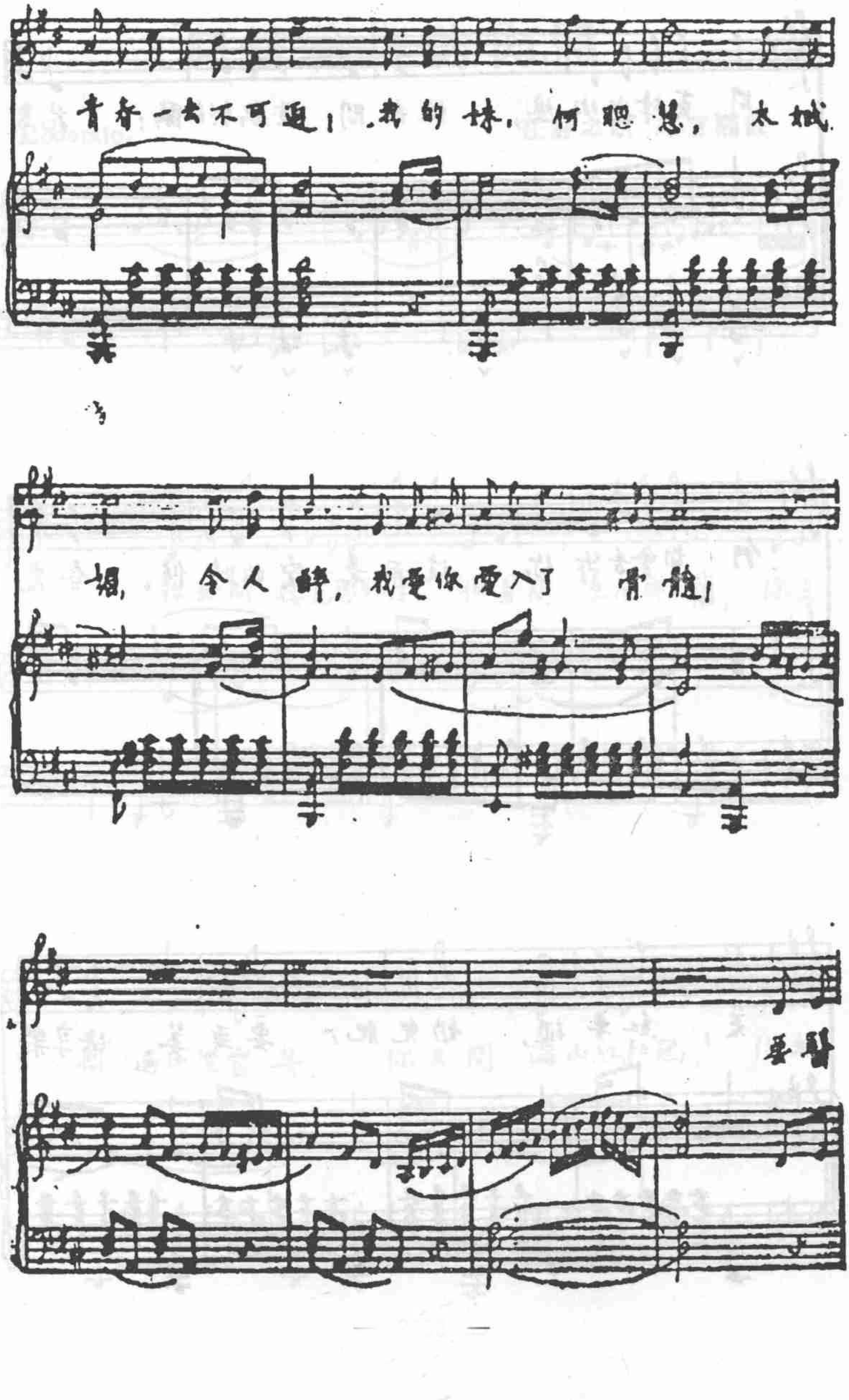
這些，當在我離開巴黎時，所不能毀滅掉的巴黎人的印象，雖然她們統不是巴黎人。但是，我以為巴黎的人們所給我印象的就只有她們；並且我們是相遇在巴黎的，我稱之為「巴黎人」了？呀！我所最不能忘的是 Virginie 與 Agnè; 我們不知還能做幾天巴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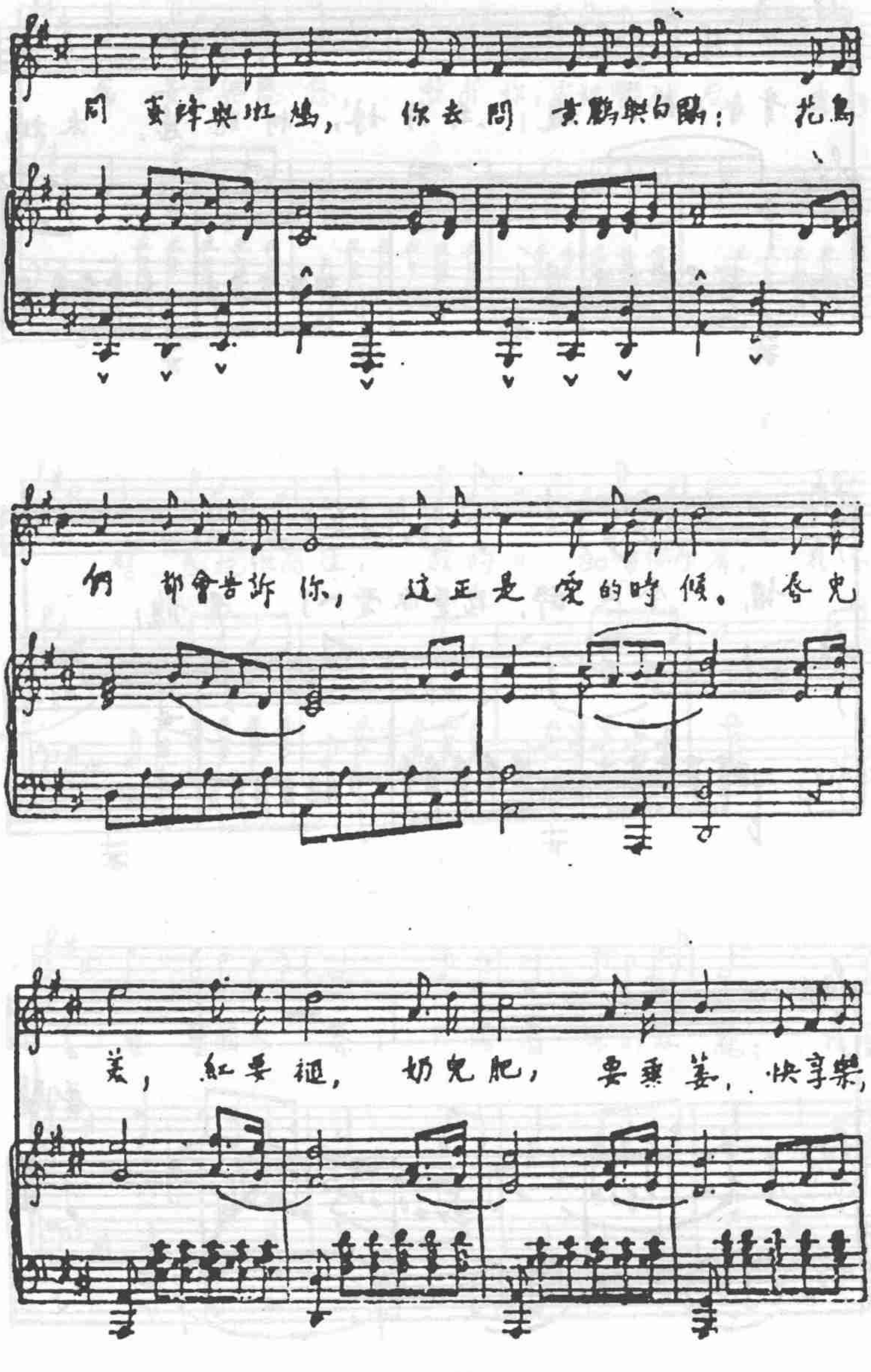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一一，五。


要 你的靈 魂，只錢着 你的肉 體！




我 昔年與悲 愁， 惟有你，我妖豔的后； 我的
臂 為抱你而生， 我的口 為吻你而有。 我不
要 整個世 界， 只渴着 你的美 麗； 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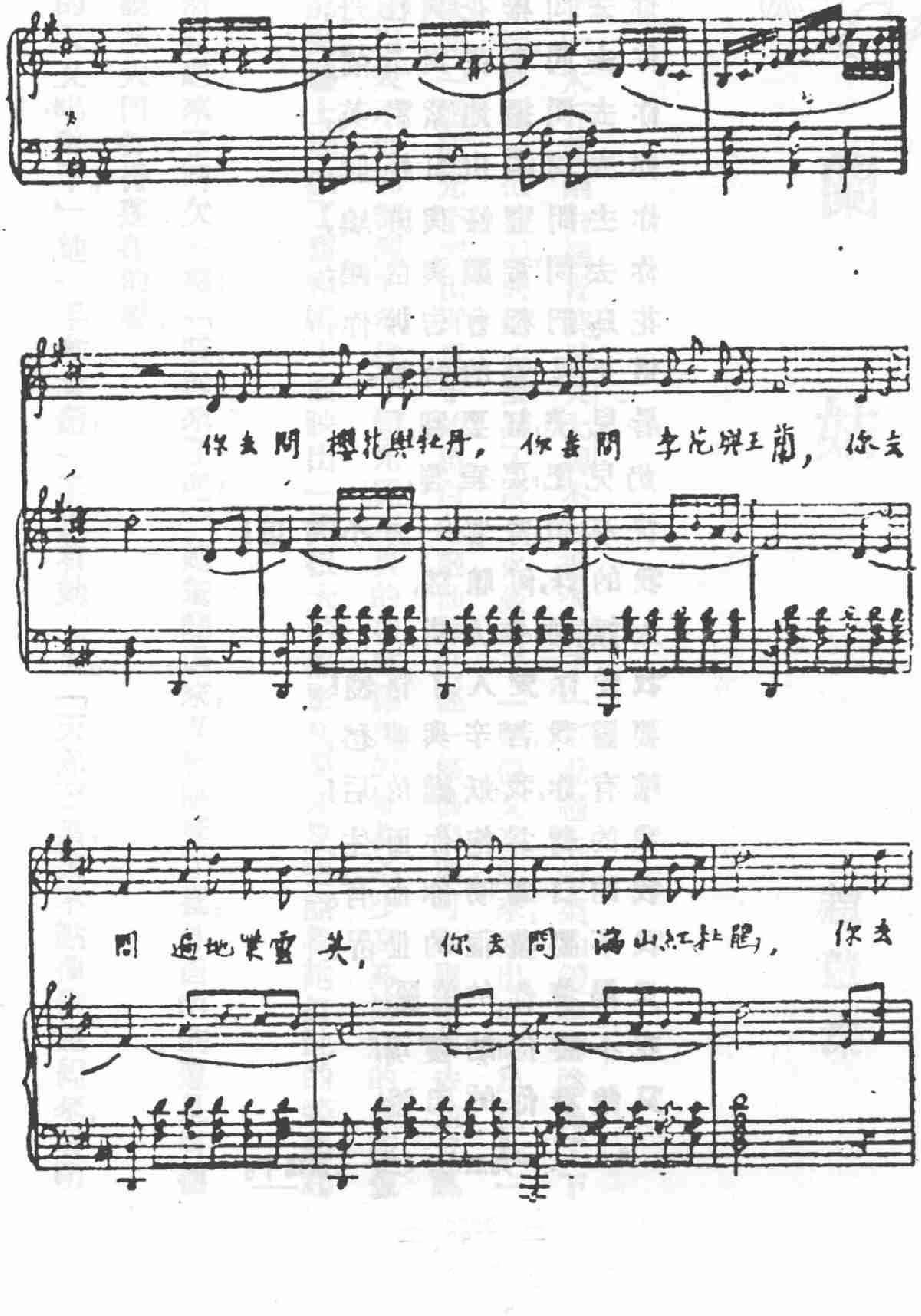

青春一去不可返！我的妹，何聰慧，太嫵
媚，令人醉，我愛你愛入了 骨髓！
要醫


問 蜜蜂與班鳩，你去問 黃鸝與白鷗：花鳥
們 都會告訴你，這正是 愛的時候。春兒
美，紅要褪，奶兒肥，要乘姜，快享樂，

只餓着你的肉體

Moderato.

汪靜之歌 邱望湘曲



只餓着你的肉體

狂靜之歌　邱望湘曲

你去問櫻花與牡丹，
你去問李花與玉蘭，
你去問遍地紫雲英，
你去問滿山紅杜鵑，
你去問蜜蜂與斑鳩，
你去問黃鸝與白鷗：
花鳥們都會告訴你，
這正是愛的時候。
唇兒美，紅要碾，
奶兒肥，要垂萎，
快享樂，青春一去不可追！
我的妹，何聰慧，
太嫵媚，令人醉，
我愛你愛入了骨髓！
要醫我苦辛與悲愁，
唯有你，我妖豔的后！
我的臂爲抱你而生，
我的口爲吻你而有。
我不要整個的世界，
只渴着你的美麗；
我不要你的靈魂，
只餓着你的肉體！

一九二七，一二，一，於臨平。

蘭姑

趙慧深

一

「一更了」木拆聲剛由屋背繞過，與大嫂不由得欠伸了一下說。檯上的菜油鐙，也陰陰烏了下去。她把眼揉了揉，拿起一把剪刀，將鐙心撥弄了兩下，火炎跳了一跳，便又亮起來，照出下面烏沉沉一隻八仙桌。從暈開一圈鐙光下，看出那桌子的黑白斑駁油漆巳經一條條裂開，可以應手起去。並且膩膩的桌面，也足以表示他那經歷的年代了。鐙光照不着的檯底，漆黑的堆着不少高高矮矮的東西，像有個鬼藏在那兒。牆上糊滿了舊報紙，上面映出一個很大的黑影在晃來晃去，隨着她打盹的姿勢起伏。

影子忽然豎起來了，呵欠一聲：「哎，回來了吧？」她驚醒過來，又把眼揉了揉，外面的狗還是吠個不息，接着就聽見大門打得蓬蓬的響。

「唉！我的天，又喝醉了。」她一手拿着鐙，一手扶着她丈夫。「天那麼黑，又不點個鐙籠回來，看明

兒掉到塘裏去！……自己在外快活喝酒，叫人三更半夜替你等門，……眞不知哪世裏作下的孽！」

他支持着醉眼進門，四處一望，便朝上首坐下，睨着個赤紅的臉，點起旱烟來，吳大媽燒了一壺茶，倒一盃過來。

「土匪又搶了一家。昨天晚上，東頭老王村裏。」他眼朝着兩扇門說。

「幾時？」她把盃子一擱，皺着眉問。

「是二更多天吧？……老王村是秦二打更。被他們綁在樹上，兩把雪亮的大砍刀擱着脖子，逼着他指到王八爺門口。秦老二哪肯說實話，把他們指到南頭土地廟裏，那知道正有人在廟裏聚賭，被他們搶進去。聽說搶了有四十多塊現洋，傷了一個人，又把廟後身一家順帶搶了。」

「怎的老王村沒設保衛團？」

「怎麼沒設！他眞要搶，保衛團有嗎用！」

「哎喲，我的菩薩！到底是些什麼樣兒人喲！」

「他還不是我們這樣，只把臉抹得漆黑通紅的嚇人。聽說有的拿着來復槍，有的擎着明晃晃的刀，一來便有三數十個。」

吳大媽搭拉着眉毛，把個頭搖得波郎鼓賽的。睡魔是早被土匪嚇跑了，只瞼下罩上大黑影逗在

「我說打更的也沒喝用麽。白花錢，一個月出二百文可不是，秦老二被他們綁住……還是到縣裏請一隊兵，我看……」

「誰道人家惦些什麽！打更的夜裏不睡覺，看見土匪來，馬上可以打鑼招呼，哪有那麽巧的事，回回會被綁在樹上。……縣裏請兵麽？趁早別提！他們要到了鄉裏，還了得！好吃的，好穿的，祖宗樣的供奉。那是堂堂正正上頭派下來的，你敢不侍候他！錢要多少就給多少，他老人家住夠了，抓幾個泥泥說是通匪。毛家村不是麽，被他們說的還在少數？臨了還把賣豆腐的禿子綑了走，說是替匪作了引線，打落牙齒往肚裏嚥哦！敢哼一聲兒！……哼！比匪還利害！」吳老大酒意已醒了一半，越說越起勁，旱烟管兒檯角一嗑，助了助威。

「爲什麽不往縣裏告呀？」

「你倒說得好聽！兵是你們請下來的，要錢拿憑據來，誰看見沒有剿匪。弄得不好，還被他媽的說一罪，下在牢裏……」

「……………」

吳大媽沒得說了，搭訕着坐下，拿起針穿補衣服。

李嫻她才抬起頭來道：「阿蘭，這妮子一天沒吃飯呢，倒在床上儘着哭！」

「這賤坯！」他忽的把頭一揚，臉漲得通紅：「我不勒死她就是好的，還有臉哭！」

「本來呢，要好一點的人也由她了。常言女大不中留，總是人家的。不過怎的會看上那麼一個窮光棍！」

「起先我就瞧見她恍恍惚惚的，就喊你防着她些兒你不聽麼，現在……好罷，果然……」

「這樣大的閨女，我那裏防得到那麼多！這丫頭生成的賤麼，我今早起來刷鍋，喊她燒火，半晌也不應聲兒。我一找人，不見了。怪道近來做事失神落尾的，敢是被那光棍迷住了！……」

「你還沒看見哪！兩人並排坐着。小義那光棍正和她商議要找高媒子向我說親。要是不成功，兩人便要逃跑。被我掩在樹後聽一個真，上去就賞個大嘴巴。……」吳老大氣咻咻的拿起烟管來，嗤嗤吸了兩口，又說：「我本想把他綁起來送到縣裏，把阿陶那賤貨用繩子勒死。又怕鬧開了壞了我姓吳的名聲……合着這小子有字兒，留在我手裏，一輩子不讓他回到柳鄉來。他如果不聽從，馬上喊出四鄰，將他綁到縣裏，先問他一個誘姦閨女的罪名，至少也有三年不見天日呢。……哼！老子是好惹的！屁到虎頭上來捉蒼蠅了！」

「真太便宜他了。但也只有如此辦法；不然鬧開了，咱們也別想柳鄉上過活啦。可巧這事還沒有一個人知道的。……這真是打哪兒說起！」她把頭皮搔了一搔。

「我一直把那光棍送到南鎮頭上。……我全打算好了，今年快快找個遠遠人家，胡亂將她送掉，省得再丟老子的醜，老子要一個不高興，一二百大洋將她賣到城裏，給人家做姨娘去，也夠我的賭本

呢。」他頸上青筋根根全暴了起來，兩隻網滿紅絲的眼，狠狠的直翻，旱烟嗤嗤的抽得一片聲響，打破沈沈的半夜。

吳大媽沒有回答。照她臉上的神色看來，似乎也沒有抗議他丈夫把她女兒嫁到這地人家及賣掉做賭本的一切提案，只淡漠的把針一針針縫過，似乎還沒有提到土匪時的關切驚心。

二

柝柝的更聲，由遠處傳來，終於從屋背繞過。

左廂已有鼾聲悠揚起來，堂屋裏鐙息了，一切全歸於沈默。

不幸的蘭姑只像僵了一樣，攤在床上，知覺力已經消失，心裏已嚼不出淒切感傷的滋味。平時一覺心酸即流的眼淚，便在眶中乾掉；像一個剛裂的心，被箭鏃插滿了，再無隙地讓血悠悠的流出。一棵柔嫩的愛苗被壓下去了。她只能呻吟着，搖搖的身軀像懸在繩子上，潛伏在黑暗中的一切勢力，像大海的怒濤，向她洶湧而來。四顧蒼茫，不容她嫣聲呼號，不容她有掙扎的餘地。

房間漆黑，窗欞間從外面映上一層灰薄的光。一更了，二更了，三更了。她的未來已斷定了，她不幸的未來已一步步向她逼進，像一個深夜待決的囚人，立在她想像的墓前，靜候死期的宣佈。

思潮像一把犀利的剪刀，在她心內攪動。她極力擯開了，卻又在腦中擠進一個個面孔，映出來嘗

中的一雙眼睛，漸漸放大起來。呵！越來越大，竟遮沒了臉的全部了。很明顯的從眼眶內溢出液體，順着流下。她難受極了！暗暗吸了口氣說：「我害了他了！」

聽！這是什麼聲音。

「蘭姊，……蘭姊，蘭姊！」

她驚得竪了起來，抑下聲音，急急的說：「小義，是你麼？」

「是我，」外面顫動而輕悄的又叩着後窗門：「你能不能開開門出來一下，蘭姊？」

急忙起來，聽了聽，對屋鼾聲仍一遞一聲的傳來。她撫了撫胸，連忙點起蠟燭，開了後門，頂頭一個頎長的黑影，在門前一晃。她正要開口。忽然旁邊「叭」的一響，嚇了他們一跳。她急忙把亮吹熄了，凝了凝神，掉身走到冷寂的老柳樹下，那影也緊緊的跟來。

「你瘋了麼？給打更的看見怎麼了！……怎麼你沒有走？」

「我走到南鎮頭上，換到天黑，才敢回來……我只要見你一面，……蘭姊，你爹沒打你麼？」

她搖了搖頭，嗓子已嚶住了，只得將頭低下。

西風是這樣峭勁，十月的下旬了。天上沒有月，只有滿天的星，把整個柳邨全埋在藍灰色的濃霧裏。塘邊蘆葦四沿的稻桿，被風括得一片聲響，秋聲淒切，鳴聲一遞一聲的悠悠傳來，牛欄裏霉出乾草的氣息。

「怎麼你沒帶個燈籠，這樣黑的晚上！」闌姑忍了忍淚擡起頭來。

「哪裏敢帶燈籠。我一路摸了來，聽着張老爹打更過去了，才敢喊你……我先藏在那邊，」小義一面說，一面指着一棵大槐樹，「合着這路黑，我摸來過兩次，不會掉到塘裏的。」他裂着嘴笑了一笑。

「哎！我的天，還有這些心腸笑呢。」她咬着牙說，淚珠直在眼裏轉。

「我怎麼不笑！」他緊緊拉住她，「眞的，闌姊，我看見你就高興。我眞想不到今晚上還能見你一面。」

「也就這一回了，以後你也再別想……」她不由嗓子又哽住了。

「闌姊，只要你等着我，你別嫁，我一定發了財來娶你。」

「我的心你難道還不知道？只要你的心不變，我死也不負你……小義，你究竟要到哪兒去？」

「我麼？……還不定。我想到P埠去，人家說只有P埠能賺大錢。」

「別想賺什麼大錢了。我哪能等你這樣久，就近些，我死啦，你也好趕回……收我的屍。」她不禁伏在他的懷內哭了。

「闌姊，怎的？闌姊，你別死！……你死我也不得活。」他也不自禁把手去拭臉上的淚，淚卻隨手流下。

狗叫了。

「你快去吧，有緣將來再見。」蘭姑一驚，忙抬起頭來，把他的手拉開。

「蘭姊，蘭姊，……我實在捨不得離開你。」他淚已經搵濕了她的肩頭。

「我又何嘗……你快走吧，你媽媽又在呼了，小心他們聽見。」

「……………………」

「你身上有錢麼？」

他搖了搖頭，她便把手上一付銀鐲子捋下來。

「不，我會去想法子，還假不行。明兒你媽問起你來，又累了你。」

「我現在什麼也不怕了。我的主意已牢牢的定了，任他們拿我怎麼辦吧。合着一條命。鐲子你爽快拿去，我現在還怕什麼。」她緊緊的嚼着牙，一口氣脫下。

「蘭姊，我帶累了你了。」他緊緊的抱着她哭。

「哪裏。你現在這樣，全是我害了你的。……快走吧，不早了。」

「你先進去，我看着你進去。」

「不，你先走吧，我不要緊。」

的確，愛是被任何所忌妒的。他們的左右，像圍繞着有無數毒蛇，吐出長舌，不絕襲來。周圍一切，都在惡勢力範圍之下了。滿天的星睜着眼向他們睥睨，河水悶濕的腥氣，陣陣撲來，似要將他們吞下。西

風也似在恐嚇着他們，緊緊的黏過去。她只披着一件夾衫，不由得直打哆嗦，一壁顫動着說：「快走吧，你。」

「不，蘭姊你先進去。」他把她吻了一下說。

挨了半天，風吹得搖搖欲墜了，蘭姑只得慢慢向家門走。走了一半，忽然又跑回來向他說：「你快走吧，今天聽我爹說，老王那裏被捉了呢。小心點，晚上……」她回頭走了，又掉過頭來輕輕的囑：「路上小心點喲，飲食一切在外面全要當心呀。……有緣咱們還可以會面。老天爺保佑，我一定等着你。別哭了，小義……對了小義，你不信我嗎？發個誓給你看……」

風聲裏面，輕飄出斷斷續續的淒慘，在黑暗中一句句傳來：

「……過往神靈聽……信男小義信女吳氏阿蘭……自願生生世世……夫妻……中途有負，雷劈火燒……」

「走吧……再見」驀然一聲，一個黑影也似的跑了。

他把心片片撕碎，撒在四處，織成漫天的密網，把世界完全罩在裏面。哀號的風聲，悲冷的蟲鳴，簌簌像淚在落下的稻田，含着悲哀氣息悶濕的河水腥氣：周圍一切的一切，無一不是他那網內的質素。

孤另另的黑影，豎在柳樹下，半晌向東遲遲移去，終於消逝。

三

光陰只是像小燕翅子一般的掠去。悠悠的一月，覺這樣日盼到夜夜盼到日的過去了。農忙已告了一個段落。人家只等下一月便好歡歡喜喜的度歲，舒一舒一年的積苦。因爲今年又不鬧旱，又不鬧水，收穫極其豐盛。除佃個主外足夠他們一家溫飽了。略好一點的人家還要醃猪醃菜醃這個那個，搖年糕，做粉團……

女人們閒下來便做針線，料理孩子，服侍丈夫，年輕好玩點的，便晚上三五聚在一堆談笑。

男子們便喂喂猪，趕着騾子磨粉。中午時太陽上來了，有的便盤個大辮子，一堆蹲在門口，晒太陽，說閒話。有時也談到了近來小發的失踪，但結論總是「發財去了，」「做生意去了。」他既是無產無家的光棍，有什麽人真的關切他呢。

從各人口中，嘖嘖的說到今年的收穫；自然是與老大頂尖的了。的確，與老大在烏陰陰的油燈下，純熟的手法，輪着算盤珠兒，面上正浮着滿意的微笑。

大約還沒有遇見相當的主顧吧？或者今年的賭本有了。他並沒有拿進一二百塊大洋，把女兒賣掉；也並沒有把她嫁到遠遠的地方去；只在醉後照例拿她來出氣，甚至於拿拳頭狠命的打她，似乎是她與他出了醜，該得這種懲罰。有時就不吃醉，也自然而然把拳頭或巴掌伸出來。

蘭姑的確行了她的意志。「我現在什麽也不怕了！」一直咬着牙，挨着承受。但床上枕頭，是可以不用洗了；因爲每夜的眼淚已足以排濘他了。近來似乎常常的失眠，像那天一樣。一更了，二更了，三更

丁，日日都可以睜着眼聽見，甚至於聽見雄鷄伸着頭，墊着脚，「咯咯」的鳴出來，窗戶從深藍泛到魚肚色。

隣居對門來她家的，總互相驚詫說：「怎的關姊兒別是有了病吧？起先那樣標標緻緻，有紅有白的人兒，現在却變成黃皮瓜瘦了。……吳大媽你也找個郎中替她瞧瞧。」吳大媽含糊着順口答應，她自己被人一提，也斷定是有了病了、確實的，近來從她吐出的痰裏也有時帶出血絲來，夜裏也出冷汗，從前是一樣都沒有的。

「死了也罷了；我不是爲小義，眞早死了，哪還熬到今天。……眞的，這寃家怎的一月了，一點音訊也沒有。……不要把我丟了，另外發財娶妻去了罷。……不會，不會的，我相信他不是這種人……要不是就有了什麽意外的了。三長四短，誰也保不住喲。……那便怎麽好！……」她自然而然的眼淚流了下來。「全是我害了他了。……唉！笑話！哪有這麽快就會回來。不過才一個月啊，再一兩個月，一定可以有消息了。他身子很壯健，一定不會有什麽意外的。」她自己又安慰自己，「病痛總是免不了的。在外面，……可憐他又沒有到這處去過，人又老實，總難免被人欺侮，……受苦受罪。唉，全是我害了他了！……」她便又流下淚來。像這樣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自相矛盾，反反覆覆的想。

在秋天沒有落盡的樹葉，現在漸漸先後離枝，打在她後窗上。或者僵了的秋蟲屍骸，掉在窗紙上面，這總使她趕忙豎了起來聽。「關姊，關姊，你能出來一下麽？」像一根銅絲顫動的聲浪，再在她耳上

漾過。於是她便嘆了一口氣，重復向後臥倒，每回都是這樣。

曉光映到窗上時，她朦朧中忽然看見他——小義背着臉站在院中。她嚇了一跳，呼吸不由得迫促起來，急忙跑到外面。一院子融融的太陽，滿漾着綠草氣息。他還是穿的黑布短夾襖，藍布褲子，緊着一根由白變成灰的汗巾，禿着頭。她搖了搖他的臂膀，歡喜得話都說不出來，只道：「你，你你幾時回來的？」他掉過頭來，果然臉都在外苦瘦了。她心裏一陣難受，鼻尖酸了酸，便忙忍住。看見他一聲不響，只瞪着眼瞧她，她又有些怕起來。……忽然不知幾時，站在河邊上了，只聽小義說，「我們釣魚吧？」便從身邊拿出一根竿子，蹲下身子。她也在他身旁邊坐下。兩人靜靜的看着水，水裏面映着他們一對影子。看兩個白鵝從蘆葉裏浮過來了，從他們影子上浮過去。影子破了！鵝浮過去，影子又完整了。奇怪！小義旁邊那影子，似乎不像。她越看越不像，簡直是另外一個女的，梳着頭，紅衣裳，望着小義的影子笑。一會兒兩人又並着頭講話。她一回頭，她身旁的他已不見了。她猛想起：「是了！怪道方纔待理不理的。我早知道他另外有人了。」一陣心痛，吐出一口血在河裏。等她抬頭看時，太陽沒有了，天漸漸暗起來，越來越暗，河裏已一片深黑。心裏一急，脚一蹬，就望河裏跳……

一驚醒來，朝陽已射到床沿。心裏迷迷糊糊，只像着夢境。幻像破了，但她還像咀嚼橄欖似的，在竭力尋求滋味。

漸漸心神沈入往事。在伏暑的午後，她洛後正着件短衫，對鏡掠着頭髮，忽聽她媽在外喊：「把布

傘進去，阿蘭。」她一蹬扭扭身子，一蹬跨出門來，見她媽洗衣桶旁，立着個少年，似乎在那裏曾見過的，散披件月白短褂，長長身材，一個彈圓臉，兩頰從黑裏泛出壯健的紅色，兩道長長濃眉下，閃着一對極靈活的大眼，瞪人黑得像水田裏游動的蝌蚪，直望她射去。她覺得臉上一熱，忙把他手裏的紙包接過來！就待回頭走，她媽道：「小義哥還要煩你一椿事……」阿蘭把包袱裏兩支藍棉線拿一支出來，倒盃茶給小義哥。大熱天，眞難爲你巴巴送來，客堂間坐一歇。」她媽儘着讓她拿線出來，看見他站在客堂門邊，便把線遞過去，只不見他來接。抬頭一看，正見他兩眼釘住他，不覺又惱又羞，低聲道：「線。」他接了，紅着臉望她一笑，露出一排粲白的牙齒。

薄雲浮在天上，高爽的風靜靜吻拂着兩旁一片金黃稻桿，正是秋收時候。人們全頂着破草帽，忙忙碌碌趕回家喫飯。她緩緩沿着隄上走，看着人三三五五過去了。有的望她笑笑，打個招呼。漸漸人已走完了，只剩她一人，徐徐在夕陽中移動。迎面一對野雀，「喳」的一聲一掠翅膀，在她身邊相逐掠過。她回頭眐眐的，不覺看住了。只見遠遠有個人，背着日光走來，開口笑了，笑道：「蘭姊在做什麼呢？」她一笑回答：「沒作什麼，……剛才從姥姥家送麵粉來，怪美的一對雀兒，我便看住啦。從哪裏來的，小義？」「從鎮裏來的。……不錯，剛想找你去哪，看同你帶來點好東西。」說着從身邊掏出一個紙包，她打開一看，一朵荷花色的通草花，旁邊還抖着兩粒亮珠子。便把眉一皺說：「你老花錢，是什麼了！我也不愛這些玩意兒。」不防他拿來望她鬢根上一插，笑道：「等明兒梳起頭來戴，更好看。」「怎麼的，動手動

脚的。」她紅着臉待掄下來，不防兩手被他握住了。「好姊姊，眞惱啦？」他嗤笑着說，「看你明兒個不梳頭上髻哪！」「你再說！你再說！」她急得兩手亂掙，把脚一頓，瞪着他，「讓你一人說去。以後再也不理你了，再也不理你了！」頭一扭，就待走。他慢慢將臂伸上圍着她兩肩，戀戀的兩眼向她釘着，悄悄的說：「好姊姊！我哪兒能忍心眞讓你上別人的轎……」

輕烟般的飄過去了。尤其是初次的印像，更眞切得令人神往。還說什麼呢！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了往事。

雖說分別的那一夜，痛苦的滋味也儘夠她心碎，但痛苦也有痛苦的滋味，悲哀也有悲哀的滋味，又那堪現在的荒涼孤冷。像蘆荻蕭蕭的江頭，從天北飛來一隻孤雁，那樣兒也儘夠淒涼，但雁去了，蘆荻枯了，江水乾了，一望無盡的荒漠，只孤另另留着一座孤墳。

他去了，她的靈魂，她的心，除了軀殼，沒有一樣不曾被他帶去，像世界沒有了太陽，他就是她的太陽。

四

柳樹已禿了頂，像一個老和尙拄着杖在俯視。婀娜的枝葉早已和土融化在仲秋的一個深夜。那一次黯然銷魂的離別，在早秋和着落葉，深深葬下了。淒淸的季候，已一變而爲冷冽的天氣。天上灰白

的雲凍成一塊塊的，向大地冷睨着荒涼的大地，也板着乾白色的土臉，莊嚴得像一個牧師面孔。河水已由綠色變成暗黑，死寂寂的息在那裏。偶或有一兩葉乾黃蘆葦，掉着身子飛到水面上。

十二月初旬，天氣更冷得逼人。北風吹得像野牛號叫，颳得一天沙土，把窗櫺吹得吱吱呀呀直響。村裏家家關着門，死沈沈的天，也泛着黃色。

風爐上佣佣支着四五根炭，上面煨着一壺燒酒。與老大靜悄悄在那裏盤算他雙手撑起的家業。他原是城裏一個脚夫，積了點小財，覺返到他的家鄉來稱雄。

日落時候，他乘着酒興，又照例拿他女兒出了一頓氣。她悄然回屋，伏到床上哭了；自然而然又想到：

「他如何還沒有音訊呢？是真的忘了我了？……」她一壁哭又想：「打罵什麽我，也不怕，只要有了他的信息，只有這條是我的活路。……唉！死了吧！以後他來，就叫他收了我的屍去。」

窗外呱的一聲，一隻老鴉向東飛去了。她不由一驚：「莫不真有了不好……一有了不測，我馬上……」不由擡了眼望一望上床櫃可繫得住吊上一個人，「……看來是凶多吉少了？」她住了哭，心裏紊亂得利害。

暝色漸漸由天角聚合到天中。隔河一家鐙光閃閃從河上映過，房內的陳設，慢慢模糊，終至於看不見。

「阿蘭，阿蘭，端菜來。……怎樣啦！賤小妮子。越來越死氣。」破竹般的喉嚨從廚房震出他乾啞着

烟袋，狠狠的罵：「你媽賊你沒聽見嗎？仔細我再揍你一頓。敢是一頓還不夠，骨頭又在發癢。……」

她倚床流淚，暗叫：「小兒，你究竟在哪裏喲！你知不知道我現在受的罪。……」忽的把牙一咬，迸出一句「來了！」一條的站起身來。

張老爹的更聲，又隨風悠悠發來，到了跟前，忽抖顫着聲音，自言自語說起話來了：「哎喲！下雪了！……怪道今天冷得緊，……唉，又得凍死幾個人。……哎喲！好冷喲哈，好冷！」柝，柝，柝，聲音又悠悠的遠去了。

外面漫天的大雪，已遮沒了三層張老爹一路雜亂的脚印。潔白的雪，把一切罪惡掩沒。鄉郭映着微稀雪光顯露出來。啊！好一幅雪夜荒郊的圖畫。再也不料半小時後，裝戴的冰雪天地，竟供草莽英雄來縱橫馳騁，

事情便這樣發生了。先是無數狗叫，轟亂成一片。啊，不得了，人聲也鼎沸起來了。「……救命呵！……不好了！……救命啊！……」鎗聲啦……嘡……嘡亂響起來，夾着小孩哭，大人哭，陡的又是兩聲槍響。

開姑猛然醒來，腿都嚇軟了。喊聲越來越近，越來越大，接着就聽見大門敲得山響。「……快逃呀！土匪來了！……搶的來了呀！……」「啊呀！不好了！救命呀！」吳老大仗着胆子，一手扶着門檻，伸出頭來一看。啊！滿天燒得通紅，夾着斷續的槍聲，同火燒得畢畢剝剝的響，狂號哭喊，四面八方轟成一片。鎗聲完全被壓下去了。他趕忙把頭縮轉，一壁催着抖成一片的吳大媽，趕忙裏收拾東西。忽然左右人聲，一片哭

號，往東南飄走。接着就是一陣噪雜遝進來：「叭叭」……又是一串機關槍。「不好了來啦！」果然一路颶風似的捲過來。吳老大剛要上蓋，「咚〻」的兩扇板門倒了。吶喊一聲，哄進來十幾個頭纏白布的塗臉大漢，明晃晃的槍刀，滿屋飛滾，直向內屋撲進。

蘭姑好容易把軟癱的身子挪動，要往床後躲。門簾一掀，一個紅臉像天神般的人，亮着把兩刃刀，向內直衝，往她身邊撲來，喊了一聲：「我的好姊姊！」她這時喊了一聲：「啊呀，我的媽！」便暈倒了。

四更多天氣。土匪聚合一處，呼嘯一聲，照天放了兩下空槍，衝着大雪，直望北奔去。隱約馬嘶人喊，斷續槍聲，終於沒入沈默。

等鄉鄰壯健少年糾合着保衛團趕到，人已去遠了，只餘遠到不知何處的偶而兩下稀微的槍聲，同一晝夜來驚散的烏鴉，吱吱喳喳的飛回來，把緊張慘怖的空氣，打成一片。虛涼像大戰刼後的防地，像古老頹敗的城堡，一陣焦燒氣混着彈藥味道，把原來乾草的氣息冲散開來。天漸漸泛成魚白色，雪止了。東南角上顯出兩三點曉星，映着縱縱橫橫一片雜亂的腳印，已被雪掩沒了一半。

柳鄉人也陸續扶男攜女，踉踉蹌蹌着回來。東邊樹裏，已昇起一輪血紅磨盤大的朝旭。漸漸把冷厲融化。

家門口有匪遺下零亂東西，斑駁泥濘陷在雪裏。人們忙着奔回家查點自己的損失。有的便出乎意外，把心放下了；膽大的居然恢復了原來的鎮定，順着腳走到街坊調查，於是哭號也有幾處從嘈雜

中發出。將到燒午飯時，便一切定論了。計搶了五家五家內，被火燒的有兩家半。因內中有一家沒有燒起來，被雪水撲滅了。

這五家在鄉中全是較為富足的。有兩家自己當佃主，也有在城裏開着字號的。於是人們嘖嘖稱怪起來了。飯後便總得有嘈雜的議論，在被日光照滿的磨棚內發出。

「奇怪！這次莫不真有地裏鬼呢！……（註：地裏鬼即是本鄉人替強盜作引線的。）怎的那麼搶全沒有落空。」

「可不是。地裏鬼是不必說了，吳老大這回可真是劫數，單單的就被燒死了。」

「啊呀，別提吳老大。我方才跑到他家，看那樣子可真不好瞧。臉燒得一團焦，還往上翻着兩個白眼珠，一個腿沒有了，一個身子燒得像煤炭，乾得不到三尺長。」

「關姊兒又被搶去了。吳大媽後半世不知怎的過……」說的人又抵着嘴笑了一笑，「可惜年紀大了，模樣兒又不中看，不然到可以另外找個主顧……」

「嗳！後生家嘴不要太刻！人家剛遭了大難，還有心腸賠取笑……天在頭上，要有報應的。」老太太們翹着元寶頭，打起抱不平了。

「這倒是真話呢。」白頭髮禿頂子後面垂了個小辮子，一個年近花甲的老頭子咳嗽了幾聲，又說：「一個人要存心厚道點！安知吳老大不是被天罰。照他平常的為人，本大刻薄，一肚子毒良心，這回

也不能說冤枉他了。……唉！只可惜嫺姐兒好個人兒，這回可完了。」

「那時我嚇得一聲不敢出，躲在乾蘆葦裏。」一個光和尚頭的小鬼，把手往嘴上拭一拭鼻涕，接着道：「一幫土匪在我身邊擦過，百忙裏我仰頭一看，土匪當中挾着一個女人。這一看呀，幾乎把我嚇得掉在河裏，可不是闘姑麼？……她那湖青辮根，我是認識的。身子軟軟的垂在一個土匪肩上……」他兩袖一撈，胳膊往上伸一伸，「……我沒有槍，可惜我沒搶，不然我就把她搶下來了。」雙眉又向上一揚。

但和尚頭小鬼隨即很失望的把手垂下了。因為人們並沒有注意着他的神氣，也沒有人稱賞他的義勇。老年人只把蒼白的頭垂下，嗑着烟桿。中年人搖着頭，雙眉鎖起。女人們抱着孩子，停止了說話，臉上現出很苦悶的神色，一遞一聲的嘆氣。一切人們的心全被闘姑意外的不幸深深打動了。場中暫時沉默，只有一堆少年們剔起兩眉，把兩眼鼓圓。有的兩手反叉着，有的軒起兩袖，大着聲音商議，要將她奪救回來，是這樣的英勇義氣，把三錢一本的施公案的豪傑，完全模仿像了。

傍晚，柳邨照常的炊烟從各家屋頂上一縷縷很安閒的突出，消散在長空碧落裏。狂吹了一夜的狗，也夾着尾巴站在籬笆外，歪着頭瞧稻場上的鷄鴨。只有人們的談話比往常更顯得鬧熱了。

被劫的五家內，有一家是縣裏刑名師爺的大舅子。房子被燒了半所，損失有五百多雪白大洋，房契券，借券，衣飾還不在內。這全是值得本邨人吐出舌尖十分鐘縮不進去的。於是里正地保全集合在

他家。刑名師爺也於午後乘着二把手的小車，後面跟着個提水烟袋的二爺，直抵他大舅子府上，哄得村裏人全探頭縮腦擠着看。

消息在村上傳遍了。這次的劫案，已由刑名師爺報了縣裏，不日就有兵隊下鄉剿匪。人們在驚訝中，含着惴惴的心事，就是怕再被兵來訛詐。尤其擔心的是：那樣一個活潑可愛的姑娘，不知將來的命運究竟怎樣呢！

一九二七，一一，二六。

小詩

MF女士

一

一聽見走路的聲音，我便知道是你。
你靜靜的坐下吧，我有話同你講。
可是你總是性急，我總是不說。

二

蒼綠的山頭罩上了霧，
野花的香都淡了，
——雨裏的春。

三

雨來了。
怎樣可愛的時辰呀！
——你躲在我的傘下。

四

淡的春日的微陽漸漸隱去，
似在山外的雨沙沙的又來了，
我撐着箬笠，傾聽上面的聲音。

五

黃昏時鳥都停了歌唱，
滿園的花放着幽默的香；
山野裏的村莊只有靜。

妖孽

錦明

那時——今年五月，彷彿離開現在有幾年了——我到距H縣有三十里之遙的S埠等船，住在一個臨海的旅店上。一點兒風濤聲，一點兒哀愁的竹喇叭聲的纏綿，我在那三層樓頂上大有留戀的情緒了。

從H港開來的小汽船終於誑到了。在幾個本地的同事和一個舊相識的營長輪流餞別之後，我在旅店的三層樓上踱著，望著那水天茫茫的青灰色，那稀疏的漁火，一種淒涼的空氣向我包圍起來。

夜已深靜了，茶房說有一個女子和一個小孩來看我。我知道她一定是H縣立中學的一個女同學，也許是來送我的行罷；我便將她迎接了進來。

她的那微帶著一點蒼黃的臉，大而無神的眼，枯寂的微笑，使我一見便知道她是王婉慧。她走進門來在我面前坐了，客氣了一會，望著地板上沈靜了許久，說：「L先生……明天決定走嗎？」

「我想回家去看看……但是學校恐怕再也辦不下去了罷。」

她，低着頭看在那孩子鮮紅而呆滯的臉上。

「他是你的弟弟嗎?」

「……我的姪兒，」她擠出一點微笑來說，「可是，你走了……學校不更開不成了嗎?」

「我不過一個教員，走了也沒有什麼……我想清黨軍來了，總有機會把牠弄好罷。」

「不啊!」她抗聲道。「他們……我看他們一定不會注意這個，并且我們也不會來。」

「這何必呢?只要有學校可進，可以不必管這些……現在這地方已經在白色恐怖的包圍裏，我想你們就從事政治運動也不見得有效果罷。」

她默了一會，輕聲咳口氣說：「我們不實行徹底革命，恐怕……大家都沒有飯喫了。」

我繞著桌踱了一會，無話可答。我在平日知道她——在她的作文裏覺到——是一個明顯的是有反抗性的女子，雖然在文字裏充滿了哀愁與傷感。我還不明瞭她究竟哀愁的傷感的是什麼……也許是平日讀多了那些盛行於大都會裏的文藝書，受了那享樂的情感的刺激，因而對於目前的環境感著一種不滿之故罷。這使我憶起許多過去的事跡來……

在那一班女生們中，尤其是她，對我時常有一種熱誠的表示。這許是因為我平日在授課時——談到文藝和社會一類的東西時，每每喜歡提及幾個歷史上著名的女子如克婁帕屈娜，莎菲，海波蔽，貞德，羅蘭夫人，賴丁格妮，愛倫凱……的事跡，因而對女性加了不少的讚辭，不知為什麼給她們比那樣矜驕，喜悅，精神飛舞。這樣的每逢我批判一個女性時，她們必都張大著眼凝著我，期候我的臉上

一種圓滿的表情似的。尤其是她，不但如此，而且每天得送一兩篇短文來給我改……雖然這事於我麻煩透了，她的文章而又不大十分通順。

我原復坐下了，終於覺得一些疏隔似的，無話可說。她看了我一眼，一會寧靜的說：「L先生，請你……還是……下學期還是一定來罷。」

我帶笑道：「明年學校換了校長，如果他再願意請我時，我自然可以來……不過，吱，這地方——」說時我從窗口看了看海面，「如果學校能搬到這海邊來時，那學校就不請我我也要再來了。……這地方真好！」

「我也這樣想。那個北公園多好，把牠改成一個學校……可是我們這裏的人太懶了。」她說時又露出一點笑容來。

一會，我說：「你在這學校畢業，可以到別的地方再去進進學校嗎？」

「不能……」她搖了搖頭說。「我的家裏……」

「你的家裏怎樣？」

「沒有得錢啊……就是我進這學校，真也費了不少的力氣。還有……」

「你家裏和你訂了婚嗎？」

她點了點頭，引手在眼角拭了兩拭。

「這個沒有關係，我想。如果他同樣受過教育，志向性情和你相合，不會有問題的。不過你總覺得不如意嗎？」

她擡起眼來點了點頭，兩顆淚滾了出來。

我不知她爲什麼這樣斗然傷起心來，只得把話頭轉開了。那孩子看見她的淚，望着我愈加呆了。一點兒嗚嗚的風聲，浪聲……在這凄涼的情緒所包圍的斗室裏，我想起許多人間不平的事來。她不過其中一個小例罷——雖然那情形於我還不十分清楚；然而我將怎樣安慰她呢？……我覺得自己自從爲他們的所謂師長以來，對於一種懇切的同情漸加隔膜了，但是這樣的一個社會啊，真不能不使我如此。

在一種過去心情的考察中，我也知道她的一點情意了。這該是她對我一點師生的情誼罷……若此，我自然不能不接受；然而這「接受」……像似一個過於滑稽的名詞了。但我無話可說，好像許多羅網似的東西來制了我的心境……

我將許多空虛的話安慰了她許久，可是……這真使我愈加躊躕起來了；她已被一種汎濫了的哀感包圍了，淚跟着那無力以壓制的嗚咽一齊送出來了。接着她站起來，挈着那孩子……吞聲說：

「L先生……明年……明年……你再來罷……不然……這學校開不成了。」

「自然，我很高興來……」接着我說不出什麼，因爲我已決意無論如何不再來這裏了，——自

從這裏的許多靑年的朋友被殺以後，我覺得這地方在將來不是荒漠黑暗便只有那一般愈加仇恨的抗爭了，——如這樣，一定於我這素來就過着幾分享樂生活的人有些不滿。我決不來了！雖然這裏有海，有銀白的月與銀白的沙汀，有豐美的小島，有燈塔……但我不想欺騙她，便對她直說了。她在門外的黑暗中佇立了，電燈從門隙照着，只是海風吹動她的亂髮，衣襟在寧靜中凌亂的飛舞。一會，她從外面的窗臺上拿起一個巨紙包來給我，道：「……一點東西……請你受了」，說畢，拉着她的姪兒走下樓了。

我眞不知怎樣才好，只得道着謝，將她送下樓，直送到旅館的大門外來。

我望着她在黑暗中毫不回顧的走了；然而遠聽見一種悲楚聲——抽噎的悲楚聲，嗚咽的悲楚聲，顫動的悲楚聲……混在一塊的在黑暗中消失了。

我回到房裏，在燈下將那包打開了，便有十餘二十個鮮紅的橘子散出來……還有一匣甘蔗糖，、兩包仁丹，一筒紅瓜子和一張合照和一封信。合照上是幾個女生的像，因為照工不佳，都顯得有些黑黯。那信上寫着：

「理想的（——這形容辭眞有些希奇啊，我想。）L先生：

昨天從一個朋友那裏聽說你決定走了。那天下午，我就和幾個同學到學校來看你，可是一個人也沒有，那個老門號說是今天你已經動身到S埠來，預備上船了。我們心裏都有些不安，

但是過了兩天，聽說船還沒有來，你還在S埠等船來，所以還沒有走。她們就想來送你的行，可是城裏又檢查得利害，都怕出來。正巧[redacted]有點事到S埠，所以就便來看看你，還送你一點小禮物在船上吃吃，請你不要晒笑啊！

明年我們都希望你來。我們以為你也一定會來的。你的學問高深，（——這真叫我難堪！）又富有革命思想……我們個個都極高興聽你的講。如果你不來的話，我們聽講就沒有十分的趣味了。就此祝你

旅安！

生婉慧。

靜眞，月晴，翠如……均問好。」

我讀了，癡呆的坐着，……那些橘子，甘蔗糖，仁丹……不知為什麼那樣的感動我。但是明天上船的時候，我便將這些輕輕的忘掉了。

事過了又半年了……然而那些可愛的橘子，甘蔗糖，仁丹……已無形的由我和同艙的T君口中消失了，那張像片……在旅程中不知何時把它遺失了，——她所給我的，到現在竟沒有留存一點痕跡。

某一天，——早兩個月的一個暑天——我得了一個舊同事延遲回覆我的一封信：

「L先生：

大札在今天方收到，敬悉。此處一切均已破壞不堪，真是民生凋敝，雞犬不寧。兩方軍隊勝敗無定，來去無踪，因之政局大有不可收拾之慨。我校同學此次犧牲者甚多，除少數受保障外，皆已逃之四方。至於婉懿，翠英數女同學，亦因此被殺。彼等從農軍逃入伍化某村，被某軍所包圍，盡皆受縛，死狀極慘；聞係被兵士輪姦後，裝之於一大麻布袋內，上淋以煤油，焚之以火，而後投入河中。……現彼等家人正從事向各方探問尸具之下落，但亦窮途日暮之辦法也……」

我看了，……我的淚潑出來了，接着我哭了。

我真想不出他們給女子的死刑爲什麼要這樣慘，也許是目她們爲一種「妖孽」罷。但這時代的「妖孽」却愈來愈多了，一個大恐時代起了；然而我想婉懿不過一個弱小者，她的傷感煩悶……竟造成了她這麼一個悲慘的死。婉懿的靈魂啊，你早些跑到一個享樂的世界去罷，我祝福你。

十七，十二，一九二七。

蜜月

馬風

蜜月中，我曾若個微的要求，
我怕敢見我的故鄉，
怕敢，見你的模樣，
——你你這打扮得花似的新粧。

——

我們的床，冷冷的，
四壁找不着一個小小的希望。
和暖的春日過去了；我們
呀，如今來到了冬日的花房。

十一月一日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新書

古代的人　房龍著　林徽音譯　六角

這是「人類的故事」前面的一部，看過古代的人，再看人類的故事方纔貫串一致。這本書用極淺顯的句子寫原人的生活，極便兒童閱讀，且可增加他們的歷史常識。錢君匋先生作插畫。

郭任遠心理學論叢　郭任遠著　近刊

郭任遠先生是有名的心理學家，他曾用英文著論攻擊英國心理學派說。他的學識，為人所共知。此書未出版以前，已經有許多人紛紛來函詢問出版日期，足徵名貴。

五卅痛史　陳叔諒著　二角

南京路五卅血案的發生，到現在已經兩週年了。關於這事件，在國內出版界，還沒有成系統的刊物印行。本書為國際問題研究會小册子的一種，由陳叔諒君編輯。對於五卅事件的經過及以後南京重慶沙面萬縣等慘殺案，均作有系統的敘述，極為簡潔明瞭。

五卅事件　陳叔諒著　五角

本書從兩方面作，對於五卅運動的經過與其意義，以及以後發生的國內各地慘殺事件，都敘述得十分詳盡正確。讀此可以明瞭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及中國民族運動的前途。

髮鬚爪　江紹原著　五角

本書闡明中國禮教之迷信的起原，不但有益於學術，並能養成青年明白的頭腦，以反抗現代復古的運動。周作人先生認為青年必讀書之一。

血與天癸　江紹原著　近刊

本書全名為「血與天癸：關於它們的迷信言行。」中包括一，用血；二，入血；三，血盟；四，血祭；五，天癸觀等。江先生對於這方面的研究，已引起國內學者的重視。這是繼髮鬚爪後第一部有世界的價值的書，現代青年斷不可不讀。

中原的蠻族　鄭飛卿記　二角五分

這是寫河南的匪窟和軍匪的紀實，書中寫官匪不分之處，寫得淋漓盡致。有一位匪人竟將許多婦人擄來，不從的便用火來燒，這種殘暴與王燒城的方法，不料竟重現於中國。

田徑賽理論與實際　謝似顏著　一元

謝先生是浙江省立公共運動場主任，對於體育素有研究。著此書時參考書不下四十餘種，全書二百餘頁，關於田徑賽的規則和方法，敘述詳明。用上等道林紙印，印刷裝訂，均極美麗。

黃昏

燕志儁

一

夏天的黃昏有時就有點愛的肉味，（當然感到清妙味或別的味的可以自由）原來你知道，這正是睡眠，乘涼，裸露，談幽密故事的時候，這等時候就有點愛的芳香的神秘味啊。

你又知道，這滋味，也給老年，也給少年，也給美人，也給醜人，假如他們感到的時候。

你也知道，愛慕的結合，都有分兒；就是那些不被愛的沒有分兒。

在那黃昏的大廳的廊下，就有這樣的一位先生在乘涼。他赤着胖背，背上的肉不很活的發着胖，但卻悠然的坐在籐躺椅上。脚也很胖很短，正穿着藍線襪，背布鞋，在磚地上作個八字形，鼻子有向上的樣子，所以更有些奸猾的意味。

這位先生約四十多歲，你若同他說話，他就喜歡眨眼，他莊嚴的摸摸嘴上的鬍，輕輕的垂下眼，或是帶有下覷的欣然的笑意，輕輕的咳嗽幾下。

二

我們這位先生是商人兼某專門學校裏的校長，家裏很富，有兩位僕婦，一位是傻瓜，紅鼻子，一生不很會笑，被先生吵了就莊重的恭敬的站着，

那一位是滿二十歲的少小的婦人，與第一位正相反；她結合的太太合三位小姐都很好，喜歡笑，搶着說笑話，伶俐而秀媚的眼，常常使眼色，兩眼一彎一斜的同三姑娘耍笑老先生的迂緩態度。

這位老先生受了她秀媚的耍笑，就有些不支，他簡直不敢大聲向她說話。

他心裏很愛，很愛，有幾回，在無人的地方，他就涎着臉羞然的向她說出幾句調戲的話來。

這位姑娘的報酬也很利害，她惡毒的笑着，什麼「老忘八」什麼「老不死，壞種，」說了許多又笑起來，隨後又說要去告訴太太合姑娘們，更笑了。

老先生深深懊惱，被這頑皮弄得顛三倒四。他深恨，深怕，也深愛這個惡毒和嬌媚，他完全被這些少艾的嘖怪和笑所弄呆了，他也敢也不敢的答出一句話說：「真的，你這討人厭的小妮子！」，

看以後這位僕女加了四塊錢的工價，這真不是小數目，老先生又弄了許多有錢的把戲，在一個暗室中，他就接抱了她一時，似乎簡直顫手去理她的褲帶似的，她就要喊，他就哨哨的安慰她就簡直要喊太太，於是他就走出。

三

他們的故事，到了這黃昏最爲熱鬧，這位老先生已得了傻女的允許，到東院的柴屋裏去偸會。所以喝了幾杯茶就拿着扇子，赤着背迂緩的作出一個乘涼的散步情形，避過他妻和兒女的人影蹤，又過了一個小門，而到了東院。

他進了柴門，屋裏黑洞洞的，他空洞洞的摸，摸他低低的叫：

「貴英啊，貴英啊，唔？有人沒有？」

他側耳聽聽，走到北屋角摸到一根木；

「唔？貴英？你不用不做聲，好」

他又走到東南屋角，摸着了一些柴：

「貴英？在不在？在不在？唔」

於是他又走回，用扇子開路，防被碰了頭。他脚踏下了幾回柴，踏了幾塊炭，終於踏了一塊小木，呼啦！斜着些長柴倒在地上，但他立刻用拿扇子的手支起來。

他用脖背和脖脚走回甬道，他的三女兒正同貴英對面走來：

「爸爸，我們找你多時啦，母親說有事。」

『什麽事?』他嗤似的問。

『那不很知道，母親說：不是明天給貴英姐買衣料麽，說是母親給她一件襯衣，可以不用去買了。』

停一停：『你到那裏去了，我們找你好久了?』

『唔，什麽……我到了東院。』

四

過了一點鐘，老先生早又坐在椅上乘涼了，畔脚早就擺成了八字形，樣子到很和緩，也許在生氣想法子去處理貴英。

貴英有事情走過身旁，他低聲說：

『太太睡了，我問你，你做什麽去了?』

『我到了，我到了……』她帶格的笑起來，大聲說『三姑娘叫我有事，三姑娘叫我我就去了。』

他的氣似乎混化了。他也感到那惡毒的大聲。……

貴英笑着走了。

十六年，五月，泰安。

犀牛的皮是怎麼長成的

英國 Kipling 作

張友松譯

從前有一個時候，紅海岸邊有一個無人島，住着一個波斯教徒，他的帽子上反射轉來的太陽光比日出東方的光輝還要亮些。這波斯教徒住在紅海旁邊，什麼也沒有，只有他的帽子和他的刀子和一個作飯的爐竈，他那種爐竈你是絕不可去碰一碰的。有一天他拿了麪粉和水和葡萄乾和梅子和糖和一些別的東西，給他自己作了一個大餅，兩呎寬，三呎厚。這眞是一個特等的食品（這是魔法，）他把牠放在那爐竈上，因為他是得了允許，可以在那爐竈上作食品的，他把牠烤了又烤，烤了又烤，一直把牠烤得通通成了焦黃色，氣味也非常之好了。但是他剛剛打算要喫的時候，恰巧有一個犀牛從那完全沒有住人的內地走出來，走到沙灘上，他的鼻子上長着一隻角和一對豬似的眼睛，禮貌是一點沒有的。那時候犀牛的皮都緊緊的貼在身上。全身無論那一點都沒有皺紋，他恰巧像一個諾亞船上的犀牛，不過當然是大得多了。總而言之，還是一樣，他那時候是沒有禮貌的，現在他也還是沒有禮貌，以後他也永遠是不會有什麼禮貌的。他說道，「喝！」那波斯教徒便離開了那個餅，爬到一個棕樹的頂上，除了頭上戴着他那頂帽子之外，什麼也沒有帶，那頂帽子上回射轉來的太陽光常是比日出東

這就是最後最後的那一天那波斯教徒在求謝裏無人島上開始要喫他那個餅的；那犀牛從那完全沒有住人的內地走出來，他是很心硬的，你當然可以看得出來。犀牛的皮是很光滑的，扣著皮的那三粒鈕釦在底下，所以你看不見。那波斯教徒的帽子上那些對對組組的東西就是太陽光射在上面回射轉來的光，比日出東方的光線還要明亮，因爲我若畫出真的光線來，那就要把這張圖畫通通佔滿了。那個餅裏面有許多葡萄乾的圖畫在沙地上的那個車輪似的東西是法羅打算橫渡紅海的時候所用的兵車上面的。這波斯教徒發現了這車輪，便把牠留下玩耍。這波斯教徒的名字是白士東肯。

那們實，那犀牛就叫作斯特洛克士，因爲他的呼吸是由嘴裏而不由鼻子裏的。我若是你，我就不會問到那作餅的爐竈上去了。

方的光輝還要亮的。犀牛便拿他的鼻子把那燒油的爐竈推翻了，那塊餅便滾在沙地上，他拿他鼻子上那隻角把那塊餅挑起來喫了，隨即走開，搖着尾巴，回那荒涼的絕無人煙的內地去了。那地方接連着馬山得蘭和蘇柯特拉那些海島和大赤道的那些海角。於是那波斯教徒便從他那棕樹上爬下來，把爐竈扶起，唸了一道咒文，這咒文你沒有聽見過，我把牠說給你聽聽吧：——

這餅子是波斯教徒做的，
別人不可亂喫，
喫了就大錯特錯了。

這裏面含着有很多的意思，你是不能完全明白的。

因爲過了五個禮拜之後，紅海裏起了一陣熱潮，個個人都把所有的衣服脫下來了。那波斯教徒便脫下了他的帽子；犀牛卻脫掉了他的皮，放在肩膀上，走下來到海灘上洗澡。那時候他的皮是底下用三個鈕釦扣着，看去像一件雨衣似的。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到那波斯教徒的餅，因爲他通通把他喫了；他也沒有一點什麼禮貌，那時候沒有，後來也沒有，永遠也沒有的。他大搖大擺的一直走到水裏，用他的鼻子把海水噴得起許多泡，他的皮便留在海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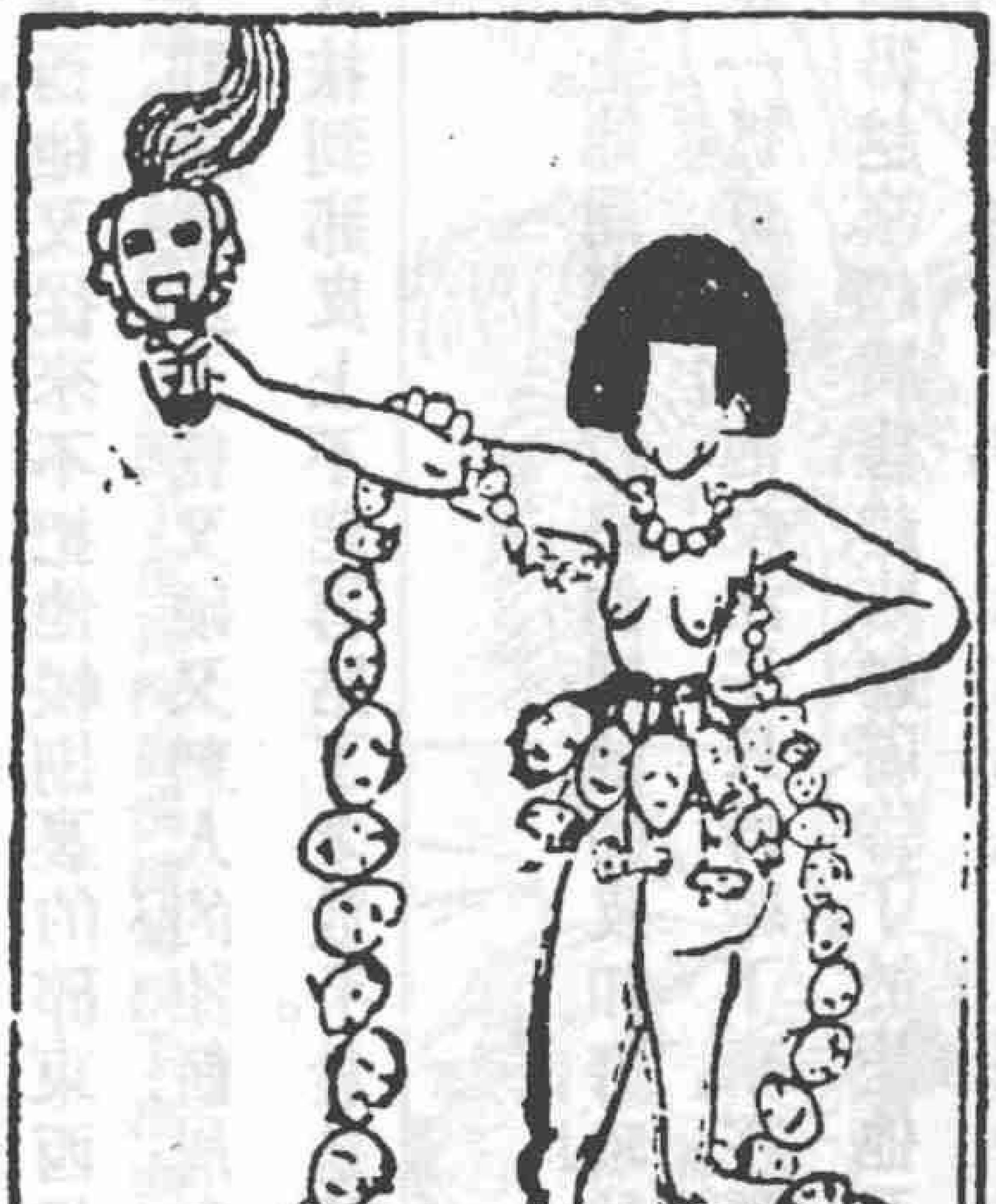
一會兒那波斯教徒走過來，看見那張皮，他便笑了一笑，那一笑在他臉上繞繞的打了兩個圈兒。然後他圍着那張皮跳了三個圈兒，搓了搓他的手。然後他又回到他的帳棚裏，把他的帽子盛滿了碎

這就是那波斯教徒白士來齊·邦門齊坐在他那棕樹上，望着犀牛斯特洛克士把他的皮脫了之後在無人島的海灘近旁洗澡。這波斯教徒已經把許多碎餅屑在那張皮裏面去了，他在那裏笑着，因爲他想到犀牛再穿上這張皮的時候，那些碎餅便要刺得他發癢，所以就覺得好笑。那張皮恰恰在棕樹下面的石頭底下，在一個滑滾的地方；所以你看不見這波斯教徒戴着一頂新帽子；帽上的光比日出東方的光還要明亮，這種帽子但是波斯教徒所常戴的；他還拿着一把刀在手裏，把他的名字刻在那些棕樹上面。海當中那些島上有許多黑東西，那就是往紅海裏走的船觸破之後的碎片；但是所有的客人都救了出來回家去了。

靠岸很近的水中那個黑東西卻不是一隻破船。那就是犀牛斯特洛克士脫了皮在河裏洗澡。他脫了皮也是黑的，和他的皮外面一樣的黑。

餅，因爲這波斯教徒除了餅之外，不喫別的東西，他又從來不把他帳棚裏的碎東西掃出來。他把那張皮拿起來，拿在手裏搖了一搖，抹了一抹，抹了許多許多又乾又硬又刺人的陳餅屑和一些燒焦了的葡萄乾在那張皮上，抹了又抹，抹了又抹，一直抹到那皮上不能再貼了才放手。於是他便爬到那棕樹頂上，等着犀牛從水裏出來穿這張皮。

後來犀牛果然出來了，把那張皮穿在身上。他用那三粒鈕釦把他的皮扣好，哈！他只覺得那張皮像床上有餅屑似的刺人。於是他便想抓，但是一抓更糟了；他沒法子，只得躺下來，在那沙地上滾，滾了又滾，滾了又滾，越滾得次數多，餅屑便刺他刺得越來越厲害，越來越厲害了。於是他又跑到那棕樹旁邊，在樹幹上擦呀，擦呀，擦呀。他擦了許久許久，擦得很用力的，因此他把他的皮擦得在肩膀上起了一個大摺，腋下也起了一個摺，正是從前那三粒鈕釦所在的地方，（但是他把鈕釦擦掉了）他的腿上也擦得起了幾個摺。這樣一來，他簡直就發脾氣了，但是那些碎餅却還是貼在皮上，一點也沒有變動。因爲他抓了擦了之後，碎餅都擦到他皮裏面去了，刺得他只是發癢。他沒法子只得回家，實在是很生氣了，滿身簡直癢得要命；從那天起，一直到如今，每個犀牛的皮上便都有很大的摺，並且都有很大的脾氣，都是爲的裏面有了那些碎餅。但是那波斯教徒却從他那棕樹上爬了下來，戴上帽子，太陽光照在他這帽子上，回射轉來的光比日出東方的光輝還要明亮；他捆起他那作飯的爐竈，向着阿羅大佛，阿美達拉，和阿南大里佛那些高原以及蘇納補那些底濕的沼澤之地走了。



金仲芸女士畫

女工馬得蘭(續)

法國米爾博(Mirbeau)著
岳煐譯

一老人——(在階下。)你是我們的小母親馬得蘭……

(當此時，興奮已達極點；在階上坐着的婦人們都站了起來，抱她們的孩子向着馬得蘭。)

馬——(她攜住讓的手，羣衆裏稍靜。)現在，你們回去，……回你們家裏去，……(由她那隻自由着的手指向城的那方，很響亮的說。)明天？……

羣——是的！……是的！……是的！……

馬——你們隨我們兩個？……

羣——是！……是！……是！……

馬——一直到死？……

羣——一直到死！……到死！……到死！……(熱烈異常)

馬——好！……明天，一齊到工廠門口……一齊！……一齊！

羣——一齊！……一齊！……罷工萬歲！

（羣衆向各大路小路慢慢地散去。）

第三場

馬得蘭，讓羅路

（讓與馬手攜手留在平臺上。當羣衆走後，他們緩步下階來。）

讓——（拉馬於懷，緊抱之，流下淚來。）你看，……現在是我流起淚來，流淚於你的懷裏！……我是你的小孩子。……

馬——我愛你，我的讓！……

讓——他們曾是野狠，你使他們變成了綿羊。……他們曾是卑怯無剛的人，你使他們變成了英雄！……

……你好大的魔力！……

馬——我愛你，……

讓——他們要殺我，……你把我由死裏救出！……

馬——我愛你！……

讓——馬得蘭，……馬得蘭，……最有高尙心地的婦人，你是天地間所生的精華之中的一個，在很遠的時代裏，不時產生有這樣人於民衆裏，以喚醒已死亡的勇氣，復立已頹廢的信仰！……你便是這一個，……

馬！——(緊摟讓，吻之。)……這一個愛你的，讓！……此外再不是別的什麼！(兩人抱着，向前進行，後隱於林裏消失了。)

(幕下)

第五幕

(城市裏底一個衛場。前場上，一個很廣的院子，周圍圍着低牆並鐵欄杆。……許多的鐵欄已經被拔，其餘的也都的顛歪不堪。……一個招牌上『貨棧出租』尚存在。鐵欄中間一門進衛場；衛場那方，一條很長的路）在路的末端，人可以看見已被火燬的工廠尚冉冉冒出煙來，……院之右部，一深長的廠房，這時人把她當作放屍首的地方。……左部分，在一個細長的樹下，一凳……一個新近戰爭的痕跡當留於各處房屋上。——窗戶都緊緊地關着，店鋪咖啡館前的隔板皆毀傾。……一個強烈的太陽照着這一切，照着更灰黑更憂鬱絕帶着窒息人的煤炭空氣的城市底全部。)

幕開時，衛場上寂寞無人。……片刻後，一長串罷工的囚徒，由幾個警察領着，經過臺上。……於是有幾個窗戶微啓露出幾個頭來，帶着憂念奇異的神色，向各處眺望。幾個商人大着膽跨到門口，向剛纔囚徒走去的那條路瞭看。……兩副擡人的架子上面蒙着灰色布，各由兩人擡着，進院裏來。……到廠房前，腳夫啓布，放死人於廠房裏死人堆裏。……一個半工人半關人的閒

人來到院的進口處，向裏眺望。)

第一場

閒人　四個脚夫

閒人——噯！……還有許多嗎？

第一脚夫——大概還有十多個……，這這都是死的。……

閒人——帶傷的呢？

第一脚夫——搬到救濟院，長老院，區役所各處去了！

第二脚夫——人家說在工廠的倒傾物下，總掘着四十多個人！(他指工廠)還有這些運到法尼耶跳舞場的呢！(輕搖頭。)噯，這一次却不是為跳舞了！……

閒人——現在總算完事了，是吧？……

第一脚夫——是的，好像都回去了。……

閒人——這也不算太早。……(指尸首。)究竟使人覺得可憐，看着這些！……

第二脚夫——噯！倒霉！

第一脚夫——我見他們來在教堂旁那個「碉堡」裏。……都是些強壯的孩子，你知道！……總足足有五百，在碉堡裏……或者還要多，……或者六百，……喊聲像雷響一樣！……噯，真不得了！

聞人——……馬得蘭和讓羅路，每人手持一紅旗，在當頭最高處指揮着衆人。……這是腦袋，你知道！…

……後來，忽然跑着，氣喘着，眼睛凸在眶外頭，來了羅伯？

聞人——這是誰，羅伯……

第一脚夫——羅伯喇爾江！……

聞人——廠主的兒子？

第一脚夫——是呀！

聞人——嗳，怎麽樣？

第一脚夫——你看他瘋瘋癲癲，這裏指一下，那裏舞一下，……他給軍隊說話，……他給罷工員說話。

……但是，去！去西北角兒跟太陽去！雖然軍隊離障堡已沒有二十米突了，但在那鬼喧嘩聲裏人聽不見一點什麽。而他總好像是說給這個，說給那個，「站住！站住！站住！」

聞人——於是？

第一脚夫——於是，……一下手榴彈從障堡裏響了……石頭，鐵塊子——各樣的東西吧——都拋在軍隊頭上。……啊！喲！喲！「够啦！」隊長這樣說。於是「預備！」「放！」……馬得蘭，讓羅路，紅旗子，羅伯先生還有三十多個伙伴都跌倒了。……但是「隊伍」又新的竪起，這些瘋狂的人更高的斜起來，唱起來，……石頭也加倍的落起來。……軍隊因之也眼花了，……於是「再放！」

「街錄」……噯！秋早就說，人若要和這般強盜去理論，非吃虧是不行的！……（他揭起他的小帽，拭額上的汗。）天呀！我好熱！……（對着別個脚夫。）遞給我你的水壺！

（他接過水壺來，痛飲了一頓。）

閒人——那麽，……羅伯先生……？

第一脚夫——哼，那還用說！……

（他作了個肯定的手勢，復戴上帽子。）

閒人——噯！這太利害了！……這太利害了！……再說，廠主呢？……他對於這個怎麽說？……

第一脚夫——我們還沒有見着他！……大概不會太高興吧！……

閒人——那當然，……但是人找出了他的尸首沒有？……

第一脚夫——大概在那裏，那一堆裏。

（閒人看着這個脚夫綴拾起他們的運架而去。一個婦人手攜兩孩，沿着欄杆的外面走來。）

第二場

馬利亞　閒人

馬利亞——（對閒人。）我是來找我丈夫的，……是在這裏麽？

閒人——（指給她廠房。）你看，我可憐的夫人！

（說畢上衛場而去。）

馬利亞——（嗚咽着經過院子。）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她進到廠房裏。……衛場上起首熱鬧起來，許多的人由各方而湧出。閒人叫他們，給他們敘述他剛纔所聽到的一切。別的婦人也都來了，啼哭忿怨着穿過院子，擠進廠房裏去。）

第三場

婦人們　一小孩　閒人

（一小孩，以手引其很小着袍的兄弟出來，止步；用一個響亮平靜的聲音問閒人。）

小孩——先生！……死人都在那裏？

（閒人指給他廠房，小孩穿過院子，也進廠房去。）

第四場

婦人們　加利亞大娘　路易笛耶　然後馬得爾

（婦人們絡繹不絕繼續着來，有的單獨着，有的手攜孩提，還有的肘上抱着胎兒。……在尸堆裏，有些認出她們的丈夫，有些認出她們的兒子或父親，大家遂跪在各人的尸首旁，號啕大哭起來。）

（加利亞大娘挾着路易也進來。加注視她周圍，路易好像完全成了一個老漢，身彎屈，行動很

驟，目光異常的失神。)

加——啦！……這是一根櫈子，……你困了，……你坐在這裏等我。……

(她引路易向櫈走來。在櫈上已坐有一位老婦人，顏色憔悴，安靜不言，大槪也是這等人。)

路——(走着。)你說什麽？……我們是不是要去工廠？……

加——(她使他坐於櫈上，老婦人旁邊。)招呼着他，……他沒有腦筋了，這個可憐的老人。……然而我不能把他一個人留在家裏，……(注視周圍。)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這是可能的嗎，這一切？……

(櫈上的婦人沒有動，加利亞大娘向廠房走去。)

路——(自言。)你說什麽？……(他目光很渺茫的看院裏的一切事物。)噯！是的！今天是發工錢的日子，……發工錢的日子！……

(婦人們總是來着。院子漸漸也被充滿了。路易，拿他那死眼，細觀察他旁邊那老婦人幾秒鐘，然後轉過頭來，留在那裏彎着腰，不言不動。這時，人纔聽見婦人們的痛哭聲。)

加——(在廠房裏，婦人們中間，忽然發出一叫聲來。)噯！這是馬得蘭！……這是馬得蘭！……

路——(聽見馬得蘭的名字，轉須向老婦人。)馬得蘭？……你說什麽？……爲什麽你說這是馬得蘭？……你明明知道你不是馬得蘭……(他搖頭，仍恢復他那無力的態度。)

加——(在廠房裏。)她沒有死！……馬得蘭沒有死！……(婦人們的嗚咽聲。)她的嘴還動，……她的心還跳，……(她打算扶起她。)(婦人們的嗚咽聲。)幫助我一吓！……幫助我一吓！……(沒人動。)我是太老了，……我沒有夠用的力量了！……(沒人動。)噯，我說，請你們幫助我一吓！……我給你們說她沒有死！……(最後，在這些沒有找着她們任何人的婦人中間，有幾個決定了來幫助她。她們遂扶起馬得蘭。馬得蘭的頭髮被血貼成一片。)你看！她張開眼睛了……我們不能把她留在這裏，……我們把她抬到那櫈子上去！……(很艱難地，她們把她抬到櫈子上。那老婦人不顧，起立，無感覺而去。路易總是彎着腰留在那裏，目光直視地上。婦人們扶持着馬得蘭，使她的上身靠在她們的肘裏。)馬得蘭！……馬得蘭！……

路——(總見馬得蘭名字，遂又起頭，注視他女兒片刻，但並不認識。後來又注視充滿人衆的院子片刻，遂說。)這是發工錢的日子！……

(盲目復拿起他那萎靡的姿勢。)

加——你看她蘇醒過來了！……(馬得蘭呼氣，她的胸部也跟縮起來。)她的頭上受了傷，……但傷並不深！……(對着柵杆外幾個觀看的人說。)給我找點水去！……(一人跑去，去不一會便帶着布件和一滿罐水而來。)她的頭髮貼的好利害！……(對婦人們。)解開她的胸衣，……(加利亞大娘起首給馬裹傷)馬得蘭！……馬得蘭！……這是我！……

(這時，喇爾江，氣色消失着也進院來。後隨麥哥來和工廠裏幾個重要的人。)

第五場

同上 喇爾江 麥哥來等

喇——(跑向廠房。)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麥——(緊跟喇爾江。)但是，先生！……我說，先生！……

加——馬得蘭！……馬得蘭！……這是我！……你還認識我嗎？……

(加繼續給馬襄錫，馬錫呼出更長更淸楚的呼氣。婦人們仍彎着腰，扶高馬的頭。)

喇——(從廠房裏又出來。)他在那裏？……他在那裏？……

麥——人家哄了你，先生！……我斷定羅伯先生還在宮堡裏！

喇——不！……不！……他像瘋子一般由宮堡裏出來！……人家看見他哩！……人家看見他在隧道前！……我給你說，我的兒子是死了，……死了，……(婦人們總是嗚咽，並不注意喇爾江。)羅伯死了！……是我殺了他！……

麥——你不能留在這裏，……喇爾江先生！……這是不可能的呀！……

喇——(指啼哭的婦人們。)她們在那裏很好，她們！

麥——就是你的兒子死了，人家也一定要把他搬到你家裏去，……走！走！……

喇——不！……不！……（對羣衆。）有人看見我兒子嗎？……有人看見我兒子嗎？……（沒人言語。）婦人們的嗚咽聲。）回答我！……回答我，我懇求你們！……我的兒子。……（沒人回答。）你這些哭的人，聽我說！……你這些失了兒子的母親，你這些寡婦，聽我說！……我許給你們，……我的財產，……我給你們，給你們我的一切！……我的生命，……我也給你們。……但是說給我，……告給我，我的兒子在那裏！……（沒人回答嗚咽聲。馬利亞從廠房裏出來。喇爾江過去，想扯她的手。）馬利亞，你看見我的兒子嗎？告訴我……（但她却摔開手而去。）嗳！一點也不哀憐我！……一點也不哀憐我！……

麥——（尋方法想引走他。）先生！……先生！……

（喇在院裏東走西走，忽然走近放馬得蘭的櫈子，他看見馬面色灰白得像一個死人，額上向充滿着血痕。）

喇——馬得蘭，啊！……（他微向後退，好像第一次纔看見這個院子，這些跪着的婦人，這些尸首一般，他蒙兩手於眼上片刻，爲遮避這可怕的景象。）啊！啊！……啊！……

加——馬得蘭，……馬得蘭，……這是我！……

馬——（她的眼完全張開了。漸漸她好像由一個長而痛苦的夢裏醒來一樣。她各方瞻望，但是不懂，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事物的印象慢慢來到她的頭裏，但仍損缺不全。她腦裏的記憶一絲一

樓地也復活了。在她的眼上現出各種許多的表情來，雖尙模糊，但漸次的淸楚了。她免強動作，她舉起她的手，放於額上，又併拿至眼前。一血跡染於手上。但她視之而猶不懂。手落下。）

加——馬得蘭！……馬得蘭！……這是我！……

馬——（她目光注視加利亞大娘良久，遂認識了她。於是很低，很慢，像一個吁氣般的說。）加利亞大娘！……（她看她萎喪的父親於樓上，也認識了他。……在她那帶恐怨的聲調裏，她用一個較果斷的聲音說。）父親！……父親！……（他看喇爾江於她面前，也認識了他。隨着一個小戰慄和後退你。）他！……（她的目光現在到了各處，她看見跪着的婦人們說。）這是什麽，爲什麽，……爲什麽她們哭？……（她的思想漸漸明白，精神漸漸恢復。她感覺的進程在她面上現出悲酷的表徵。他又看喇爾江，叫出一聲）噯！……

（隨同了一個恐怖的喊聲，她復拋倒於婦人們的懷裏，嗚吁喉鳴着停留片刻。）

加——馬得蘭，……馬得蘭，……不要怕，……我們在這裏，……這是我，……加利亞大娘……你的老鄰人，你知道，我的小馬得蘭！……

馬——（尙戰慄。）加利亞大娘！……是的！……我很認識你！……這是你！……還有可憐的父親！……我也認識他，……我認識你們一切了。……（帶焦急狀）讓呢？……讓在那裏？……

（喇爾江走近她。）

加——等一會兒，我們去找他。……

馬——爲什麼他沒有和你們一塊兒在這裏？爲什麼他沒有？……

加——馬得蘭！……你應當安靜點。……

馬——讓！……我要見讓！……

加——等一會兒，我們引你去見他。……

馬——（突然大叫一聲。）讓！讓死了！……讓被殺了！……我記起來！……在那裏……（她要起身。）放開我！……放開我！……我記起一切……一切了！

喇——馬得蘭！

加——（帶氣推喇爾江。）你寧了吧，你！……你看不見她還是半死着！

喇——（固執的懇求。）馬得蘭，……我現在是沒有驕傲的了，……我是一個可憐的人，……我是很小……很小。……既然你記起一切，……說給我說……給我羅伯在那裏？……

馬——你，……說給我讓在那裏？說……給我你把讓怎樣了？……劊子手！……劊子手！

（麥哥來和別的幾個人從中排解，引開喇爾江……當此時兩副搬運架各由兩脚夫抬着，由外面進來。脚夫叫：「位子！」「位子！」

第六場

同上　脚夫們

(喇爾江急忙跑去，一羣婦人也係往，大家圍着運架。麥哥來和別的幾個人極力推舉來保護喇爾江。馬得爾戰慄起來，由幾個婦人扶着，走向運架，她的目光現出極焦急的狀態)

喇——(掀起了第一搬運架的蓋布叫出一大聲來。)噯！……羅伯！……我的兒！……(他跌撲在他兒子的尸首上。)羅伯……羅伯！……

馬——(總向前走。)可憐的小東西！……(突然她用了一個極猛的力量，由婦人們手裏脫開，搖擺着，面色獰惡着，跑向別一個搖運架，亦掀其蓋布)讓！……是你！……是你！……

(他伏於架上，以兩手抱讓！蹈！瘋狂地吻之。這些婦人，看見沒有她們的死者，遂離開這去。在廠房裏的婦人猶依然嗚咽着。馬得爾喇爾江的叫聲泣哭聲和混，喇爾江由麥和工廠裏的辦事人們包圍着，馬得爾由加和婦人們包圍着。)

馬——(猛然起立，放手於腹部。)你們不要哭了，那裏！……聽我說，……不應當再哭了！……我的兒子沒有死！……我覺着他在我肚裏動彈，……他活着！……他活着！……我也要生活！……我要為他而生活！……不要再哭了！……你們這般被人家拾去了一切，……殺了一切的寡婦，母親，……你們聽見我了沒有？……(沒人動。)聽見我了沒有？……(婦人們寂靜。)我給你們說我的兒子沒有死！……跟羅路的兒子沒有死！……(沒人動。)聽見我了沒有？(婦人們不回答。)我給

你們說我要生活，我要養育我的兒子爲報仇！……（沒人動。）聽見我了沒有？……（婦人們不回答。）

麥——先生……應當把羅伯先生運到宮堡裏去！……

喇——（嗚咽着任人拉拖，像一個孩子一樣。）我的兒！……我的兒！

麥——（拉起喇爾江，復蒙住蓋布，對脚夫。）搬到宮堡裏去！

馬——（近挨麥哥來推去）不要動這個！……這孩子不是他的了，……是我們的！……（對脚夫，）擡到人堆裏去！……堆裏去！……堆裏去！……

（然後她復來到讓的架子旁，還想說話。）我將生活！……我！……（一道血窒息了她的聲音。她復伏身於她愛人的尸上。）

路——（總留在他的擺子上。他拿他那好像遠眺的目光看着這一切說。）這是發工錢的日子！……

（幕下——全劇完）

排完以後

隨着時間飛駛的本刊，倏忽走到第三年的頭上了。在過去的兩年中，因了同人能力的微弱，對於讀者深愧沒有絲毫的貢獻。所可幸告無罪的，自信對於急速前進的時代，還沒有怎樣的被遺棄。并且承愛護本刊諸君的好意，時時督促鼓勵，使同人希望的熱情一天一天的增高。今後本刊如果能夠有分寸的進步，不能不感謝諸君的盛意。

本社同人因了他種事務的繁忙，每苦沒有整段的時間可以好好的撰寫文字。承社外諸君的愛好，常常惠賜大著，增光篇幅，莫名感謝。但因本社經濟基礎未見穩固，不能提供物質上的報酬，愧歉殊深。現在幸承讀者諸君的協助，使本刊的銷行，非常迅速地擴大。從今年起，決定依照通例，對於投稿諸君略致餽附。明知戔戔的微禮，萬不能報答惠稿諸君的厚愛，不過藉此表示我們感謝的萬一罷了。

在去年的豫告上，曾擬登載梁乙眞先生的中國婦女文學史綱。現因此書篇幅繁重，逐期發表，恐不足以饜讀者之望，已決計另印專書，不再登載了。

定價每冊一角五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預定 郵費在內		
冊數	國內	國外
六冊	九角	一元一角
十二冊	一元八角	二元二角

日本朝鮮照國內 蒙古新疆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不收但不通匯兌之處得以九五折計算

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婦女問題研究會
主幹 章錫琛
發行者 開明書店
印刷者 友文印刷所

發行所 開明書店 上海望平街一百六十五號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地址通信時務請將（一）定單號碼（二）定戶姓名（三）原寄何處各項詳細開明方盡辦否則如有延誤恕不負責

小說月報 第十八卷第九號

（芥川氏小說十篇）．

地獄變相（江鍊百）假化的殺人（梁希杰）影（願斎白）阿富的貞操（謝六逸）龍（胡可章）開通的丈夫（周頌久）奇蹟（夏誠玉）湖南的扇子（夏丏尊）南京的基督（鄭心南）河童（黎烈文）

（創作）

幻滅（茅盾）春節（也彥）春園與秋菊（西諦）

每冊一角五分全年一元八角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貢獻 第一期至第三期

發刊詞（伏園）武漢分共之經過（汪精衛）最近英意兩國之東方外交（從予）贊成「科學的心」（周作人）近作（顧頡剛）昨日郊行（汪精衛）維持倫父湖邊（于右任）饅包（上　法國美術博士（曾仲鳴譯）婦綱的一幕二場（青芥）四滄方育民族考（上）（林語堂）紅螺．伏園）筍者與求學（伏園）饅包．下）（曾仲鳴譯）夜（鄭雲）趁未晚時（春苔）三七弟（佚文）新年的幾篇（張匹謳古埃及的內外醫學（江紹原譯）法國女詩家狄希洛夫人（曾仲鳴）四滄方音民城考（下）（林語堂）給人驅役的動物（周建人）「自然界」（伏園）希望（五幕劇之前三幕）（曾曬）時事摘要（記者）

每冊一角預定十冊八角廿冊一元五角

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革命的婦女 第一期至第四期

革命的婦女之復活（雲章）偉大的使命（平江）怎樣解除女子的痛苦（梁紹文）實本主義下的婦女（陳真際）如何革新（景宋）二十四年來中國女性的進步（剛元）過併（恰聞）咋論女性的屈服（建人）命神父光道上（平江）婦女與中國國民黨（抑凝）實本主義下的婦女（陳真際）為慘死的兩北女工請命（景宋）女子自身應有的覺悟（學部）她的母親病了（泛沁）靈魂兩定的心（景宋）弄節學說（怡賀）一二二二僧家之真相（芝）南京僧家職百（孤憤）「一一二二」與「三一八」（平江）勉上海命別市實部（袁波）直拔地獄（景宋）一個女耶（歷文）女子被輕視的原因（雲章）革新的人生觀（陳崗心）小節（招勉之）今日的女人（金仲芸）革命的婦女團結起來（國槓）我對於子承繼權的感想（許悅音）一個女耶（歷文）

每期五分國內一元念五期國外念期

金神父路二四四號　革命的婦女報社

泰東月刊 第五期元旦號

革命的文學家到民間去（香谷）一九二八的青年（梓藍）讀馬君武譯的威廉退爾以後（仲民）夢醒（紹民）白鷺洲（香谷）詛咒（劍餘）母親的一件夏布衫（梓藍）荒塚之旁（眼雲）汐中（凝秋）逆魂夜舞（李曼青）無名）梓藍）鐘聲（山竹）靜夜（香谷）殘秋（梓藍）孤泪（歐知女士）生活之煩惱（周自有）淪落（雪松）永生（冰廬）幽路吞噬了霞光（增歡）畫家（白燕）

每冊一角五分全年一元五角

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開明書店優待本誌讀者

本誌爲優待讀者諸君起見，特附入此項優待券，持券購買開明書店新出圖書，得照後列辦法辦理。

芥川龍之介集 （小說集） 夏丏尊編 實價六角

塵影 （中篇小說） 黎錦明著 魯迅序 實價四角半

奇零集 （論文及小說） 郁達夫著 實價六角

苦趣 （散文） A. A. 著 實價二角半

中原的蠻族 （遊記） 鄭飛卿記 實價二角半

優待券

略例

一、憑本券連同本頁廣告用現款購書照實價九折。
二、本券僅適用於上列五種新書，每種以一册爲限。
三、本券僅適用於上海望平街本店。
四、本券有效期間至三月底截止，外埠以郵戳爲憑。
五、凡持有他種優待券者，本券不適用之。

開明書店經售

樸社出版經理部出版書目

西行日記	陳萬里著	八角
憶	小詩集，俞平伯著	一元
人間詞話	王國維著	二角
戴氏三種	戴震著　俞平伯標點	八角
浮生六記 五版	沈復著	二角五分
初日樓少作	嚴既澄著	三角
鬍須	李寶梁著	四角
劍鞘	葉紹鈞　俞平伯著	一元
諸子辨 再版訂正	宋濂著	二角五分
燈花仙子	孟見松著	三角
歧路燈	清李綠園著	八角
生命之節律		三角五分
歐洲哲學史	徐炳昶	一元
陶菴夢憶	明張岱著，俞平伯標點	五角
粵風	清李調元輯	一角五分

古史辨第一冊 四版	顧頡剛著	甲種 二元四角 乙種 一元八角 丙種 一元二角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潘家洵譯	甲種 五角 乙種 三角五分
中國文學概論	陳彬龢譯	三角五分
社會學上之文化論	孫本文著	六角
玉君	現代叢書之一　楊振聲著	五角
三訂國學用書撰要	李笠著	五角
達爾文以後生物學上諸大問題	周太玄譯	五角
怎樣認識西方文學及其他	采真譯	五角
哲學評論	尚志學會編	全年六冊 一元五角 每冊另售 大洋三角
國學月報	述學社編	全年十二冊 一元 每冊另售 一角

社設北京景山東街十七號

杜克明醫師診例

主治 婦女內外各症 不育胎前及產後諸病 姙娠早期診斷 男女生殖器病 及一切關於性慾上諸病症

診所 南京路勞合路轉角（精益眼鏡公司樓上） 電話 中央九八一五

住宅 東有恆路四十九號（兆豐路西合安里底） 電話 北四三六〇

門診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住宅 下午三時至五時在診所

出診 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門診時間除外）

星期日停診

診金
門診 一元二角 提早逾時拔號加倍
出診 六元 特拔加倍 路遠酌加 外埠出診每日一百元
接生 平產三十元 等待過三小時每小時加十元 難產另議 深夜加倍
手術費注射費等另議

貧乏不計

小說

開明書店發行
上海四川路 [illegible]街一六五

名家創作

葉紹鈞：城中（實價五角）
汪靜之：耶穌的吩咐（二角五分）
孫夢雷：英蘭的一生（印刷中）
黎錦明：烈火（實價五角）
朋其：荊棘（實價四角）
彭家煌：慈惠（印刷中）

世界名著

俄國阿支巴綏夫 血痕（八角）
俄國柴霍甫 悒鬱（六角）
猶太諾家 猶太小說集（五角）
法國法朗士等 法國小說集（四角）
意大利亞米契斯 愛的教育（九角）（[illegible]五）
日本國木田獨步 小說集（六角）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新書

文學概論 本間久雄著 章錫琛譯 近刊

這是新文學概論的擴大本，除概論和文學批評論外，中間還加了許多各論的材料，佔全書三分之一，凡關於詩歌小說戲劇等等要素，及其構造方法均敍述無遺，而原有的兩部分也加以修正增訂，實是研究文學必備的好書。

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 本間久雄著 沈端先譯 近刊

本書從古典主義，一直經過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把歐洲文藝思潮條分縷析，明白如話，譯筆流利，實似創作。並略述各國名著大意，趣味尤為豐富，研究文學者一讀是書，可以明瞭現代文學的大概，中學以上用作教本尤極相宜。

舊詩新話 劉大白著 近刊

這雖是關於詩歌的許多斷片感想，但卻是字字璣珠，作者以他過人的智慧精細的判斷，予我們以詩壇上的大發現和大啟示，尤其是關於古詩詞方面的問題，說了別人從來不曾說過的話，指示給我們新的途徑。每在短章中，包含着豐富的知識。「一粒沙裏看見世界」，這句勃來克的詩可以移贈給我們的作者。

法國的浪漫主義 曾仲鳴著 近刊

講歐洲文藝思潮的書，在中國還可找得出幾本日本的舶來品，但專介紹一國一個主義的書還很少見。這本書說明法國浪漫主義的大勢，並分敍盧騷，史代埃夫人，許峨，拉馬爾丁，維宜，米塞，喬知耶，大仲馬，聖佩韋等九個作家，簡要得體，附參考書目，尤切實用。

柴霍甫印象記 徐志摩 趙景深譯 近刊

柴霍甫的作品，我國譯得很多，因此我們應該知道他的生平，增加一些讀者的興味，幫助我們了解這位冷眼的作家。本書是俄國高爾基科布林和蒲寧原著，以俄國文人寫俄國文人，他們的朋友的傳記當然更加準確，並且這書是敍述性質，更無枯燥之弊。

安徒生傳 顧均正著 近刊

安徒生的一生就是一篇美麗的童話，他的傳記當然是極有趣味的。我們看他未成名時演劇不成，作詩不成，那時是如何的潦倒；童話一出，萬人爭讀，又是如何的榮耀。這不但是研究文學的人該看，就是為人父母的也不妨拿這書給自己的兒女，對於他們立身處世也是很有益處的。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新書

芥川龍之介集　芥川龍之介著　夏丏尊編　六角

日本近代大文學家芥川龍之介於一九二七年自殺。他是新思潮派三大柱石之一，我們要想在他死後知道他的作品的眞價，不可不看這書。譯者爲魯迅，夏丏尊，方光燾，章克標等。其他的中國遊記，湖南的扇子等篇眞對中國盛衰的諷刺，尤足注意。

漪溟湖　德國施托謨著　朱偰譯　精裝三角　平裝一角

這是茵夢湖的第三種譯本。周作人先生說過，有意的直譯是應該而不很要的。譯者譯此書的動機便由於覺得這門湖和茵夢湖都譯得不大妥當。序中將郭譯錯誤之處指出了許多。原文是寫一個老人回憶兒時的生活，他的愛人被人家奪去，他們只好孤寂的過活，永遠在心中刻上深深的傷痕了。自君的先生作書面。

姊姊的日記　英國洛代著　方光燾譯註　八角

此書爲極著名之戀愛小說，經方先生譯註，對於讀音文法及複雜的句子都有極詳細極明晰的剖解，與單行英文註解本單作字典式的簡譯者完全不同。初學英文者讀過一遍，勝於受教師的指導。中等學校或英文專修學校用作教本尤極相宜。

悒鬱　俄國契訶甫著　趙景深譯　六角

你如果覺得煩悶，請你看這本短篇小說集，保管可以使你發笑，至少是微笑。不過，笑了以後，是否就此快樂起來，或者反而增加煩悶，可就不敢說了。但這句話是可以說的，使讀者笑了以後又悶，悶了以後便會感到嚴肅的人生趣味了。

柴霍甫小說續集　俄國柴霍甫著　趙景深譯　近刊

世界有兩個最大的短篇小說家，一個是莫泊桑，一個便是柴霍甫。趙先生所譯的十五篇短篇的柴霍甫小說名作他觀，現在又譯了這一本。原作者善於心理描寫，直可作短篇小說的範本讀。

畸零人日記　俄國屠格涅甫著　樊仲雲譯　近刊

這是一篇戀愛的悲傷故事。假託爲一個青年在自殺以前所寫的十幾天的日記，將他從前的事一一回想起來。現在他的愛人是被別人奪去了，他洒而自殺。屠格涅甫文筆美麗，大有詩意，讀之令人心曠神怡，而譯筆又復流暢暢達，極易閱讀。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新書

過去集　郁達夫著　六角

郁達夫先生在本集的序裏說：「作家的個性，無論如何，總須在他的作品裏保留着的。」是的，他的小說我們一看就能知道，因爲他窮途潦倒，寂寞悽愴的情調佈滿在一切他的作品裏。集中過去一篇是他的得意之作，周作人稱之有俄國風，即以此作爲書名。

再版　城中　葉紹鈞著　五角

本書作者曾作隔膜，火災和線下，這是他第四創作集，也是他最近的創作集。集中凡小說九篇，全部結構嚴緊，敘述纖密，這是由於作者態度忠實，不願敷衍塞責之故。

英蘭的一生　孫夢雷著　一元

這部小說寫一個可憐女子英蘭的一生。她受盡了社會的虐待，做過傭婦，做過女工，做過賣笑生涯，終於爲人所蹂躪，死不得，變成了個瘋子。悲哀淒惻，極爲動人。

破壘集　黎錦明著　六角

這是作者的第三小說集，內容比烈火及先事出版之塵影更加豐富而新穎。「破壘」的文學是表示作者的思想藝術已由第一期蛻變進入新的境界了。

再版　烈火　黎錦明著　五角

這是作者的第一創作集。他以純客觀的態度描繪醜惡的人生，自己不顯示哭和笑的情感，完全是寫實派的手法。他在我的批評上說小說要作得「爽然」，他自己便是能夠照着話去做的。現已再版，添增刪改了很多，較前更加純淨深刻了。

塵影　黎錦明著　四角五分

這是一部描寫革命的小說。雖然事實是虛構的，但我們不否認在實際上會有這種醜事發現。正直的熊履堂是被槍斃了，劉萬發還若無其事哈哈大笑。我們的公理呢？我們的戰士呢？全書措詞嚴緊，描寫忠實。魯迅先生作序。

再版　荊棘　朋其著　四角

他的小說是自稱爲創的文學的，其中充滿着諷刺的意味，對於冷殘酷忍的社會，表示熱烈的反抗。

慫恿　彭家煌著　四角五分

這是彭先生的小說集。共含八個短篇，葉紹鈞曾批評他的文字有獨自的風格。真的，是除文字細膩生動而外，更可看出他的思想與特殊的個性來，還願讀者切勿以[illegible]消遣的態度輕輕看過。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新書

耶穌的吩咐
再版　汪靜之著　二角五分

耶穌的信徒們，一面唱着山歌，一面採着茶葉，這真是一件多麼詩意感歎的事！而在這種環境之下發生了戀愛的情實，又是多麼的迷人！更加之以作者美妙的描寫，那麼無論說出此書的好處，只有請諸君去賞鑒了。

血痕
再版　阿志巴綏夫著　鄭振鐸等譯　八角

本書凡短篇小說六篇，譯者是鄭振鐸，魯迅，胡愈之和沈澤民。作者是當前二十年前的俄國革命時代的阿志巴綏夫，所作大部就是革命，使我們讀了可以聽到心房的跳動和鮮血的飛濺。

愛的教育
三版　亞米契斯著　夏丏尊譯　精裝一元　平裝九角

此書原名一個意大利小學生的日記，記小學生的在校生活。小學生得此比讀幾部修身還要有益，因為此書是無形中給人感化的，不是板起面孔說教的。成人讀此，亦可回想到兒時的樂趣。

東方寓言集
沱羅雪維支著　胡愈之譯　四角

本書共包六個短篇小說，性質都相類似。本實均由作者的幻想創造出來，假設是發生在中國等處，其實是諷刺俄國當時政府之黑暗的。你要看這本書麼？請你留神一點，免得笑痛了肚子。

兩條血痕
周作人譯　八角

周作人先生在文壇上的地位和他直譯的筆法，都無須我們細說，諸君早已知道。他那清閑淡雅的作風，譯日本小說集是最恰當不過的。這是世界最新本現代日本小說集中所不曾收入的篇章新譯，有石川啄木，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長與善郎等人作品。

國木田獨步集
國木田獨步著　夏丏尊譯　六角

作者與信子戀愛，卒因不和而離婚，是日本文藝史上有名的事件。因為他是情場失意中人，所以集中的熱情小說都帶着灰色的傾向，反映出作者的環境。其中第三者一篇，實在是他的自傳。

法國名家小說集
再版　徐蔚南譯　四角

本集所收為法國小仲馬，高貝，莫泊桑，法朗士四人的作品。小仲馬的幽默與莫泊桑的刻薄，高貝的反對國內戰爭，法朗士的無禮譏笑而帶諷刺，譯者都能以生動的筆致曲曲傳出。

猶太小說集
再版　魯彥譯　五角

猶太是被壓迫的民族，我們中國應該同情他們，同時對於他們的文學應該有深切的了解。本集中有賓斯奇等四大名家的短篇小說十四篇，我們可以從這裏看見他們的淚和血。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新書

水上
莫泊桑著　章克標譯　近刊

本書爲莫泊桑傑作之一，用日記體裁寫他在南歐海岸所得種種感觸。章先生根據法文原本譯出，非常忠實，文筆尤極流暢。

黛絲
法國法郎士著　徐蔚南譯　近刊

本書寫一個高僧去感度女優黛絲，使她拋棄了高樓大廈，珍奇古玩，去刻苦修行。而他自己卻陷落了，終日思念於黛絲。於是異教的神秘勝利了。書中對於教士的最大諷刺，極爲深刻，文筆莊嚴，實爲法郎士的代表作。

羅密歐和朱麗葉
德國克拉著　周學普譯　近刊

這是寫小兒女的戀愛爲了受生活壓迫，一同投河情死。但作者寫得這樣從容不迫，女的先要買新皮鞋，還要同赴酒店吃那未有的盛饌，還要在一般的跳舞場裏慢慢的走近死之國，彷彿慢性自殺，又彷彿對屍時刻讀着了都要呼吸緊張起來爲之下淚。

鵝媽媽的故事
法國貝洛爾著　郎芳譯　近刊

貝洛爾是與格林齊名的民間故事紀錄者，這是他的童話全集；他的傳世之作，祇有這八篇。周作人先生稱讚他「在童話文學上開了一個新紀元」，他實在是文學童話的開山祖，其名貴可見。

金河王
羅斯金著　謝頌羔譯　近刊

羅斯金是英國的大批評家，他是提倡唯美主義的，也是王爾德的老師。這本童話名著趣味雋永，美麗絕倫，凡想探得他的主張的，不可不看他在這本書中所實現的成績。

廣東民間文藝集
黃詔年編　近刊

本書搜羅宏富，有故事數十篇，歌謠山歌謎語各數百則，爲從來未有之巨帙。所搜集的可貴的便是只限於廣東一省，每篇載明出於何縣，尤便民俗學者之研究。拿來補還成輔助家庭教育也很適宜。

印度寓言
劉北茂譯　劉中民校　近刊

印度是寓言的發祥地，我們要想知道伊索寓言的來歷，不可不看這本印度寓言。就是素人拿來閱覽，他那種微妙的語言也很值得深思的。

參情夢及其他
傅東華譯　近刊

本書是英詩譯集，凡八篇，以道生的參情夢爲最長，此外尚有羅偉爾，何樂，坎貝爾，密爾頓，李維斯，丁尼生等人的作品，這八篇有一個共通點，都是敘事詩。傅先生的譯筆，有目共賞。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新書

列那狐的歷史　文基譯　五角

一隻狡猾的狐狸，獅子國王無論如何捉牠不到；羊上了牠的當，兔也上了牠的當，雞又上了牠的當。這隻狐狸簡直是足智多謀的滑稽家。你說有趣不有趣？此外還有精緻的插圖三十餘幅，一面看書，一面看畫，更可以增加讀者的興趣。

風先生和雨太太　法國繆塞著　顧均正譯　五角

風先生和雨太太是兩位和善的好人。你只要用棒打三下，裏面就會飛出一大桌豐盛的頭等大菜給你吃；又會自動的搬開來，變成一個傀儡劇院。還有許多有趣的事都在這本童話裏面。

挪威民間故事集　阿斯皮爾遜著　顧均正譯　五角

阿斯皮爾遜是個有名的民間故事記錄者，除了格林就要算他了。他不但曾受國人讚揚，就是歐洲各國也贊許他的民間故事。這是顧先生選譯的一集，都是趣味極濃厚的。所附插圖極多。

從民間來　陳百悅編　一角五分

這是一部中國民間故事集，凡分傳說，地方傳說，童話三部分。從來記載民間故事的不曾有過這樣保存傳述的文筆，看起來令人非常愉快，真是又乾淨又漂亮。

木偶奇遇記　科洛狄著　徐調孚譯　近刊

這是一部長篇童話，共計三十六章，每章記述一件有連續性的有趣的奇遇。你如果讀完一章，包你可以大笑一次，包你可以悲哀地歎息一次，因為故事中所記的事情彷彿都是我們自己所親身經歷過的，我們笑那木偶匹諾曹，簡直就是笑我們自己。

月的話　丹麥安徒生著　顧均正譯　近刊

此書又名「無畫的畫帖」，記月之所見，凡三十三夜：都是小品文字，有描寫兒童的，也有描寫風景的，也有敘述戀愛故事的，文字極其美麗迷人，大批評家勃蘭兌司推為傑作。

土耳其寓言　王世穎譯　近刊

這是從世界名著這部散文裏的土耳其文學中轉譯出來的。我們從這些寓言裏可以看出土耳其君主的暴政，官吏的黑暗以及人民的困窮。Bacco 先生特為本書繪錄插畫十幅，美麗絕倫。

德國民間故事集　德國格林著　封熙剛譯　近刊

格林的童話我國只有趙景深譯格列姆童話集所收只有六篇。時間又是文言譯的，這是兒童很大的不幸。現在有了這本譯集，兒童們一定要喜得拍手蹈腳，因為他的敘述是那樣有趣動聽！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新書

郵吻　劉大白著　五角
再版

這是舊夢以後的詩集，亦即是他的第二詩集。他的詩情感深有含蓄，音節都極為響亮，讀起來朗朗可誦，沁人心脾。

草莽集　朱湘著　九角

本集凡詩三十二首，其中有三首長詩篇題還鄉和王嬌，自登小說月報後即已膾炙人口，無須贅述。其他的詩亦都韻律和諧，詩意清新。每頁均有圖案裝飾，格式極為新穎。

寂寞的國　汪靜之著　六角

這是汪先生的第二詩集，在蕙的風以後的詩都收在這裏，作風與前大不相同：以前是纖麗的自由詩，現在是有韻而又有旋律的；以前是恬淡的清秀的，現在是熱烈的。錢君匋先生作書面。

白雪遺音選　鄭振鐸編　五角
再版

白雪遺音是百年前的一部民歌集，今已絕版，絕不易得。其中儘有不少好詩，誰要喜歡詩經中最好的情詩，誰要喜歡子夜歌讀曲歌，便也將喜歡這裏民間的戀歌，最真摯的民眾的文藝作品。凡選一百五十餘首。

蛋歌　鍾敬文編　三角

蛋民是在中國境內的一種特殊民族，而蛋歌便是這個民族的情歌。本集所收蛋歌凡五十二首，大都深情綿轉，韻味深長。

荷花　趙景深著　近刊

作者六年來只剩下這幾十首詩。他的詩都是逼到非寫不可的時候寫成的。詩意清新，用字靈活，有如花間的露珠，月下的睡蓮。這集子曾請過許多人選擇，結果成了這一小冊，其審慎態度可知。

古希臘戀歌　莎利夢思著　李金髮譯　近刊

我們都知道希臘的女詩人沙孚是謳歌同性戀愛的。故弗特倫稱同性戀愛為沙孚主義。但不知希臘另一女詩人莎利夢思也是謳歌同性戀愛，並且與沙孚戀愛過。她的詩異常熱烈。

英文短詩選　吳頌皋選　五角

這本小冊子裏有的是奔騰澎湃的熱情，有的是飄忽縹緲的戀愛，有的是琤琮可聽的泉水。你可以聽得見熱情的呼號，戀愛的溫融以及泉水的音韻。你如果拿了這本書放在懷中，到公園的草地上去讀，這該是多麼的怡人！附有漢文註釋，尤便初學。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新書

中文名歌五十曲　豐子愷 裘夢痕 編　一元

所選歌曲，都係名貴，尤以中國第一作曲家李叔同先生即弘一大師傑作居其多數，其價值無待贅述。歌曲由豐子愷先生親手寫成曲譜及歌詞，製成鋅板，用一百二十磅上等道林紙印成，絲線裝訂，為國內空前特出精美高尚之歌曲集，用作中等學校教本，最為適宜。愛好音樂者更宜人手一編。

小學校音樂集　錢君匋 陳嘯空 著　八角

本集曾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學小學部及第六中學師範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安徽省立第三師範等校試用，旋律優美動聽，歌詞淺顯流暢，在近今音樂教本中可稱獨步。書後附有簡譜，以便未讀五線譜者之參考，並承豐子愷先生作成漫畫多幅，插印書中，用上等厚紙精印，大六開本八十餘頁，極合小學唱歌教科之用。

摘花　錢君匋編　三角

本曲集所載為錢君匋陳嘯空沈醉了邱望湘諸先生創作的愛情歌曲，實為中國近今樂壇上難得的傑作。歌曲新穎，旋律婉轉。倘得此集在愛人前歌唱，或與愛人合唱，必能增進愛情。如以之作為餽贈之物，亦屬無上妙品。用特種厚紙精印，陶元慶先生作書面。

音樂入門（再版）　豐子愷著　六角

本書原為中學校的音樂教本，對於初學音樂者的指導，特為周詳。上海各中學校採用為教本者甚多，成績均極優良。凡愛好音樂而苦於自己修習的困難者，讀此亦可獲得正當之門徑。

孩子們的音樂　田邊尚雄著 豐子愷譯　四角

這是用故事體來敘述音樂家的生活的，極有興趣。以此書作為兒童讀物，一方面可使他們感到故事的興趣，一方面還可以使他們得些音樂常識，從此引起對於音樂的熱愛，得到美育的陶冶。

名利網　沈醉了 陳嘯空 著　近刊

這是兒童歌劇，與時下流行的全異其趣。她沒有靡靡之音，不全以跳舞形式替代一切動作，情節複雜，結構緊湊。書用五線譜印，末附簡譜。願各小學的遊藝會中都能將此劇表演一番。

若木華集　朱湘譯　近刊

詩最不易譯，而朱湘先生[illegible]，[illegible]。據說他譯數十字的一首詩有時竟須費去好幾天的工夫呢。三本譯詩集裏有莎士比亞，彭斯，雪萊，雨果，哥德，海涅等人的詩，均係名貴傑作，附「說譯詩」，議論尤為精闢。愛好詩歌者不可不讀。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新書

再版 **郵吻** 劉大白著 五角

這是舊夢以後的詩集，亦卽是他的第二詩集。他的詩情感深存含蓄，音節極爲響亮，讀起來朗朗可誦，沁人心脾。

草莽集 朱湘著 九角

本集凡詩三十二首，其中有三首長詩篇，還鄉和王嬌，自登小說月報後，卽已膾炙人口，無須贅述。其他的詩亦韻律和諧，詩意清新。每頁均有圖案裝飾，格式極爲新穎。

寂寞的國 汪靜之著 六角

這是汪先生的第二詩集，在蕙的風以後的詩都集在這裏，作風與前大不相同：以前是無韻的自由詩，現在是有韻而又有旋律的；以前是恬淡的清秀的，現在是熱烈的。錢君匋先生作書面。

再版 **白雪遺音選** 鄭振鐸編 五角

白雪遺音是百年前的一部民歌集，今已絕版，絕不易得。其中儘有不少好詩，誰要喜歡詩經中最好的情詩，讀子夜歌，讀曲歌，便也將喜歡流散民間的戀歌，最真摯的民衆的文藝作品，凡選一百三十餘首。

蛋歌 鍾敬文編 三角

蛋民是在中國境內的一種特殊民族，而蛋歌卽是該個民族的情歌。本集所收蛋歌凡五十二首，大都深情婉轉，趣味深濃。

荷花 趙景深著 近刊

，作者六年來只剩下這幾十首詩。他的詩都是溫和非常，不可的時候寫成的。詩意清新，用筆靈活，有如花間的蝴蝶，月下的流螢。這集子曾經過許多人選擇，結果成了這一小書，其價值概亦可知。

古希臘戀歌 彼利孝恩著 李金髮譯 近刊

我們都知道希臘的女詩人沙孚是歌詠同性戀愛的。故世稱同性戀愛爲沙孚主義。但不知希臘另一女詩人彼利蒂斯也是歌詠同性戀愛，並且同沙孚戀愛過。她的詩異常熱烈。

英文短詩選 吳研因選 五角

這本小冊子裏有的是奔騰澎湃的熱情，有的是溫柔纏綿的戀愛，有的是鏗鏘可聽的泉水。你可以聽得見熱情的呼聲，戀愛的溫語，以及泉水的音韻。你如果拿了這本書放在袋中，到公園的草地上去朗誦，該是多麼的怡人！附有漢文註釋，極便初學。